

www.kongfz.com

东方文学丛书



日本 伊智心彦 著

包智 译



# 湿原苦恋

下

北京文艺出版社

东方文学丛书



日本 伊智心彦 著

包智 译



# 湿原苦恋

上

北京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2号

根据1985年9月30日朝日新闻社出版本《湿原》翻译

湿原苦恋

〔日〕加贺乙彦 著

包容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印张, 26.625 字数, 600千字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9月太原第2次印刷

印数: 8001—12500

ISBN 7-5378-0613-6

---

1·591 定价: 17.80元

目  
录  
(上)

第一章 手指 …………… (1)

第二章 雨 …………… (53)

第三章 原野 …………… (93)

第四章 塔 …………… (160)

第五章 浮冰 …………… (208)

第六章 暗夜 …………… (304)

第七章 墙 …………… (405)

## 第一章 手指

新宿车站涌出来的人群，好象接到紧急征集令的士兵。他们身穿相同质地、相同颜色的西装，和士兵们穿上军装一样。为自己的会社而献身的共同目标，催促他们急匆匆地爬上阶梯。就连那些在服饰上争奇斗艳的女士们，似乎也失去了光彩和个性，象影子似地附在男人们的身上跟着走去。

虽然这是每天早上司空见惯的情景，但是，每当你见到那情景时，总要产生一种冲动。这人群即将分散到各处的会社里去，在那里开始工作。由于他们不停顿的、无休止的工作，这个世界才运转起来。他们在推动这个世界，就象每一个士兵完成他们的任务就推动一场庞大的战争。

地铁电车里，一下子又涌进了许多人，填满了刚刚下车的人所留下的空隙。车里满员了，一股强大的压力使无数的肉团紧紧地挤在一起，几乎连衣服的隔膜也感觉不到了。雪森厚夫也是挤在其中的肉团之一。他一味地顺从着那压力移动着。无意中，他端详了一下眼前的那位先生。

那是一位和厚夫年龄相仿，年近五十的肥胖的绅士。他穿着浆洗洁净的衬衫，扎着一条崭新的条纹领带。他的角色也许是科长，或者副科长吧。他衣着考究，大概在会社里也圆滑周到、无懈可击，那刮得光净的下颚上，露出几分自信。

……大学毕业、一流会社里工作、住公寓、膝下一男一女、还有一辆自用汽车、领取高薪……

厚夫在遐想。看来他是一位和自己迥然不同的薪金阶层了。他



所具有的许许多多，都是他，雪森厚夫所没有的。厚夫不过小学毕业、汽车修配工人、自炊小客栈的住户，而且如此年岁尚未娶妻。

不过，从外表上来看，厚夫倒也不亚于那位先生。不但他的英国西装衣料要比那个人的高级，而且他在百货店里精选的意大利丝织领带也比那人的昂贵。冷眼一看，他简直象大会社里的科长，甚至象一名董事呢。

然而，厚夫深知自己的弱点就在他的一双手上。大骨节、僵硬的指头、油污浸染的指甲，显然那是一双汽车修配工的手。那位绅士丰腴柔软、从不干活儿的手，和他的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再说，厚夫那干瘦凸出的胸部和宽宽的肩膀，都表明他长年从事体力劳动，使西装穿在身上显得那么粗俗。因为，西装的剪裁，大体上总是适合于细骨骼而又富有脂肪的肉体，有如这位绅士那样。

到达四谷车站，压力开始移动了。厚夫处在压力的中心，他为了保持平衡，脚下猛然用力，打算把那压力顶回去。他的肩膀和手腕撞了身旁那位先生瘦弱的胸部。好疼，好疼……，那人叫了几声，厚夫只得松下劲儿来。

这时，一股异样的气氛象战场上的杀气似地袭来。那位肥胖的绅士身旁，刚刚上来一位先生正在看报纸，但是他的举止总有点儿不自然。他的眼光没落在铅字上，却鬼鬼祟祟地窥伺着周围。忽然，他左用举着报纸，右手在报纸下面象蛇一样开始游动。它顺着那绅士的西装慢慢地向上爬，从西装外部把西装内兜里的钱包窜上去，那钱包在西装里面忽地跌落下来，等在下面的另一只手立刻把它捏住，转眼之间钱包就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他又若无其事地看起报纸来了。

他的手法太妙了。由于它太巧妙，厚夫已经看呆了，就象在看一场精采的无声电影。在那一刹那，他甚至希望那人手指头的

动作畅行无阻，不要被人发现，他完全和那人站在一边了。

偷窃的同行，把在电车里做活的叫做小缙。这个小缙看来是一位高手。看上去，他已年逾五十，甚至还要老些。他一身工薪阶层的打扮，装做去上班的样子。他靠近谁，也不会引起怀疑。而且，他善于捕捉时机，他巧妙地利用了刚上车的人心神未定的一刹那，那绅士正在拥挤，来不及思索，活儿已经做完了。

为了做活儿而用报纸掩护，这是一种名为“遮幕”的老手法。把内兜里的钱包窜出来叫做“抽签儿”，这种手法容易触及对方的胸部而被发觉，要比解开钮扣伸进手指去偷难得多。他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

这个人有几分面熟，好象在哪里见过。摘下他的大眼镜，去掉他那用发蜡打得发亮的头发，还原为原来的光头，再把他的皱褶展开，减轻十五、六岁，于是他认出来了。这个人曾和厚夫在府中监狱的混合监里同住过，忘了他的真名实姓，只记得大家叫他“头儿”。

有一天，头儿打算从押送他的看守的衣袋里缙一包香烟，不料缙出来的是看守的手册，无法送回原处而被当场发现，受到了惩罚。他本来只是监禁几天的轻罚，反而改为单独监禁，吃了苦头。往惩罚监走时，他还在嘟囔着。……想起来了。他名叫银次、佐藤银次，大家叫他银次头儿，他一边走一边嘟囔：

“我真头脑发昏了。怎么把手册当做香烟，连外行也不会干得这样糟啊。已经到头了。年过四十就吃不得这碗饭了。到了洗手不干的时候了。”

但是，过了十五、六年，银次并没洗手不干。

那位被缙的绅士依然没有发觉。他仰着刮得光光的下颚，似乎被厚夫凝视着的目光所刺激，轻蔑地瞥了厚夫一眼。哼，由你轻蔑吧，你马上就要狼狈不堪、窘态毕露，去警察所报案了。厚

夫产生一种报复的心理，内心涌出无名的、而且有点儿露骨的喜悦。

那是已经遗忘了很久的犯罪者所特有的心理。他无意之中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把人们单纯地看做一群猎物。不分社会地位、年龄和性别，一味地从内里来捉摸每一个人。他象戴上X光透视镜似地窥视着人们藏在内兜、皮包、手提包、围腰里确信是属于他们自己的钱包、钞票、宝石、表以及其他财物。

他的目光移到拉着车内吊环的右手食指的根部，那里有一块昔日留下的烧伤疤痕。那是幼时的伤疤，现在已经有些瘪下去了。每当发生什么犯罪行为时，他总要看那伤疤。因为他觉得他变成这样的人，其原因都在于那块火烧的伤疤。

那年，他大概四岁。有一天，母亲突然气势汹汹地抓住他的手，把他拉到小屋里去了。母亲和经常到店里来的邻居大婶一左一右把他牢牢按住，在他的右手食指上放了一块白色的东西。母亲划着火柴，挨近那物体。这时他才醒悟过来，是给他施灸术。眼看着干艾燃尽了，指头疼痛难忍，他又哭又叫，弄不清楚为什么要受这样的痛苦。过了很久，母亲才告诉他：

“为了你今后不做坏事，给你留下一个戒。”

她所说的“坏事”，据说是指他从店里挂在柱子上的竹篓里偷了几枚铜钱。虽然母亲这样说，可是他并没有偷过东西的记忆。相反，他记得十分清楚那铜钱是不许偷的。但是，有一天，年幼的厚夫把手伸进了竹篓里，大概是冒犯禁令的不寻常的喜悦促使的吧。于是，给他留下了惩罚的记忆和火烧的伤疤。

在御茶水车站乘客一涌而下，厚夫走上站台，不意中发现了将要离去的银次正在人群里灵巧地钻来钻去，厚夫紧走几步追了上去。

厚夫在阶梯下试着叫了几声“头儿”，没有反应。当他加上银

次两个字再叫时，那人立刻回过头来怒目相视。但是，他脚步不停，转到铁柱后面去了。

“果然是银次头儿啊。”厚夫微微点头致意。“我是雪森厚夫，咱们在府中相处过。”

那人躲在阴影里，用冷冷的目光盯着厚夫，他紧张地戒备着小卖店里的那个姑娘。

“您是哪一位？……我不认识，有什么事么？”

“谈不上有什么事。只不过见到故人感到很怀念啦。”

“我不认识您啊。”

银次从正面走过来，盯着厚夫的脸，从上到下地端详了两遍。

“您是……”

“我是雪森厚夫。”

厚夫忽然想起来，掏出名片。

下一班电车驶进车站了。当车门打开时，银次忽然转身，好象要上车；但是，当他被电车里涌出的人流裹住时，他又变得和颜悦色的了。

“我当然记得。怎能忘记你呀。不过，你有什么事么？”

“我不是说过没有什么事嘛。”厚夫拿出昔日同监时的语气。“只不过是看到你刚才做活儿的身手不凡，要向你表示钦佩呢。”

“哼，”银次笑着说道，“你发现了么？”

“当然发现了。在我面前肆无忌惮地干，太大胆了。我要是去告发，你想会怎样？”

“你才不会干那种事呢。我知道，我知道是你，所以用你做掩护了。”

“是么？”

“当然啦。我估计是你，好吧，利用一下吧，所以才接近你。不过，你好象变得正经了。什么时候改变的呀？”

“早就这样了。从出来就一直这样。已经快十年了。”

“满不错嘛。”银次死盯着地端详着厚夫的外表。“看起来你干得很不错。左边内兜钱包里装着五百日元。”

“好眼力。大概是那个数儿。”

厚夫按了按钱包。

“右内兜里装的是手册吧，很厚，一定是业务日记了。”

“我算服了你了。”厚夫笑道。但他忽然露出揶揄的目光。“不过，头儿，你可是千真万确地说过洗手不干了啊。”

“哼，”银次的目光机警地向四周一扫，看看有没有抓绺窃的便衣警察。“无法糊口呀，所以才落得这步田地。不过，手脚不灵了，不行了。”

“能干得那么漂亮就足够了。”

“不，常常失手。今天是有你做掩护才成功啊。”

厚夫看了看手表。八点已过，必须快些赶路了。

“我走了。以后还要见面罗。”

厚夫走上阶梯，银次也跟过来。他在公厕门前停下脚步，敲了一下左胳膊，闭住一只眼，表示注射迷幻药。厚夫想起从前银次就是迷幻药瘾者，他两只胳膊的静脉上尽是针眼，肿得象蚯蚓。看来他一切都没改变，过着和从前一样的生活。

在剪票口一带，响起刺耳的声音。三十多名头戴盔帽，用毛巾蒙面的青年挽着胳膊，一名队长似的青年正在用便携式扩音器演讲。发出的音量超出了扩音器的功能，声音嘶哑、断断续续。

……我们……大学里……坚决……反对……当局的  
镇压……现在……要揭穿资产阶级民主的欺骗与造谣  
……

厚夫并不知道最近大学生又兴奋起来。自打今年春起，星火燎原一般，顷刻之间全国都点燃起来了。示威游行、占领据点、争执、武斗……简直无法控制，就连教授名流也加入大学生行列，新闻电视宣扬危机，好象马上就要革命了似的。

由于家境不好，只上过小学的厚夫，中学对于他仿佛是梦想，当然更谈不上大学了。所以，生活优越的大学生还有什么不满、为什么闹事，他是无法理解的。战争当中，他进过陆军航空地勤学校，这就是他小学之后的最高学历了。不过，即使在地勤学校里，大学毕业的也是不可一世。他没学过英语、物理、化学，受了不少窝囊气。所以，在他心目中，大学生只不过是轻蔑他的特权阶级而已。

厚夫在那些青年当中发现了一位姑娘，不禁惊讶地站住了。她的双臂搭在两旁青年的肩上，脚尖都要离地了。纤细白嫩的手，手指细得似乎要折断。青年们组成手挽手的游行队伍，他们不停地左右一齐晃动。每次晃动时，她那牛仔裤里的臀部就绷得紧紧的，那么迷人。因为蒙着脸，当然看不见本来面目。不过，她那体态，很象他在溜冰场里相识的女大学生池端和香子。

如果把眼前这位姑娘脱去衣服，给她穿上迷你裙，让她在冰场上旋转……

那修长、然而令人感到尚未成熟的双腿，以意想不到的力量在冰上滑动。她以腰肢为轴心旋转着，冰刀的钢刃在冰上划出透明的光环，旋转、旋转、旋转！

每星期一早晨，厚夫跟教练学花样溜冰。和香子也跟同一位教练学，他们常常碰面。

眼前这位姑娘并不是和香子。厚夫带着庆幸的心理离开那里。他反复向自己解释：学校里闹事的激进派和冰场里的大学生是不同的。

上班的“部队”形成一条黑色的长河，向缓缓的下坡<sup>①</sup>流下去。

这一带有两三所私立大学，上班的人流中也混杂着学生。

忽然，厚夫感到如同暗夜里射出来一束手电光一般，警察从马路对面投过森严的目光来。

站在那儿的警察样子很平常，大大的帽子、白皙的面孔，象一名中学生。然而，他的眼睛，准确地盯着厚夫。他只把厚夫一个人从人群当中选择出来，置于普通上班人员之外，当做可疑分子或罪犯监视着。厚夫为了证实这一点，走动了几步，果然那视线也跟了过来。

厚夫一阵冲动，他真想跑到警察面前对他吼叫：“你为什么盯着我？要找岔子么？是呀，我见到小绀银次了。只不过见了一面，我并没干什么呀。”

他讨厌那种眼色，他最讨厌那个，他要抗议。厚夫猛然叫了一声。

“你为什么盯着我？”

人们惊讶地回头看他，厚夫暗暗叫苦。在不适当的地方大吼大叫，是他最近染上的坏毛病，每次事后都后悔。厚夫若无其事地哼起歌儿来：

为什么盯住我，为什么盯住我……

人群里闪开一条路，人们露出嫌恶的神情，好象遇上了醉汉。

厚夫从出版社大楼旁拐进小胡同。那里行人稀少，有几家装订店和印刷厂，都是木制的两层小楼。

为什么盯住我，为什么盯住我……

信口唱起来，却有点儿合辙押韵了。走完曲曲弯弯的小路，来

---

① 从东京御茶水电车站至明治大学一带是一个缓缓的下坡。

到大街街角处，那里就是厚夫工作的布川汽车修配厂了。面向大街的是汽油加油站，后面是收费停车场和汽车修配厂车间。

车间里，青年们已经打开卷闸门开始清扫了。好象有人发出口令似地，他们一同向厚夫道了一声“早安”。这种如同军队里向长官敬礼的礼节，是厚夫训练出来的。厚夫也按军队方式机械地点点头，吐出一个“早”字表示答礼，然后走进旁边的更衣室。

厚夫脱下西装，取出工作服。第一套腹部有一大块油渍，他咋了咋舌，换了另外一套。工作服如果不洗净并且烫熨平贴，他就不舒服。虽然这种工作免不了脏，但他早晨一定要穿非常干净的工作服。为此，他除了领到的两套之外，又自费买了五套，认真地送到洗衣店去。尽管洗衣店花钱，但他一经决定，就一定要干。自他来到这家工厂，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

服刑结束，出狱之后他就下了决心。已经四十岁了，再也不能象从前那样生活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走进监狱了。

为了防止再犯罪，厚夫给自己规定了几项义务。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他发誓要做到。

首先，年年都给帮助过自己的人写贺年卡。向服刑期间的律师、保护人以及妹妹妹夫写信报平安、表决心。

第二、服装永远保持整洁，穿高级西装、扎高档领带、穿干净工作服。

第三、不干与现金打交道的工作。回避出纳事务以及募捐工作，置身于现场。

第四、有规律地开展体育活动。重新开始少年时期学会的溜冰，拜师从基础学起。

第五、准时上班，绝不迟到。

第六、……

这些誓言，他至今一直恪守着，他觉得这些是他的精神支柱，



有了这些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勉强生活下去。他认为其中缺少一条，就可能松懈，就可能崩溃。正如一个长年戒烟的人，抽上一支就前功尽弃一样。

人们对他的有什么看法，他是知道的：意志坚强，工作细致可靠，爱劳动、爱学习、有洁癖，对工作要求严格，是个稳重而和气的。对厚夫有各种形容和描写，但是他深知其中没有一条表达了他的真面目。他曾经认为自己自甘堕落、意志薄弱、轻薄、听天由命、冷酷和残忍。当然，这反面的评价也不完全是真实的反映。

8点27分。他走进与更衣室相连的休息室，盯着表，按规定8点半准时进车间。还差20秒，他稳稳地、一步一步地走进去。青年们已经排成一列横队等着他。早会开始了。

点名结束，厚夫把柱子上的电铃按三下。于是，社长布川一郎用力推开社长室的门，叭里咕碌地走了出来。尽管他那秃头、洗得褪了色的工作服里的肚子象西瓜一样突出，很难说他有什么威严，但是，谁也不笑。因为布川一郎一手创立了布川汽车修配厂，趁着汽车热的浪潮兴建了这个颇有效益的企业，他是个成功者，他不但是社长，而且兼任理事长和工程师。如果不听他的命令，那就干不成任何事。

事实上，布川的命令是很周密的。他把员工分为三组：车身钣金和喷漆、汽车检修和修配、汽车的拆卸检查，并把当天的工作量和时间分配都详加说明。他负责从顾客那里接来汽车，移交给车间，还负责催收修理费等外勤工作。厚夫作为车间主任专门负责指挥车间里的工作。

早会结束时，布川向厚夫递个眼色，让他到社长室。社长室夹在车间与加油站之间，它也是两下里的传达室和办公室。布川用湿毛巾擦了擦汗。

“来，来，请坐吧。”

布川对厚夫说道。他频频地清着嗓子，对着水槽大声漱口。

“身体总是不好。看来非搞点儿体育活动不可了。您，还溜冰么？”

“还去，不过是断断续续的。”

“真了不起啊。我也得干一样啦。我比您小十岁，却胖成这副样子，太难看了。”

厚夫微笑。布川最担忧的就是秃头和肥胖，他非常讨厌别人提起这两点，可是他自己却爱挂在嘴上。

“去北海道的事都准备妥了。”

厚夫改变了话题。布川立刻有所反应，大眼睛一亮，满脸带笑。

“啊，北海道，多想早些去呀。今年野禽的情况怎样？”

“弟弟来电话说，野鸭和鹅飞来很多。虾夷雷鸟也繁殖起来了……”

“那东西可是美味，天下第一呀。”

布川用舌头舔了舔嘴唇。他去年头一次吃到虾夷雷鸟，至今不忘那美味，连连说今年还想吃。

“信中说山葡萄酒也有了佳酿了……”

“啊，说得好。就着虾夷雷鸟喝山葡萄酒，真是人生最大的享乐了。对啦，前天在美国订制的来福枪也到货了。”

“总算来了。”

厚夫爽朗地说。

“订货以后，等了两年。枪托是硬木，机械部分是温彻斯特造，70型，口径64，引铁是坎迪亚。”

“真了不起，枪的部件全选用了世界精品啊。”

“当然了。今年马上就要开始打第一枪了……”

加油站里有顾客来了。事务员藤山君子在那里接待，布川跑过去向她讨好。他就象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低三下四的小商贩。

事务员兼社长秘书藤山君子是布川的情妇，这一点大家都看出来。他俩以收款为名，一同外出，同行同吃，同住旅馆，假日也一起去旅行。大概只剩下布川太太不知道这件事了。

厚夫正在贪婪地看着君子那隆起的胸部和具有量感的臀部，忽然布川拍他的肩膀，吓了他一跳。不过，布川的眼角上还残留着向顾客讨好的微笑，说话时满快活。

“能出来一下么？有话对你讲。”

“哈啾。”

“阿君，我出去一趟。请你照看了。”

“哈——啾。”

藤山君子娇滴滴的声音，并不象三十四五的人。

布川坐在小面包车的司机座位上，厚夫坐在助手的座位上。车子一开动，布川就急不可待地、连珠炮似地说起来。

“实在抱歉，我一定得和您商量商量。那里人多眼杂，没法儿谈。对你直说吧，发生盗窃案了，十七万圆现金被盗了。社长室的抽屉被打开，连装钱的信封一同不见了。三天前……星期二早上发现的。抽屉上挂着锁，但是没锁。大概是前一天我忘了锁了。可是星期一，君子整天都在那里，如果是被盗的话，那只能是傍晚她离开的那一会儿。我也调查了一下，确实不是君子。我已经把现金交给她管过两年了，一次差错也没出过。只有一点可疑，那就是君子回屋的时候，瞅见阵内从屋里溜了出去。”

“是勇吉么？”

厚夫觉得有一把冰冷的刀，刺进了他的心脏。阵内勇吉是他居住在北海道根室的妹妹的次子，从今年春天来这里干活儿的。今年过年时，正好到根室去狩猎的布川见到了在厚夫的妹妹和妹夫

经营的食堂里干活的勇吉，厚夫也帮着说情，所以，从春天就来布川汽车修配厂干活儿了。不过，厚夫对布川隐瞒了勇吉的污点。勇吉上小学的时候就有偷窃的毛病，因为从人家钱包和自动取款器偷钱而受到处分。中学毕业以后，经人介绍，在北海道罗白鱈鱼加工厂干活儿，但是没干多久，又求人介绍去下定置网捕马哈鱼。他偷了守卫的钱，被人发觉送进了中等少年感化院。出来以后，就在父母开办的食堂里打下手。

“可是没有证据呀。因为君子也并没有当场看到嘛。不过，下班时通加油站的门已经锁住了，只能从车间进去。所以……”

“那也不一定就是勇吉……”

“那当然了。”

布川很爽快地肯定了这话。红灯、停车，布川拉下手闸，给厚夫一个笑脸。

“我并不是怀疑阵内，他是你的外甥嘛。我觉得他是个踏踏实实的好孩子。不过……”

那笑脸蒙上了阴影，翻起白眼珠来了。

绿灯，车又开动了。

“一件也许是偶然的事，偏偏凑在一起了。我，当然也很棘手。我一直没对你说，大约一周以前，单身寮里也丢钱了。友山装着三万圆的钱包不翼而飞了。”

“……”

友山是在单身寮里和勇吉同住一间屋子的工人。

“还有，昨天，单身寮的寮母<sup>①</sup>园子来电话，她说阵内突然买了收录机，大声播放，影响别人看电视，吵起来了。我还在电话里告诉阵内检点一些呢。”

---

① 指管理单身宿舍的女管理人员兼女佣。

“我查问查问吧。”

厚夫心情沉重地说。

上午，厚夫不动声色地观察正在干活儿的勇吉，一点儿可疑之处也未发现。勇吉是个小个子，宽宽的肩膀，从某个角度来看你会惊讶地误认为是他父亲阵内虎吉。他正在喷射蒸气清洗发动机。别人用毛巾捂着鼻子和嘴，勇吉在白花花的蒸气里却毫不介意，他大大咧咧、富于忍耐，很象他母亲。

单身寮只供给早餐和晚餐，午餐自理。厚夫趁着年轻人成帮结伙地去附近面条店的空隙，到修配厂不远的单身寮去了一趟。楼下是厨房、寮母室和食堂。寮母金原园子正在切菜，厚夫请她带领走上二楼。

楼梯口是一间电视室，棉垫子到处乱放。走廊两旁各有四间六张榻榻米的房间，每间住两个青年。勇吉住在最里边靠右侧的一间，屏风门敞开着。果然，一架银色收录机堂而皇之地摆在那里，小桌子和简陋的衣橱，显得和它太不谐调了。

“昨天发生争吵了吧。”

厚夫望着墙上贴着的东南亚地图。

“可不是么。”金原园子抚摸着已经长出白茬儿的染发，皱起眉头。“一下子就放得声音那么大，象打雷似的，我请他关掉，他反倒说军歌不放这么大声音就不够劲儿。后来给社长打了电话，才算关了。……在这种地方，太不合适了。”

勇吉的东西收拾得格外整齐。出乎厚夫意料之外，书架上摆了很多书。使人惊奇的是大多是战争故事或者与旧海、陆军有关的书。厚夫出于好奇，重又看一下那张地图，原来是复制的战时“大东亚共荣圈”。

“这样的爱好太奇怪了。”厚夫嘟囔着。自从他介绍勇吉来布川汽车修配厂工作以来，几乎没有交谈的机会。来看他的房间也

是头一回。与其说是甥舅，倒不如说是车间主任与工人的关系更密切。

“他从什么时候起看这种书的？”

“哟，他自从来这儿就看这些书。反正，不管是军国主义还是什么主义，他就是喜欢军队。自从他听说我丈夫死在满州，就总来找我，叫我讲从前军队里的事。他还喜欢军歌，他唱得可好了，每天晚上都唱。”

“每天晚上？”

“是呀。别的孩子们都听摇滚乐，他就知道军歌。有一次他想参军，取来自卫队的入队申请书，也不知是由于学历、还是学力不够，可失望呢。”

“嘿。”厚夫泄了气的皮球似地长叹一声。

“可是，”厚夫调转话题，问道，“上星期，友山丢了钱包，是么？”

“啊，那件事啊。”金原园子漫不经心地说，“谁知道他丢在哪儿啦。友山说丢在屋里，可是也许丢在外头了呢。那个人经常把雨伞忘在电车上，把上衣忘在酒店，把多联车票忘在地铁电车上呢。”

“你听说办公室里丢钱么？”

“我听说啦。”这时，金原园子诡秘地说：“阵内先生也为那件事涉嫌了么？”

“虽然算不上涉嫌，可是，君子说她看见勇吉从社长室走出来呢。”

“那算什么，怎能相信她的话呢。”园子说时带出厌恶的样子，鼻子上皱起褶儿来。“君子在胡说白道，说不定是她偷的，或者她稀里糊涂弄丢了，稼祸于人呢。我虽然不懂她是个什么社长秘书啦之类的，可是，她又有丈夫又有孩子，你看她那臭德行。”

金原园子的目光越发亮起来了，好象要冒出火来。厚夫感到那目光是女人们独具的特殊现象。园子活龙活现地讲起来。

这阵子，君子和社长的关系太露骨了。有一天，人们都回家了，社长室里遮着窗帘，里面有人。拉了一下门，里面反锁着。外边的人以为里边是小偷呢。不料社长在里边答了腔，外边的人就走了。不过，那人觉得太蹊跷，就从单身寮的厕所窗子监视着社长室。一会儿，君子蹑手蹑脚地走出来，还掉了一只鞋呢。

上星期，不，两星期以前，社长开车带着君子去箱根旅游了。他哄他太太说是和同行业的伙伴们去旅行。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旅行，觉得奇怪，就开车尾随他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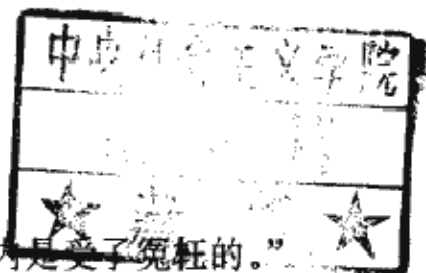
“尾随他俩的是你呀。”

“是呀。因为我也会开车呀。如果开店里的车，会被发觉，我就租了一部车，戴上黑眼镜和帽子，一直尾随到箱根。他俩住在宫下旅馆了。”

“嘿。”厚夫又象泄了气的皮球似地长叹一声。

十几年前，金原园子自从布川开设这个小小的汽车修配厂，就在这里工作，今年已经四十四五岁了，因为只顾工作，据说已不打算再结婚了。由于她从前曾经管过全部事务，很懂得经营，当了寮母之后，还吹嘘她能干涉布川的事呢。平常她对刚来两年的藤山君子，根本不放在眼里。

至于布川，他也不买园子的账。他说园子“太固执己见，无法容忍”，“她陈腐得给人以乡镇作坊时代的感觉”。所以，自从藤山君子来此之后，园子就被撤了办公室的职务，下放到单身寮充当闲职寮母了。不料，由于她管理着修配厂和加油站的十几名青年，获得他们的拥护，园子反而得到另外一种优势，足以向布川显示自己的力量了。她让青年们称呼她“母亲”，并替青年们向社长争取权力，深得人心。这次关于勇吉的事，如果不首先和她商



量，就很难了解真相。

“反正，值得怀疑的是君子；而阵内是受了冤枉的。”

园子终于书归正传，说了这么一句。

青年们回来吃饭了。

“你来一下，有话对你说。”

厚夫叫勇吉。

“来我的房间里谈吧。”园子说。

厚夫和勇吉走进园子的房间——寮母室。那是一间八叠<sup>①</sup>的房间，有衣橱和矮桌。花龕上生着金木犀，散发着浓郁的香气。

“坐下吧。”

厚夫让着，他在花龕旁坐下。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买收录机的钱，是从哪儿弄来的？”

“你问得好奇怪呀。”勇吉耸了耸他那坚硬的肩膀。

“用你的钱买的么？”

“那还用问么？”

“那种东西很贵呀。”

“秋叶原<sup>②</sup>卖十二万日元。我打八折买下的。”

勇吉的工资大约每月五万日元，那就相当于两个多月的工资了。

“当真么？”

“什么当真不当真？”

“说你当真是自己买的么？”

“当然是啦。”勇吉不高兴地拖长了腔调。“可是，你为什么问这些呀。”

① 叠指榻榻米，即一张草席，每叠面积不足2平方米。

② 东京专卖电器产品的一条街。



“我有点儿担心。”厚夫勉强保持着微笑。“因为你突然买下那东西，我怕你欠下债。”

“非常感谢。又叫您操心……”勇吉并无讥讽之意，他向舅父低下了头。“因为我一直想买，所以把工资攒起来了。”

“那很好。还有……”

“是说收录机吵了别人吧。”勇吉打断厚夫的话。“昨天‘母亲’批评我了。我打算买一副耳机，买来之前我不听。”

“那很好。”

“那，我要走了。我和别人约好去练投球。”

勇吉敏捷地站起身，厚夫望着他的背影说：

“今晚，一起去吃饭吧。喝点酒好么？”

勇吉想了想，小声答道：“好吧。”

厚夫回到车间，布川正在等着他。“怎样？你到寮里去，一定见到阵内了吧。”布川问道。

“嗯，我刚刚见了他。”厚夫对布川的性急苦笑着，但是，依旧不失礼节地回答道：“现在还弄不清楚。再给点时间吧。”

“失窃的金额太大了，我也很为难。我想尽量不去报警才好。”

“那是当然了。我一定认真去调查。”

厚夫垂下了头。布川匆匆忙忙走了。

当天晚上，厚夫约勇吉到神保町书店街后边一家红灯笼店<sup>①</sup>里，那是一家以大学生为对象的廉价酒店，下班的人们也常常来。穿西装的厚夫和穿毛衣的勇吉，看上去就象老校友和大学生。

厚夫很少外出饮酒。虽然原因之一是由于衣着考究、爱好射击和溜冰费用很大而造成的不宽裕；但主要的原因却是不习惯于噪杂的人群。即使这时，他坐在酒柜前的高脚凳上，背后人

① 门前挂着红灯笼的大众酒店。

们的视线和声音也使他感到不舒服。勇吉却象很熟悉这种场地，已经开始喝第二杯热烧酒，象猫似地眯缝着眼。

“果然是虎吉的血脉相传，你真有酒量啊。”

厚夫说着，想起自己和勇吉饮酒还属初次。当他服刑结束出狱，回到久别的故乡时，勇吉还是一个小学生。他象他父亲虎吉，运动神经敏捷，在学校是速滑溜冰运动员。这几年，他就象气吹一般飞快地成长起来，充当下定置网打鱼的渔夫之后，肩膀和胸脯都厚实了。把他带到东京，看见他吸烟，不由一惊，觉得他在模仿成人了。

“来东京以后，你觉得好么？”

厚夫亲切地问。

“怎么说才好呢。”勇吉的眼圈儿红了，陷入沉思。

“刚来的时候，你说过东京人太多了，令人疲倦。”

“唉……”

勇吉含糊敷衍着，把烧酒一饮而尽。

那时，厚夫带勇吉去上野，夜间观赏樱花，勇吉一个劲儿说游人太拥挤。他刚到东京，足有两三个星期被大街上的汽车噪音吵得不能入睡，不断抱怨。

“已经半年了，对这城市也已习惯了吧。活儿你差不多都会干了。”

“嗯。”

他又喝了一口烧酒。第二杯，已经快喝完了。

他平常并非不爱说话，可是一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立刻就闷声不响了，简直和他父亲一样。好象隐伏在他心底的海洋里的不痛快，只有等到退潮，才全暴露出来。

“喏，”厚夫好象和勇吉隔着一道墙似地，他微笑着说：“舅舅盼望你早日成材。幸好，你学起来记得快，手也巧，这工作对你

很适合嘛。”

“我的基础太差了。”勇吉冒出了这样一句。他抚摸着空酒杯，厚夫又为他要了第三杯。

“你说的是什么基础？”厚夫和蔼地问道。

勇吉扬起脸，小眼睛滴溜溜地转着。

“学不会英语，电气弄不懂，不懂得原理就干不好。”

“那不要紧。舅舅当初也是既不会英语又不懂电气的。况且，汽车这玩艺儿，又不是那么复杂的机器嘛。就说必要的英语吧，也不是那么难的，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学会。”

“我不适合干这种工作。试着干了这半年，已经看出来。”

“还没到那种地步哪，应该再干下去。再说，你学什么都很灵啊。高中毕业的友山反而呆头呆脑的。他比你早来一年，连发动机的零件名称也记不住。”

为了鼓励勇吉，厚夫一狠心说了友山的坏话。

“友山不但头脑不好，而且没有长性。刚刚拿到无线电修理证书，说要开店，又去学电吉它，过了一阵又去学英语。最近又到处宣扬他迷上了瑜珈术，总是说到办不到。你可不象他那样没长性，你会很多军歌嘛。”

“我会军歌。我喜欢。”勇吉这才露出笑容。“一唱起军歌，心情就振奋起来。”

“所以你才买收录机吧。”

“舅舅。”勇吉的表情严肃起来。“我想参加自卫队，可是，学历不够。自卫队的军官必须高中毕业，虽然自卫队学员初中毕业就可以，可是限制在17岁以下。”

“你已经19岁了。”

“就是说，初中毕业什么也干不成啊。”

“无可奈何呀。”

厚夫好象在说给自己听。一层厚厚的玻璃罩子突然把他和勇吉罩住，他俩远离了喧嚣的人群，在他俩之间回荡着一股暖流。

“好啦，我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干目前的这个工作。舅舅，我不会出岔子的，我一定努力干。”

勇吉不再答话，大口喝烧酒，放下酒杯时，头部摇摇晃晃，已经相当醉了。

勇吉之所以未能上学，固然与品行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家贫。一直依靠狩猎为生的虎吉，只有秋冬猎期里才有收入，业余开设的食堂，在背胡同里，生意萧条。送长子彻吉去水产学校已是尽了最大努力，给勇吉就掏不出学费了。

酒店柜台上的那架旧式小型黑白电视机，正播出新闻节目。头顶盔帽，手巾蒙面，紧握钢管武器的大学生们，象一片芦苇似地摇曳着。忽然，纷纷倒下，象被疾风刮倒似地。画面上出现了国立某大学古老而又坚固的楼房和一座塔。播音员好象在战时报告战况，用悲怆的声调播讲：

“……一向争执不休的T大学的事态，终于发展到最坏的地步了。反代代木系的全国大学生共同斗争会议派的大学生们，拒绝了大学当局全校集结的呼吁，声称与校方已陷入决裂。自昨晚开始，在校园内封锁了两三个学部，并且将要封锁全校。但是，反对这一行动的代代木系大学生，出动了六百人，其中包括东京都内各大学前来声援的学生五百名，阻止封锁。因此，终于在今天傍晚，在图书馆门前，与共同斗争会议派的学生发生了钢矛大战，据说双方都负伤多人。现在播放现场实况。”

电视屏上又出现了那个发白的塔影，有如人们常见的西欧中世纪城堡，古老而又森严。

在那个建筑的下面，头顶盔帽的集团打着标语和旗帜围坐着。镜头转向图书馆门前，折断了钢矛、砸扁了的盔帽以及缴获品

堆积如山。在图书馆的对面，一群戴盔帽的学生象挂在鱼网上的马哈鱼似地乱蹦乱跳。

“他们在干什么呀。”厚夫自言自语着。他问勇吉：“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是的……”勇吉晃着喝醉了的脑袋，“我知道一些。总而言之，他们要破坏，要爆炸。”

“爆炸”这两个字，在厚夫的内心深处一闪，这闪光把北国的原野象舞台一样照亮了。在那里出现一道闪光，发生了爆炸。

电视里的画面和他内心深处的舞台，校园和原野，是怎样连结起来的呢？那大概是由于去年秋天他进行的一场爆炸试验吧。

那时，他去湖畔的树林里狩猎归来，在河岸边芦苇丛里，把猎枪的无烟炸药装进可口可乐瓶里，用电池火花引爆，引起了爆炸。他本来只是为了好玩，没想到爆炸那样猛烈，扫平了芦苇，离得很远的一棵大树也炸得倾斜了。小小的可口可乐瓶儿发生如此巨大的威力，那喜悦使他颤抖，象射精时那样，浑身颤抖和发热。

“舅舅，你怎么了？”

勇吉担心地把脸凑近。

“没什么。”厚夫清醒过来，用下颌指了一下电视。“我在想象他们打算炸掉什么。你说，他们在想什么？”

“管那些干啥……”勇吉耸了耸肩膀。

过了一会儿，勇吉好象开动了录音机似地讲起来了。

“在少年院，我因为违犯纪律和一个比我年幼的男孩鸡奸，受到了惩罚。关在狭小的房子里，一连几天。那时我就想把少年院炸掉、毁掉，把一切都毁掉。”

“你现在怎么想？”厚夫为了躲开勇吉挥动的拳头，往后一仰。“现在，在这一瞬间，你还想毁掉什么吗？”

“我要炸毁！”勇吉在桌上猛击一拳。这一拳击得店老板皱了

皱眉头，不得不制止了。

“你到底想要毁掉什么？”

“不知道。”

“可是，现在的你没有什么要毁掉的对象吧。”

“没有就去寻找。”勇吉挥动着手臂，他显然醉了，动作那样笨拙，声音也超出了正常范围。

“舅舅你听着，单单毁掉还不够有趣儿，要炸掉才够劲儿呢。爆炸时，需要阻力。对啦，你看他们……”勇吉指着电视屏，“对，他们故意挑动机动队，制造阻力，然后再爆炸。”

勇吉怎么懂得那么多。厚夫想起他进行第二次爆炸试验的情景。由于在钢管上扭住螺栓，所以这次爆炸威力极大，把那棵巨大的谷地榛树炸飞了，扬起了几米高的烟尘。也就是说，阻力越大，爆破的威力越大。他想要让别人来看一看那次爆炸，区区雪森厚夫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他想要更多的人承认这个事实。

“喂，别再喝啦。”厚夫制止勇吉再要第四杯烧酒。“你喝多了。你还是个孩子嘛。”

“我不是孩子啦。”勇吉胡缠起来了。“我自己挣钱，不象那些大学生，依靠父母还那么神气。”勇吉指着电视，大声说道。电视上的特写镜头是一名学生站在台上演讲，那么年轻，和勇吉年纪相仿。

“我明白啦。可是，你还不懂世故。”

“不，我懂。怎样切鳕鱼腮，怎样去鳞，怎样掏内脏，一天站到晚上加工鳕鱼是什么滋味，我都懂得。怎样下定置网打马哈鱼，满网的马哈鱼怎样抬上船，我全会。可是，他们只知道书本上那么一点儿。”

勇吉的声音太大了，柜台上的老板皱着眉头，正要说什么。厚夫也想提醒勇吉注意，这时，走进五六个学生模样的人。他们好

象天生的大嗓门儿，一进来就高声喧闹，走到里边坐下，拍手唱起歌来。首先是国际歌，然后是工人歌曲。

勇吉忍耐着、沉默着。但他终于大叫起来：“他妈的，太吵啦。”然而，他的吼声被喧嚣声淹没了，没有反应。勇吉又骂了一声“他妈的”，站起来要走过去，被厚夫拉了回来。

“让他们去闹吧。他们也正想要爆炸呢。你刚才不是说同情学生们爆炸的嘛。”

“我才不同情呢。只不过觉得有趣儿。”

“那你就当作乐趣好了。”

“呸，一点儿兴趣也没有！”

勇吉要第四杯酒。老板看厚夫的眼色，勇吉叫道：“是我要酒，拿来嘛。”

老板满脸不高兴。厚夫对他说：“来一杯啤酒吧。我也喝一点。”厚夫给老板使了个眼色。老板用下颌指着里边的学生说：“年轻人精力充沛呀。不知为什么，这阵子我就觉得老年人越来越低三下四的了。”

“是呀，学生成了老爷。流鼻涕的毛孩子……”答话的是坐在厚夫身旁的一位四十多岁的人，他和几个上了年纪的会社里的同事们在饮酒。

“来吧！”勇吉忽然一拍手，唱起来：

雪中行军踏坚冰  
河流道路难辨认  
战马倒毙弃沙场  
敌国何处是征程<sup>①</sup>

---

① 这些军歌都是日本军国主义时期宣扬侵略的反动歌曲，以下几首也是。

.....

人们惊讶地把头转过来，有人发出了怀旧的慨叹。两三个人跟着唱起来，他们拍手合唱，压倒了学生们的革命歌声。但是，唱到第二段、第三段歌词时，那些附和的人跟不上了，最后只剩下勇吉一个人。勇吉一口气唱完整套四段歌词，他唱得那么起劲儿，博得了掌声，厚夫为勇吉的记忆力惊奇，但是使他更惊奇的是勇吉的声音那样优美、宏亮而且富于情感。

勇吉站在酒柜前的高脚凳上，向大家致意，他的目光向周围一扫。

“为了感谢大家的掌声，请大家点播曲目，只要是军歌，我都能唱。”

“当真么？”

“是的，点播哪一首都行，我都能随着音乐唱给你们听。”

“算了，算了。”厚夫替他担心，打算阻止他。勇吉却一直站在凳上。厚夫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了。一向沉默寡言而且拘谨的外甥如此活跃，他也感到有几分高兴。

首先点播的歌曲是“战友”。厚夫也会唱这支歌，所以从一开始就合唱起来，十四段全部一起唱完。

“舅舅，你真会唱呢。”

勇吉站在那儿夸奖厚夫。

人们点的大部分是长歌，“爆炸三勇士”、“讨匪行”，都轻而易举地唱完。不过，嗓子有点儿沙哑了，开始用心倾听的人现在也转过身去聊天了。当勇吉唱起“桔中佐”时，厚夫觉得该是退场的时候了。从前厚夫也会这首歌，但是，这首歌的第一篇包括十九段，第二篇十三段，一共三十二段，这样的长套子，不可能全唱下来。



“喂，走吧。”

厚夫拍了拍勇吉的腿部。

付了账，走出酒店，勇吉急匆匆地走着，也许是在唱歌的过程中酒已醒来，脚步很稳。

“你的记忆力真好，我很钦佩。你几时学会的呀。”

“很久以前，在少年院里有一个要好的朋友。”

“在少年院里学军歌，是么？有那么好的记忆力，学英语不是很容易么？”

“不行。英语单词一个也记不住，因为我压根儿就不喜欢它。”

“喜欢军歌么？”

“喜欢。可是，我更喜欢战争。摧毁一切，那才有趣儿。”

“战争可没有那么轻松啊。”厚夫沉默了。

厚夫从未对勇吉讲过战争，这不仅是由于不好讲，而且有许多事他想隐瞒下去。勇吉又不是那种死乞百赖求人讲故事的孩子，他很阴郁，常常闷声不响地躲在角落里。

他俩穿行在小胡同里，书店街的背后是一些已经关了门的黑暗的房屋。厚夫追赶轻捷地跑在前面的勇吉时，碰倒一辆靠在电杆旁边的自行车。勇吉说：“你喝醉了。”他把自行车扶起来。

“我倒满不在乎，你比我多喝了四倍呢。”

“我年轻嘛。”

勇吉笑了。

“那是血统啊。”厚夫反驳道。他说时，感到一股骨肉亲情的暖流。

“舅舅。”勇吉和厚夫并肩走着。

“在办公室里偷钱的不是我，我不干那种事。”

“我知道。”

“大家都知道。‘母亲’也慌慌张张地告诉我了。那架收录机

是用我自己的钱买的。看看我的存折就明白了。”

“我知道。相信你。”

“谢谢。”

勇吉笑了。和他幼时一样，天真地笑了。

他俩来到御茶水车站。勇吉本来打算送厚夫搭国营电车回家。刚要分手时，外甥却对舅父说：

“到大学去看看吧。”

“大学？T大么？”

“对。电视里不是说今天晚上两派可能发生冲突么？回家去也不能打开收录机，人们都在看那些俗不可耐的电视节目，真无聊。”

“那么……”

厚夫还在犹豫，勇吉已经独自走去。他晃着肩膀，好象相信厚夫会跟他走。厚夫苦笑着追上去。当两人走在一起时，勇吉又唱起来：

替天征不义  
我军勇无双  
欢呼送远征  
告别父母乡  
……

“他妈的，都涌上脑袋来了，”厚夫的兴致也起来了。“这首歌本来我全会背诵的。参军时，町会<sup>①</sup>的人们为我唱过。‘祝入营’的旗帜、日本旗、欢呼、万岁，我剃了光头，站在当中。多年轻啊，那是三十年前的往事了。我当了下士官，给士兵们讲授唱这

---

① 街道的群众组织。

首歌的要领，第二段以后的顺序是：侦察兵、工兵、炮兵、步兵、骑兵、辎重兵、卫生兵。唱完十段，整整五分钟。也就是说，每一段六行，三十秒，每一行五秒。所以，可以用这首歌计算时间。这些事你并不知道吧，勇吉。”

全部唱完，勇吉赞叹道：

“太棒了，舅舅。”

“是啊。我原来是陆军军曹嘛。”

“军曹就是二曹么？那更了不起了。”

“你应该对我尊敬一些的。”

“当然尊敬。可是，你杀过多少人？”

“你问这些干什么？”

“你不是去打仗的么？”

“是打仗呀。不过，我在机枪中队，敌人很远，看不清楚。”

“那么说，你打过机关枪了。”勇吉模仿勾动板机的样子，嘴里“哒哒哒哒”地叫着。

刹那间，敌军士兵倒下去的场景，闪现在厚夫的脑际。我的确在杀人，至于究竟杀了几十个人，那就说不准了。战争不是狩猎。狩猎野鸭和虾夷鹿，可以点清战果记下数目，猎物可以当作食物，消化之后长成骨肉。但是，战争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为了取胜而无限限制地杀人，杀掉的人仅仅是战果，再也没有用途，只能被抛弃和腐烂。

“战争实在无聊啊。”

厚夫忧郁地说。勇吉的玩笑使他痛心，但又找不出恰当的话来表达他的感受。用他的话来说，战争太复杂、太庞大，而又太离奇了。

T大学前的人行道上，不知来自何处的人们挤来挤去。当他们从街灯灯光下经过时，你可以看出来其中有上班的人、家庭主妇、

大学生和老年人；但是，一到暗处，立刻汇成全是一样的人流了。头戴盔帽的大学生，看不起那些普通群众，盛气凌人地试图驱散他们。沿着 T 大学的院墙，阴森森的队伍筑成了一道铝制盾牌的墙，那是警视厅的机动队。窗子上有铁网的监狱押送车排列在那里，关在车里的武装队员，仿佛是断了电源的机器人。

T 大学的正门门前立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校外人员严禁入内。

那牌子上的字固然表明了大学的问题由大学自己解决的决心，但也有夸耀大学的权威之意，似乎大学里的问题与普通民众无关。厚夫忘了自己不过是来看热闹的，对此产生了反感。中央的铁门紧闭，旁边的便门有警卫人员把守。拥至大门前的群众进不去校门，和警卫员对峙着。不时有学生、职员、新闻报导人员，得到警卫的允许，从门旁挤进去。

“看样子，咱们进不去了。”

厚夫费了很大力气才从人流中挤过来，却又为进不去而惋惜。

“不妨事。”勇吉小声说，“舅舅装做教授，我是学生，那就让进去了。”

“可是……”

厚夫踌躇了。他对国家的机关已经习惯于畏惧了。军队、监狱、警察……，国立大学也不例外，都使他感到一种压迫性的畏惧。何况还有那些穿制服戴制帽的警卫，看上去就象警官那么威严。

“走吧，大大方方地进吧。”

勇吉朝着警卫人员组成的人墙大踏步走去，警卫人员慑于他的神态，立刻给他让开一条路，厚夫也顺利地跟进去了。

校园里的路灯和窗子里的灯都格外明亮，路旁的白果树一片金黄，人们熙熙攘攘，万头攒动，象庙会一般热闹。勇吉对校内

十分熟悉，厚夫却害怕失散，紧紧跟在勇吉身后。

这时，在电视里屡次见到的那座塔，在黑暗中出现在眼前了。不知从哪里射出的照明光线，使塔的轮廓非常清晰。在电视里它是那样泛白，但现在看来却红得血刺刺地。塔前的广场上，白骨堆似地挤满了戴盔帽的人，他们蹲在地上。有一个人站在大标语牌和帷幕前，正在演讲。他枯燥而又嚣张地狂叫着，和从前电影里希特勒的演讲一模一样。

勇吉穿过戴盔帽的人群中，巧妙地躲过横在脚下的钢矛，踏着地面走过去。厚夫也模仿着勇吉走着。他忽然产生了一个怪念头：难道这些头顶盔帽的也是人么？他们为什么不阻拦异己分子通过？为什么那样盲目地听着如此枯燥的演讲呢？

他俩来到林边。秋深了，虫鸣震耳。尽管塔上、四面的屋顶上和路上，都有扩音器发出不知所云的噪声，但是，压不住清澈的虫鸣。

勇吉爬上土堤，伸手把厚夫拉上去。在这里，果然视野开阔，能俯瞰广场的全貌了。

“大学里你很熟悉呀。”

“当然，我每天晚上都来嘛。”勇吉露出几分得意。

“每天晚上都来……”

“嗯，因为好玩。我给你看一件好东西。”

勇吉在草丛里摸索了一会儿，摸出一个圆东西，一下子戴在头上。是一顶盔帽，上面写着某派的派名。他用布巾巧妙地蒙面之后，简直和那里的大学生一样了。

“真想不到。你从哪儿弄来的？”

“捡来的。武斗之后，你去看吧，到处都有。”

“你那样打扮，会误认你是激进派呢。”

“没关系。现在，他们就怕这个。这样打扮走来走去，他们才

尊敬。”

“真拿你没办法。不过，你不会去参加武斗吧。”

“我想去痛痛快快地干一场呢。”

“胡说。如果查出来你不是T大学的怎么办？”

“不可能查出来。再者，他们当中其实并没有多少T大学的学生，都是外来的。所以，只要戴上一样的盔帽就是一伙啦。噢，开始行动了。就要行动了。”

勇吉摘下盔帽，小心翼翼地藏进草丛里。广场上的青年们站起来了，那里是钢矛的丛林。

“开始干什么？”

“武斗啊。”

“和谁？”

“和敌人斗啊。”

“什么敌人？”

“谁知道，反正是反对派嘛。怎样，到反对派那边看看么？”

勇吉熟练地向土堤后边滑下去，厚夫也想跟下去，但是黑暗使他犹豫了。这时，勇吉用手电照亮了他的脚下。果然他是每晚都来，所以才有这样的准备。

他俩踏着落叶沿着湖边小径走去，上坡之后，望见一幢大楼。那就是刚才在电视里看到的图书馆。和那座塔一样，这幢楼房也不象电视里那样具有魅力，它的颜色太黄了，显得那么虚幻、平庸。

青年们集结在图书馆前的广场上，有一半人戴着盔帽。服装各色各样，学生服、西装、工作服，杂乱无章。他们根本不是统一的集团。

图书馆门前大台阶上挤满了用盔帽和钢矛武装起来的人，他们大约有二百多人。好象有人喊了一句口令，他们大叫一声，一

齐放倒钢矛。他们重复了好几次同样的动作，大概是在进行军事操练吧。但是，动作不齐，而且刺杀的动作也不稳，看起来没有实战效果。如果是练习刺枪术，应该再猛烈些才行。厚夫回忆起他当新兵练刺杀时的情形。如果让我来训练他们，只需一个小时，就能变成一支强劲的队伍。

“过来，过来。”

厚夫朝着勇吉呼唤他的地方走去。在树林尽头有一个用混凝土梁、柱搭的藤萝架，一百来名显然是教师的西装队伍集合在那里。一位男教师用便携式扩音器呼吁停止暴力、协商解决；但是，他的声音被学生们沸腾的怒吼声淹没了，根本不起作用。

忽然，响起一片欢呼，大型宣传车出现了。有一个人站在车顶上演讲。音量大得震耳欲聋，那声音一下子充斥了空间。接着喊起口号。

“……”车顶上的那人讲些什么。

“反对！”下面的人举起拳头。

忽然，学生在暗号指挥之下，列起队来了。他们横起钢矛，每根钢矛后边排几个人，一排接着一排，在广场上蛇行。

当那队伍在厚夫和勇吉面前转换方向时，有一个少女在队列的边上跑来跑去，好象要被甩出去似地。

“来啦，来啦！”

勇吉兴高采烈地叫道。他好象在看赛马。头盖骨兵团从塔那边冲过来了。虽然没有冲锋号，但是，那嘶喊声，和从前的军队一样杀气腾腾。正在行进的队伍，立即敏捷地应战，哗地一下后退，和台阶上的特别攻击队调换了位置。他们站在最前列，以标语牌为盾牌，进行反攻。他们从盾牌后面伸出钢矛，怒吼、嘶喊、惨叫、怒骂、口哨、冲击声、毁坏声汇成一片。报社的摄影记者也趁机钻进来，闪光灯频频闪烁。闪光映出忿怒的脸、进出的眼

球、蒙面人、仇恨、兴奋、痛苦和鲜血。

本来在冲突发生之前，有一群教师前去劝阻，不料立即被两派学生给赶跑了。现在，武斗激化了，流血负伤出现多起，教师们又叫嚷起来。“停止暴力！”“你们会被打死的！”“协商解决！”但是，他们又遭到袭击，跑回去了。

故我双方都穿一样的服装，无法分辨。一个人倒下，立刻围上几个人乱打。衬衫和上衣都沾满了血污，群殴仍不停止。盔帽被打落，他们就直接打他的头部。抱着头部的手流着鲜血。他们用钢矛刺他的面部、眼部。牺牲者已经不动了，他们还执拗地不肯放手。

厚夫想起了最近的一篇新闻报导。在某大学，用铁丝捆绑被俘的反对派学生，拳打脚踢，用铁管殴打，把手指嘎吧嘎吧地全部折断，昏死过去就用冷水浇，醒过来再打，而且拷打并不是为了追问什么口供，只是为了折磨他们。读到这篇报导时，厚夫还以为是记者夸大其词，如今目睹的事实，证明了那篇报导的真实性。

大局已定，从塔那边来的头盖骨兵团胜利了。图书馆前的那一队人马溃逃了。胜利者集合在图书馆门前石阶上欢呼万岁，那和当年在城楼上高悬日本旗欢呼天皇万岁的景象一模一样。地上堆积着标语牌和盔帽等战利品，倒缚着手的十来名俘虏列队在石阶上供人观看。在远处看不清楚，但其中似乎有一个女的。虽然两军阵前都有女的，那么俘虏当中有女的也很自然，但是，厚夫却产生了异样的感觉。因为，武斗当中，在那里挥戈的全是男人。他想起今早在车站前看到的那名女学生的纤纤细指，而这名女俘虏也瘦弱得如同孩子。

“那俘虏当中，好象有个女的呢。”

“哪个，看不清，太远了。”



“悄悄地再往前去看看吧。”

“不行。不要去了。”

空气又紧张了：学生们和教师们争执起来。学生夺过教师的便携式扩音器，抛出去很远，钢矛刺了过来。教师团步步后退，被逼进树林，四处逃窜。

“现在是逃走的时候了。”

厚夫心中暗想。

勇吉拉着厚夫的胳膊，从树干之间绕出去。那时，学生们向教师发起总攻，在黑暗的曲曲弯弯的树林里，勇吉的手电筒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好几个人随着那灯光逃出来。他们走到池塘边，跨过石桥，爬上一个缓坡来到一个不太高的地方。由于跑得太急了气喘吁吁的，只好在坡地上坐下。只剩下他俩了，草丛里的虫鸣包围着他们，深夜寒冷的空气侵入肌肤，醉意已经完全消失了。11点25分，快些走还可以赶上末班电车，公共汽车早已收班了。

“好了，我要回家了。”

“嗯。”勇吉也站起来。

“怎么出去呀。”

“出去很简单，和电影院一样，管进不管出。走那个门吧。”

两人走出树林，绕过几座大大小小的楼房，大破迷魂阵似地走到校门前。刚要走出去，勇吉却又停住脚步。

“我再去看看。”

紧接着，他的身影就消失了。

厚夫回到公寓已是凌晨1点。门上的信筒里有一封厚厚的信，单从那厚度就立刻认出是住在北海道根室的妹妹写来的。

许久也没有问候了。上次接到哥哥的来信时正是东京梅雨而此地被大雾笼罩的寒冷的夏季，也就是6月。我

就在那之前不久给你写过一封信。总想写信，却又繁忙，没有时间。店里不得闲，家务事也多得烦人，给女儿缝衣服也很费时间。店里很可怜，食堂已经没法维持，因为市里人口锐减，顾客也自然大为减少，就是这样的时代呀。千岛列岛是日本领土，而根室市是个繁荣的门户，那已是从前的幻梦了。现在，人口稀少，相识的人也日益减少，好象孤孤单单地只剩下我们了。并不是我发牢骚，七年前，哥哥去东京时，我很伤心。唯一的亲人也离我而去，我太孤单了。

我在写些什么呀，我写信总爱离题，实在抱歉。

是的，我想告诉你，10月份进了猎期之后，我家的那个人总算凭着那支枪有了稳定的收入。我们正在积极准备迎接社长先生11月来根室，猎场已经去侦察过几次了。每到星期六，东京和大阪也有打猎的人前来，虽然寥寥无几，也来过二十来个人了。来钓鱼的大多是北海道的，我们不带他们狩猎。我们在恭候哥哥和布川先生的到来，我们离别刚刚一年，是么？我多么希望夏天盂兰会时再相见啊……哟，我又说废话了，不说了。

提起钓鱼，我想起来了。在风莲川<sup>①</sup>钓上了一条大伊富鱼<sup>②</sup>，长1米23厘米，重达21公斤。近年来很少钓到超过1米的鱼，这是10年来的第2次纪录。钓鱼人是钏路市的会社职员，他生平第一次钓鱼，而且是在练习用假饵钓鱼时突然咬钩的。因为鱼拚命挣扎，他太太也几乎被拖进河里，拚命地喊叫，幸好我们在身旁，看到

---

① 北海道东部，流经根室半岛的一条河流。

② 蛙科淡水鱼，长达1米左右，背部呈橄榄色，腹部白色，产于北海道一带。

那鱼竿弯的样子就知道是伊富鱼，于是就放长鱼线，让它疲乏再拖上来，足足战斗了40分钟，才用捞网把它捞上来。可是，它长达1米23厘米呀，为了防止弄破捞网又费了不少力气。

难以置信吧。我记得哥哥钓到的最大的伊富鱼是80厘米长的，所以……

一写到钓鱼，又离开正题了。我最关心的是勇吉。由于哥哥的关照，他才去布川先生那里工作，我由衷地感谢。不过，我总惦记他，他一封信都没来过。

我们每个月要写两三封信，所以，很不公平。他不孝顺，我们焦急不安。我们在信里问他，秋天来了要送什么防寒衣物，来个电话。他来电话说没钱付电话费，让我们给他挂电话，立刻挂断了。我们给他打电话，他说要两件毛线衣，别的不要，再见，就完了。言语粗暴，没头没脑，真令人担心。

听到他那愣头愣脑的说话声，我想起一件不愉快的事来。我一直瞒着哥哥，太不应该了。去年，店里丢过一次钱。我收现金时都仔细点过，钱柜也没忘加锁。可是，一算帐，丢了两万日圆。他爸爸怀疑是勇吉干的，勇吉立刻大喊大叫起来，一下子掐住他爸爸的脖子。他的蛮劲那么大，一向以钓鱼、狩猎和爬山自负身强力壮的他爸爸也受不住了。差一点儿被他掐死，他太粗野了。

在电话里一听到他那粗暴的声音，就知道他心中又有事了。这是母亲的直感，很可怕。请你好好教育他，在东京只能依靠你了。

刮大风的日子里，俄霍茨克海的寒气使我冷透了心。我在想，为什么生下勇吉这样的孩子呢？象彻吉，就一

点儿也用不着操心。你也知道，彻吉一直在厚岸打渔。5月份，他被提拔为船长了。船长在船上有至高无尚的权力，船主也得服从彻吉的命令。那孩子身体魁梧，晒得黑黝黝地，二目有神。当爹妈的打算给他说明亲，他自己却说，等他得到渔业权，成为一位真正的渔业家时再说。

渔业权也许要用几千万圆才能买到，这一点儿我不大清楚。但是，他有这样的抱负，大概是遗传吧。其实，象我家这样，徒有美好的梦想而不能实现，才糟糕呢。

前不久，彻吉在色丹岛以南，200海里以内遇到苏联巡逻艇了。那时，正在违禁捕鱼。但是，送给他们一些尼龙带裤丝袜和廉价打火机，就放他们走了。他们已被抓获好几次了，真担心。

不去非法捕马哈鱼，就赚不了钱，赚不了钱，就买不到渔业权。象彻吉干的那些事，许多人都在干。在世界上背地里干点事，也是出于无奈。但是，背地里干多了，船被抓获，不但船主受损失，人也要被关进牢房，半年、一年放不回来。所以，我总关照彻吉要小心谨慎。一切事情都有个限度，一超过了限度就象勇吉那样了。

对不起，我并不是指滴哥哥。我写到这里，哥哥一定会不高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希望你知道，你把他教育成人，我有多么高兴。我觉得我很象咱母亲，这样说也许很不自量，可是，到了故去的母亲的年纪，就会有深刻的体会了。母亲对哥哥做的任何事都操心，都原谅，而且她从来也不生气。在这一点上，她和父亲不同，她不象父样那样一生气就伸手打人。

还有……，还是写上吧。本来想等和你见面再谈的，还是写上吧。

哥哥，你不打算结婚么？贸然提起这事，哥哥也许会感到突然，认为我瞎操心而不高兴，我应该更婉转些。但是，我的性情，想到的事就隐藏不住，本来一开头就想写，拿起笔以后却写到末尾了，请原谅吧。

哥哥，你虚岁五十了，虽然不算年轻，但也不算老，是男人的好年纪。我觉得有一个人很不错，三十七岁，寡妇，没有小孩，住在钏路，长得很美。她男人在银行工作，患癌症死去已经两年，现在她一个人。她就是前不久钓上1米23厘米的伊富鱼的那位太太的姐姐。是我帮她做鱼拓<sup>①</sup>和介绍剥制标本的人时，太太对我说的。她叫我给找个合适的人家，我半玩笑地提起哥哥。她很感兴趣，不久就送来照片，我就一并寄给你吧，请不要生气。如果哥哥已经有了意中人，就一笑置之好了。看了照片后不喜欢，就请寄回来……

厚夫摇晃一下信封，掉出照片来。大概是外行人照的，是一张侧着身子的女人全身像。看上去不象三十七岁，只不过三十左右，脸盘很大，再也没有别的特点了。

“这就不必考虑了。”

他大声自言自语着，准备睡觉了。但是，他并没忘记拨好闹表。

……一阵急促的号声，传到耳朵里，紧急集合。心想必须赶紧爬起来，可是身子和眼睛都不听使唤。睡眠懈怠了肌肉，浑身象泡在水银里动作迟钝。军装必须穿整齐，必须把军衣、军裤穿

---

① 鱼拓是一种艺术品，把全鱼涂上墨汁，然后印在白纸上，印下的鱼形叫做鱼拓。

好，打上绑腿。绑腿最后的三角型缝头，必须和军裤的裤缝一致。但是，打了几次也合不上。身为班长，怎么象士兵似的穿着不整呢？士兵们已经集合了。雪森厚夫军曹还独自一人摸黑重新打绑腿。

朦朦亮的军营操场上，士兵们整队。队长对迟到的雪森军曹怒目而视。厚夫为了挽回班长的过失，向士兵们喊口令。

立正！向右——看！

队长答礼。礼毕！

他忽然发现队长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原来是佐藤银次戴上了军帽。银次这小子，什么时候当上了我的长官！然而，对方既然是长官，那就莫奈何了。“听从上级的命令，如同直接听到朕的命令，务必牢记！”现在银次就是大元帅陛下<sup>①</sup>了，对他的命令只有绝对服从。

银次队长庄严地下达命令：

“现在开始实战演习。为你们特别准备了活人，你们来体会体会活人刺杀。”

他们是机枪中队，士兵没有步枪，如果发生白刃战就只能用刺刀去拚。平时他们学过刺刀术，现在要进行的是对活人刺杀的训练。

目标是在两根木桩之间用铁丝绑住的俘虏，聚光灯把操场上的这一个地点照射得通明。

“为了让你们 11 个人全部进行刺杀，绝对不许刺咽喉、动脉或者心脏。为了大家，必须让他多活一会儿。首先，雪森军曹，你作为班长，做示范动作。”

“哈啾。”

---

① 侵略战争当中，日本裕仁天皇自任大元帅。

雪森军曹勇敢地拔出腰间佩带的牛蒡剑<sup>①</sup>，摆出刺杀姿势。厚夫英姿勃勃，他的刺刀平日擦拭得仔细，不象士兵们那样刀尖上沾满锭子油，他的绑腿打得位置准确，刺杀的姿势很美。他大吼一声，向目标扑去，象平日刺草袋子那样伸出刺刀。但是，手软了，目标不是布川一郎么？

“雪森军曹，怎么了？”

“哈啾。”

那是大元帅陛下的命令，并不是我要杀人。想到此处，手上又有了力量，刺刀插进布川的右胸，布川哇地大叫一声。工作服冒出黑色血污。

雪森军曹指挥士兵，一个接一个进行刺杀，布川的衣服被血染湿，沉甸甸地往下坠。布川还没有死，睁着一双黑色的眼睛。

不知是第几名士兵，他的手一慌，刺中了俘虏的左胸，他的头一下子耷拉下来，全身瘫软了，布川死了。雪森军曹大声吼叫：

“你这个笨蛋。谁叫你刺心脏！”

那士兵不答，莞尔一笑，原来是阵内勇吉。阵内二等兵违抗了上级的命令。

“为什么不执行命令？”

“既然要杀死他，还不如痛快些，怪可怜的。”

“可是，别人刺什么呀？”

阵内二等兵讥讽地笑起来。他的笑声象唱军歌时那样宏亮……。

厚夫醒来，停住闹表。闹表不响了，但是那朗朗的笑声依然回荡着。还有那令人无法忍受的笑脸，太令人厌恶了。勇吉掐他

---

① 牛蒡收获时用手拔起，刺刀短小易拔，故名。

父样的脖子时，无疑就是那副凶像。

厚夫在床上不停地晃头，想把恶梦驱散。睡眠不足，昏沉沉地，太阳穴痛。枕边上放着拆开的那封信，有几张散落在榻榻米上。那女人的照片也掉在那里，到了这个年纪还结婚么？他自己也颇为怀疑。厚夫环视他的居室，到处都很整洁，到处都是独身者的痕迹。

八叠的单间房里铺着地毯，床、桌、书架、电视机和锁枪的柜子，挤得满满登登的。旁边是厨房和卫生间兼浴室。任何一处也无法想象能和女人共同生活，一个人就已填满那空间了。

“我大概不结婚了。”他无奈地摇头。要改变这好不容易才稳定下来的生活，对他来说简直是灾难。而且，这样的生活如果稍有改变，防止再犯罪的誓言就可能崩溃。他象一块砖一块砖地砌墙似地筑起了眼前的生活。他是这生活的墙里的囚徒。囚徒在墙里才安心，他现在很安心。

他振作起来了，他要准确地完成每天早晨的课程。五点半起床，到七点半离开这房间之前的事情是固定的。洗脸、刮脸、一边吃烤面包喝咖啡，一边看报纸，整理床铺，打扫房间，洗衣服，晾在窗前。然后，有时收拾一下猎枪霰弹或者收拾钓具，稍稍看一会儿书，在离开房间时不留任何遗憾。

然而，打开冰箱一看，已经没有面包了。他咋了一下舌，本来打算昨天下班回来时买的，和勇吉一同出去，弄到深夜，忘了买了。如果做饭，又得做豆酱汤，会影响别的课程。无可奈何，只好吃饼干喝咖啡。没有面包他心里很不痛快，好象大清早晨就在生活的河流上出现了一个缺口，他阴沉着脸翻开报纸。

第一版上登着 T 大学武斗的报导。在社会版上，也有许多评论，照片上正是他昨天看到的光景。厚夫把自己目睹的事实，对照着记者的笔述，全神贯注地看那报纸。



的确，记者广为采访，把事实的意义解释得更为清楚。塔前的是“反代代木系全国共同斗争派大学生”，图书馆前的是“以代代木系学生为主体的普通大学生”，两派的对立导致这场武斗。厚夫认为报纸说得有理。

但是，为什么同样的大学生之间互相仇恨，残忍地斗殴，这一根本的问题仍无任何解释。厚夫曾经偷过别人的东西。检察官和审判官都断定他“由于对金钱的欲望而决心窃取金钱”。然而，他果真是贪婪金钱的么？是在某一瞬间下决心去干的么？他自己也无法解释。最重要的问题，却永远是不解之谜了。

一如往常，报纸上刊载着有识之士的意见。如今，大学革命的季节到来了，青年们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球，不理解这一革命意义的大学当局的陈旧体制才是问题，这种落后于时代的大学应该解散，应该撤销！请看法国五月革命的功绩吧，请看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吧，只有文化大革命才开创新的未来……哎呀，他们都对大学革命表达了强烈的关注，他们迎合学生，勇敢地发表了意见。

厚夫咯吱咯吱地咬着饼干，自言自语道：

“这算什么战争，与从前的战争相比简直是儿戏。只不过是想要搞破坏的孩子们敲碎玻璃、殴打同学、把教授吊起来而已。这样一来，教授和大人们着慌了，报纸和电视大加渲染，有识之士兴奋不已。学生们觉得好玩，就更肆无忌惮地破坏了。”

他喝完咖啡，背着手走两三步，朝着镜子点点头。

“哼，就是那么一回事。我头一次偷窃成功时也是那样。我看那被偷的人，那么了不起的大人慌做一团，大嚷大叫，真有趣。如果没有这种乐趣，我才不去偷呢。”

昨天，银次的熟练的技巧，太好玩了。学生们的武斗，也很好玩。因为好玩，他们才都忘乎所以了。那些宣扬这是革命的有

识之士，却无法理解人为什么要犯罪、学生为什么要反抗。

厚夫想起枪柜里的枪，打开来看了看。为了11月中旬去北海道，上星期日进行了一次大分解，擦拭干净了。里面有两支来福枪、三支猎枪，都买的是实用的便宜货，他一直很珍爱，对每支枪的毛病都很熟悉。

他取出来福枪，明知弹仓里没有子弹，为了谨慎，仍然立射姿势持枪，枪托紧紧地抵在右肩窝上，左手托枪。枪身和躯体紧密结合，视线与瞄准器一致，瞄着墙上挂的虾夷鹿头照片，扣动扳机。经历过无数次的喜悦又回忆起来了。

他当新兵时，是射击能手。他被分配在机枪中队，他的九二式重机枪的射击训练成绩在连队里数一数二。参加战斗以后，他的射击本领在中队里首屈一指。他的身躯与那铁制的凶器十分适应，好象他是特意为了射击而生长的。

他也不知道那是为什么，也许只能用才能这个通俗的字眼来解释这个事实；也许只能说别人没有才能。比如布川一郎，不论他怎样热衷射击训练，用几百万圆去购买高级来福枪，甚至使用光学瞄准器，但他仍然赶不上厚夫用廉价枪的准星和准门合成的简单的山型瞄准器打得准。由于这种才能，才超出社长和一个被雇用的人之间的关系，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对于厚夫来说，这种联系也是他构筑生活的墙壁的一种重要因素。

可是，他的左手颤抖了，照片上的鹿跳动着，怎么也瞄不准。头脑里一阵昏晕，眼看着整个屋里都朦朦胧胧的了。太阳穴疼。厚夫放下枪，收到柜里。

睡眠不足，再加上熬夜和做恶梦，在这种情形之下头脑当然得不到休息了。可怕的梦，早已忘却的战时的往事在那个梦里一下子全翻腾出来了。那次被杀的其实是个中国的村长，新兵厚夫用刺刀刺了活人。但是，在做那个梦之前好象还梦见了别的事，却

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好象头脑里的昏暗遮住了那个梦，周围都是灰色的昏暗。

这时，他忽然想起那次错中错的刑事警察的突然来访。梅雨季节，有一天，警察一大清早就把他叫醒，要检查他的枪和弹药。虽然表面上说是对持枪者的定期检查，但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检查，有点儿蹊跷。

后来他才明白，那是涉及6月16日首都南部横须贺电车爆炸案的调查。那次有人在电车行李架上放置定时炸弹，造成死亡1人，负伤11人的大惨案。

厚夫在弹药管理上非常细心。由于他在手册上详记着枪弹和火药的用量和使用地点，刑事警察无可挑剔，而且问明出事当天（星期日）他和布川一直住在伊豆的汤岛温泉钓鲑鱼，所以释清了怀疑。但有一点使他不快，那就是对于持有同样枪支的布川并未调查，而单单只调查厚夫，恐怕是由于他有前科，而对他抱成见的吧。

其实，他对刑警并没说真话。他隐瞒了去年秋天风莲湖畔的爆炸试验，消耗的无烟炸药，他在记录上写为狩猎消耗了。厚夫再老实也不会把违法爆炸试验全盘托出。而且，他被怀疑这一次已经十分不愉快了。当时刑事警察的样子，至今想起来还恶心。他们在假笑背后隐藏着轻蔑，信任后面隐藏着怀疑。

这一阵子，爆炸事件层出不穷。去年2月，羽田机场卫生间爆炸。3月，东京车站绿色窗口<sup>①</sup>附近爆炸。4月，新干线火车上发现图书式定时炸弹。7月，房总西线发生爆炸。今年6月，横须贺线爆炸事件使这一连串的事件当中被害人数推上了最高峰。为此，进行了大范围搜查，厚夫只不过是受到一点牵连。而且……

---

① 绿色窗口发售新干线快车票。

差3分7点，厚夫走出公寓。当他走下铁板楼梯时，望了望阴沉沉的天空，犹豫了一下是否要带雨伞。虽然天气预报说今天至明天天气变坏，但是并没说下雨。最后，他决定相信天气预报。

附近是新建的住宅区，杂树林和田地都处于即将消逝的境地，但仍然残留着可怜的形象，给人们一点儿田园风光。不过，枯叶摇曳，已经一派秋景了。隔着田地，可以望见窗上装着铁栅的精神病院阴郁的楼房。护士们正在打发病人们到院子里活动。天气并不大冷，他们却穿得臃肿，令人联想到太空人。他们不象在走路，反倒象是站在地面上移动，他们用奇特的步伐在院子里踟蹰。护士把最后一名病人连拉带拽地弄出来之后，把病房的门锁上了。卡地一声，虽然声音很小，但却那样清晰。

厚夫忽然怀疑他的枪柜是否上了锁。如果按照他的习惯，肯定已经上了锁。那个枪柜里除了装着枪和弹药之外，还藏着现金和银行存折，他一向都注意精心锁住的。假如在往常，他的头脑里会有清楚的记忆，告诉他的确已经锁上。但是，今早却精神恍惚，记忆不能给他提供已经加锁的自信。

厚夫的额上沁出汗珠，他停下脚步。

7点零8分，在神社前搭上巴士可以提前到达，搭下一班7点22分的巴士，就可能迟到。现在已经7点零2分了。返回家里再回来赶巴士就很紧张了。

“肯定是锁好了的。”

厚夫象念咒似地说给自己听。这一来，反而放心不下，他被这股不安的风刮着，向公寓跑回去。

锁子锁得好好的，枪柜里面装现金和弹药的小抽屉也锁得好好的。他又重新插进钥匙，仔细地旋转着，加深记忆，以免再忘，这才放下心来。接着，他又检点了一下煤气罐的阀门、窗上的插销。最后，他小心翼翼地把门锁上。

跑步，不停息地跑步。全力以赴地跑到巴士停车站需要5分钟，这要靠他日常锻炼的体力。但是，今天却不能得心应手了。疲乏和睡眠不足使他两腿沉重，关节涩滞。他没赶上那班车。望着去远了的巴士的后影，气喘、头痛、虚汗，厚夫痛苦地呻吟着。

简直就象管路堵塞一样，厚夫今天上班到处遇阻。赶到电车站，有一班车刚刚发走，下一班电车又因为道岔出故障而晚点。当他在御茶水车站下车时，已经过了8点半。他匆匆忙忙跑上楼梯，在出口处绊了一跤，摔得有一会儿不能动弹。当他汗流浹背地赶到厂里时，已经迟到了10分钟。布川正在主持早会。

“你迟到可真稀罕呢。”

“电车出了故障，来晚了。”

“今天可要忙啦，必须把它修好。”

布川用下颌指了一下旁边的一辆车。引擎脱离了底座，车顶已经压扁了。虽然车体坏得一塌糊涂，但是引擎没坏，梁架也保持着原来的形状。

“不是事故车吧。”厚夫看了看车底盘说。“是恶作剧么？”

“嗯，差不多。”布川点了点头。“那车是被学生们砸坏的。昨天，学生们和机动队在这附近发生冲突，推倒汽车当路障了。”

“好厉害！”

“不过，对于我们来说，也许是很好的财源呢。还有4台，也是同样被砸的，包给咱们修理了。你开救援车去拖回来吧。”

分配完毕，工人各就岗位。厚夫和勇吉驾驶救援车开赴现场。当厚夫去社长室取车钥匙时，只有藤山君子一个人。她那丰满的胸部总是吸引着他的视线，君子似乎也感觉到了那视线，仿佛受到别人的爱抚，扭过身去，没规矩。

“昨天，你见到园子了吧。”

“……”

“说我的坏话了吧。”

“没说你坏话。”厚夫说。

“你看，还是和园子见面了啊。”藤山君子拍着手笑起来。“你们既然见面，园子当然要说我的坏话。可是，阵内的事查清了么？”

“查什么？”

“那桩盗窃案啊。社长不是告诉你阵内值得怀疑嘛？”

听那口气，简直是她指使布川一郎侦查罪犯了。她的态度使厚夫十分不快，因为他以为布川只对他悄悄透露内情的。

“勇吉没干那种事，他是清白的。”

“哟，你倒满有把握嘛。”君子的眼角上依然挂着笑纹。虽然她那适度的笑和表面的坦诚能迷惑人。但是，她的笑容里总是带着讽刺和嘲弄的影子。

“我了解他。他还是孩子时我就了解他。”

“你不要袒护他吧。阵内勇吉可是有前科的。”

“什么？”厚夫猛然一惊，差一点儿叫起来。如果他忍不住问她“你怎么知道的”，就坠入君子的圈套了。

“我早就知道，向罗臼调查过。调查新来的人员的经历，是理所当然的呀。少年院的情况我也知道。”

“……”

厚夫惊呆了。既然如此，当然布川也知道勇吉的过去了。布川对那些事绝口不提，一直对厚夫表示信任，原来是在欺骗他。

既然查明了勇吉的过去，当然对厚夫的过去也调查清楚了。他来布川汽车厂就职时的履历完全是伪造的。他把在狱中的那段时间写成在监狱所在的城市，在神户、浦和、东京等地送货或是汽车修配厂干活儿。虽然厚夫谨慎地填写了确实存在的企业的名字，但是，只要打一个电话，谎言就揭穿了。

更引起他怀疑的是君子的前任金原园子，这个人特别爱揭短。

一个能够跟踪别人到箱根的女人，不可能对厂里职工的过去不感兴趣。园子的亲切的态度也是欺骗么？如果调查勇吉并非君子的主意，而是布川的命令，那么，对于厚夫……

“你想得过于严重了，额头上都起绉纹了。”君子笑道。

“你说调查过勇吉，是你的主意么？”

“嗯，”君子略加思索，回答道：“当然是社长的命令喽。社长是非常细心的，什么都要彻底调查。他是个调查迷。”

“是啦，社长果然是个调查迷。”

厚夫自言自语地说道。他瞥了一眼书架和铁制的档案柜，收集来的许许多多的资料，经过整理，都保存在那里。例如：战后日本生产的各种汽车的样本，按不同企业、不同年代、型号，分别存档。这一收藏，在同业当中有点名气，就连制造厂家也来借阅。有关他爱好的钓鱼和狩猎的书籍也很多，尤其是对于北海道、札幌、根室和钏路等地的地方出版物也精心收藏。虽然有些收藏家只满足于收集而不阅读，布川却全部仔细阅读。也就是说，他是为了调查而收集，这就是他成为调查迷的原因。

厚夫心想，每一个职工的履历和调查结果，一定也制成档案藏在那里。他好似清清楚楚地看见布川正在阅读点滴不漏地写满了他的历史的资料。这太可怕了。……他产生了一个怀疑，横须贺铁路爆炸事件发生之后，刑事警察前来调查，难道不是布川告密的么？与其说因为他是持枪者而怀疑，毋宁说是因为他有前科才受到怀疑吧。厚夫再次庆幸不曾把他在北海道搞爆炸试验的事告诉布川。

“噢，”布川打招呼走进来。厚夫故意把救援车的钥匙亮给他看，走了出去。布川也跟了出去。

“等一等。你的脸色不大好呢。”

“嗯，昨天有点喝多了。宿醉。”

“这可太稀罕了。”

布川擦了擦秃头上的汗。厚夫看着他那圆圆的脑袋，瓜子儿眉毛，想起了今天早上做的那个怪梦。一想到曾在梦里残杀他，厚夫更加惶惑了。还有更奇怪的事，布川的右胸部有一块黑色污迹，正好是厚夫在梦里刺中的地方。这块令人讨厌的污迹他在两三天前就发现了，也许是因为有这个记忆，才在梦中刺中那里吧。

“阵内没干那种事。他的确没干。我昨天查过了。”

“是么？既然你这样说，那就不会错了。”

布川拍了拍厚夫的肩膀，表示信任。

“友山的钱包很可能是他掉在什么地方了，他平常就大大咧咧……还有，收录机是阵内用自己的存款买的。”

“很好。”布川连连表示同意。“这件事也就不必再提了。”

“警察那里要报案么？”

“那样一来，厂里的人要受到怀疑，气氛也就不好了。反正钱数不大，看情况发展吧。”

布川大模大样地晃了晃他的肚子。但是，厚夫知道他只不过是在装蒜，即使丢一个一百圆的硬币，他也要搅得四邻不安执意要找到，那才是布川的性格。

“对啦，”厚夫忽然改变了话题。“我妹妹来信说，在风莲川钓到了大鱼。”

“噤。”布川瞪大眼睛，眼光里充满了好奇。

“那条鱼有1米23厘米长，21公斤重呢。”

“那可大得出奇了。七、八年前，北海道报纸上登过1米15厘米长的。”

“十年不遇的大鱼呀。钓上来的是一位家庭主妇，平生初次钓鱼。”

“是呀，他妈的，头一遭的交好运嘛。我钓了十年伊富鱼也没



有钓着。真想钓上一回呢。她倒是怎么钓上来的呀，用的是什么鱼饵？”

“是假饵。她正在练习抛假饵，没想到咬了钩。”

“我想看看那假饵，什么颜色的？”

“大概是阵内虎吉做向导的，他知道。很可能用了他的假饵，下次也用他的假饵，在风莲川钓一回吧。”

“那当然了。我一定要试一试。”

厚夫看见布川高兴得象发动起来的汽车似地浑身乱颤。他微微点一下头，往救援车那里走去。勇吉已坐在助手的位置上等他，头上贴着创伤膏。

“那是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摔了一下。”

“你还会摔倒？”

厚夫的语气里含着讥讽，但勇吉并没介意。

厚夫皱着眉头问道：

“昨天，后来你干什么去了？”

“我在那儿。”

“呆到几点？”

“没呆多久，过一会儿就回去了。”

“是不是你参加武斗了？”

厚夫的话里依然带刺。

“我参加了。”勇吉也露出一丝微笑。“狠狠地揍他们，真好玩。”

“喂，喂，”厚夫好象在思考什么，发动了引擎。“你打了哪一派？”

“弄不清，漆黑一片。”

“这孩子，那很危险啊。啊，想起来了，你母亲给我写信来了。她埋怨你懒于写信呢。偶而给她写一张明信片也好嘛。”

“……”

“你听着么？”

“我听着哪。可是，我无事可写呀。”

这次厚夫沉默了。说无事可写，倒也算一个理由，都市里的生活就是被工作驱赶着，下班就回到窝里去，重复着单调的生活。不象农村生活那样四季多变、富有色彩。其实，厚夫也很少给妹妹写信。

救援车开到私立大学正门前的马路上，七辆汽车象从玩具盒里倒出来似地东一个西一个地搁在那里。其中有三辆横卧着，已经烧焦。交通断绝，出动了大批警察，警车的红灯一闪一灭。

“事态很严重啦。”厚夫嘟囔着。马路上撒满了铺路的碎石块，无法前进。那大概是学生们抛掷的石块。厚夫走下车，一位上了年纪的商店老板似的人走了过来，他说他已在那里等了一会儿。他带领厚夫走到被破坏的车前，那是一辆漆着鲜果店字号的小型货车，车槽已经扭曲，驾驶室玻璃也碎了。

“刚刚办完警察方面的事故调查……你看，这车能修好么？”

厚夫让勇吉协助他，验看了那车。引擎发动不起来了，但是引擎和冷却、润滑系统都没有损坏。动力传动系统的离合器外罩砸瘪了，接口处漏油，零件必须全部更换了。

“到厂里才能检查清楚，不过，引擎和底盘以及车轴都没问题，有把握修好。”

“费用很大吧。”

“可以提取保险金嘛。”

厚夫不失专家风度，沉稳地回答道。

救援车把那辆坏车的前部吊起，那位车主忽然发起牢骚。他长年和学生打交道做生意，不曾想遇上这样的暴行。没有了车子，就不能去市场进货，买卖也就完了。那些假革命，只会欺负老实

人。这种激进派杀了才好。

“是呀，”厚夫一边向前开车一边说。“车子挨砸可不行，万一闯进我们的停车场，那可糟了。”

“你们早晚会被人家闯进来的。”勇吉说。“他们打算把这一带划为解放区呢。”

“解放区？”

“他们会在大马路上放路障，封锁起来实行占领。”

“那怎么能做到啊。”

“能做到。我看了他们的解放区占领计划，当真要干的了。”

“那样的行动警察不会允许的。”

“不行，警察是后手<sup>①</sup>里的后手了。这辆车不是也被砸了么。”

“那固然是。不过……”

“必须自卫。组成布川汽车厂自卫队，保卫车间和停车场。”

“那是不可能的。首先，没有那种必要。”

“……”

厚夫斜眼看了一下勇吉，他正耸着宽大的肩膀，用狐狸一般的眼光注视着厚夫。

回到厂里，立刻又奔赴别的地方，运回了两辆砸坏的车。这是最忙的一天，午饭和晚饭都由厂里叫来，布川亲自临阵指挥，全厂忙得团团转，直到晚上9点，才算干完了活儿。

---

① 围棋的后着。意为非常被动。

## 第二章 雨

星期天早晨，厚夫邀勇吉去后乐园溜冰场。他们在开场前就来了，虽然每逢假日冰场就很拥挤，但因为他们来得早，所以还不见别的人来。

淡蓝色冰面上，仍然低低地弥漫着一层乳白色的雾气。象今早这样阴天，空气潮湿，换气设备尚未打开之前，就会产生这种现象。然而，厚夫很喜欢冲开那雾气在冰场上溜冰，心情特别舒畅。

勇吉租了速滑冰刀，迅速地在冰场上滑行，他立刻淹没在雾气里了。一会儿，他从对面跑来，象一颗黑色的子弹，嗖地一声从面前掠过。那技巧果然不愧为中学时期北海道根室市的冠军。绕场滑行三周之后，脚下激起一片飞雪，他在厚夫面前骤然停止了。

“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这冰又光又亮，而且没有风，滑起来太舒服了。”

“毕竟和室外冰场不同啊。”

“这种不同才是它的优点啊。”

勇吉又箭似地滑出去，不见了。

厚夫穿上花样冰刀，一步就滑到冰场中央。当他开始滑行的一瞬间，他就脱离了方才缠绕他的尘世烦恼，进入另一个世界了。这种突然的转换，使厚夫得到一种快感，妙不可言。

如果进一步分析，那就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觉。走路时靠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地移动，但是，滑冰时就把身子全托给冰面了。而且，那冰面完全是平坦的，一点儿也不受重力的牵制，

因此，滑冰能产生小鸟在空中展翅飞翔的感觉。

冰面是那样平坦和洁净。滑雪同样也是滑行运动，但是雪面起伏跌宕，富于变化；而冰面却没有变化。溜冰的人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只要你一踏上冰场，以后的一切动作，靠你自己去创造，靠你去自己控制了。每当掌握了更多的溜冰技巧时，就感受到扩大了自由的喜悦。

厚夫陶醉在飞翔与自由的世界里，他首先滑了一个8字。国际滑冰协会规定的花样溜冰的规定动作共有69种，这个8字是其中的一种，滑出以本人3倍身高为直径的两个圆，正好是8字。综合采用了冰刀的里刃、外刃、前进、后退等4个动作。

有人以为简单地滑一个圆圈儿就行了，但是相当难滑。或者滑成椭圆，或者回不到原位，轨迹划乱了。初学的人刚滑上几次，紊乱不堪的轨迹就把冰面弄得很难看了。已经练习了4年的厚夫，8字滑得相当美，但是仍然达不到运动员那样不论滑多少次也只不过偏差一两厘米的水平。

当他练了一阵8字之后，冰场里滑冰的人已经多起来了。有一位技巧出众、令人瞩目的人，她就是池端和香子。

和香子从冰场边上开始加速助跑，来到中央，一个跳跃，一周半旋转，倒滑。这个动作叫做前外一周半跳。她在助跑途中，向厚夫微笑致意。然后，她又试滑前外两周半跳，失败了，摔了个屁股墩儿。她立刻爬起，拂去短裙上的冰渣，向厚夫滑来。她呼吸急促，胸部一起一伏，“早安”，向厚夫打招呼。

“教练还没来么？”

“嗯。不知出了什么事。”

和香子看了一下挂钟，9点12分了。9点至9点半是和香子上课，9点半至10点是厚夫上课。教练迟到了。

“您带来的那人是谁？”

和香子问道。

“你看见了？那是我外甥，我妹妹的孩子。”

“滑得真棒，简直象运动员。”

和香子注视着正在准确的换道转弯的勇吉。

“嗯，上中学的时候，他是选手。不过，在室内冰场还是初次呢。”

场里已经开始换气，冰上的雾气消失了。勇吉在晶明如镜的冰面上飞驰。场上有两三个穿速滑刀或冰球刀的人也在飞驰，但是，勇吉的速度超群，一会儿就超越了他们。

“我前天去 T 大学了。从傍晚到深夜，发生武斗不是么，我去看了。”

“你真好事！”

“不，我正看电视，是我外甥说去看看吧，把我拉去的。不过，现在的学生那么野蛮，真令我吃惊了。您是私立大学的，当然和国立大学那些人不同了。”

“那也不一定啊。”

和香子神秘地微笑着，闭口不谈了。

“您不会是激进派吧。”

“……”

和香子的微笑消失了，她面对面地盯着厚夫。

“啊，很抱歉，我失言了。”

和香子摇摇头，更加死盯盯地注视着厚夫。

“我讨厌激进派这个词儿。报纸上把学生分类为激进派、全共斗派、代代木派等等，全是胡说。现实的情况是更为复杂的，他们很温情，很有人情味的。”

“抱歉得很。对于大学里的事我是一无所知的。只不过是去看热闹。不过，我很想知道青年们为什么要那样闹事。”

“你了解闹事的原因又打算怎样？”

和香子眨了眨她那圆圆的眼睛。她有个毛病，一旦和对方谈起来，就目不转睛地盯住人家，好象瞪人。

“不过……”

厚夫避开她的目光，望着少女短裙下露出的轮廓优美的双腿。在他的视线的边缘上，勇吉的影子穿越冰场一闪而过。

“也就是说，他们打算毁掉某种东西吧。为什么要毁掉呢？”

“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毁坏不了的。但是，稍稍一乱，好象就坏了，所以，大家也决心干了。”

“就是说，你们认为能够毁掉……。太天真了！”

厚夫发现自己的话中有刺，吃了一惊。

“天真？”

“是的。”厚夫注意不在自己的语言当中带刺。“这个世界是建造得非常坚固的，尽管人们说上次战争把一切都毁掉了，但是，即使经过那次战争，这个社会的结构也丝毫没有破坏。战争中有的，大部分在战后都存在着。工厂、大学、监狱……”

“监狱？”

和香子移一下脚，好象在躲避狗屎。

“觉得奇怪么？的确，在任何社会里，发生战争也罢，革命也罢，不论发生任何变化，监狱总是消灭不了。”

“因为任何时候都有犯罪的人么？”

“是的。更确切地说，因为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犯人，所以犯人永远不会灭绝。”

“雪森先生也能成为犯人？”

“嗯，会的。”

“太可怕了。”和香子缩了缩脖子。“不过，很开心。”

“哟，我为什么说这些离奇的话呀。”

厚夫也模仿她的样子，缩了缩脖子。

在冰上站着聊天，寒气袭人，有点儿受不住。厚夫交叉着双臂，用手摩擦，和香子也模仿着。这时，身穿厚厚的滑雪衫的教练出现在冰场了。和香子如同被橡皮筋牵引着似地立刻滑过去，向老师点头问候。

勇吉走过来了，他好象等待着和香子离开。红润的面庞，汗珠闪光。额头上的创伤膏愈发显眼。

“我要回去了。”

“想回去么？”

“已经拥挤得没法儿滑了。”

冰场里划了一条椭圆形的黄线，椭圆的外侧是速滑环行线，内侧是花样溜冰区。现在内侧虽然还空着，外侧却增多了扶栏杆的人和蹒跚学步的初学者。穿冰球刀的年轻人在他们中间钻来钻去。

“可是，那女人是谁？”

要离开时，勇吉头也不回地问道。

“大学生。”

“嘿，”勇吉转过脸来看了看正在上课的和香子，她正做出一个漂亮的前外两周半跳。

“滑得相当好吧。”

“我最讨厌那种人！”

“为什么？”

“装腔作势的。”

这时，一个穿冰球刀的青年全速滑过来了，勇吉一耸肩膀，在那人的眼前横穿过去，那青年大吃一惊，叫了一声。勇吉斜视着，跳出场外。那青年红头涨脸地追赶勇吉，厚夫也跟过去。

“你的动作太危险了。”

那青年拦住勇吉的去路，威吓着。那是个彪形大汉，比勇吉



高出20厘米，厚夫对这人很眼熟，他是一名穿冰球鞋的暴走族<sup>①</sup>，穿着花哨的毛线衣，夹克衫缠在腰间，故意在女孩子面前横冲直闯，吓唬人取乐。有时他还故意站在练花样溜冰的人们当中，妨碍他们。有一次，厚夫正在练习后退圆周，他站在圆上撞人，反说，“你留神些！”

“什么危险？”

勇吉淡淡地问。

“什么？你冲到别人面前，差一点儿撞上。”

“不是没撞上么？我早就计算好你那慢腾腾的速度了，保证撞不上才冲过来的。”

“你说谁慢腾腾？不说清楚可不饶你。”

那青年紧握拳头，二目圆睁。

巡视冰场的两名纠察走过来，滑冰的人们也围拢过来。

“反正我没撞着你！”勇吉忽然大吼起来。唱军歌锻炼出来的嗓音那么宏亮，青年吓了一跳。

“可是，很危险嘛。”

听他的语气似乎缺乏自信了。

“那么，好，我来说一说。”勇吉好象要演讲一般，环视一下人群，点点头。“你那叫什么滑冰，故意冲到别人面前，吓得女人乱叫，难道那就不危险？是啦，也许因为你的技艺高深才不危险吧。其实，只不过是比你技巧更高的我，干了和你同样的事情罢了，不应该认为有什么危险吧。”

勇吉向前踏一步，青年立刻后退一步。这时，那青年才发现勇吉额头上的创伤膏是打架的痕迹，臂上的肌肉隆起，粗壮的身子显得浑身有力。而他自己徒然长了个大个子，却软弱无力，如

---

<sup>①</sup> 暴走族原指驾摩托车高速行驶的青年。

果打起架来，不是勇吉的对手。

“他妈的，你等着瞧吧。”

青年说了一句，就逃到冰上去了。

厚夫在更衣室追上勇吉。

“你要当心，那些人会报复的。”

“我再也不来了。这室内冰场不合我的意。既没有风，又拥挤，而且还播放那些软绵绵的流行歌。”

勇吉退还了冰鞋，大摇大摆地走出去了。

厚夫回到冰场中央，继续练习。

滑完8字，该练3字形转体了。那是在滑圆圈时加一个3字形的图形。也是外刃、里刃、前进、后退四种动作的综合练习。

厚夫缓缓地划出图形，心中琢磨勇吉的话。一点也不错，这室内冰场和野外冰场情趣完全不同。用墙壁和天棚隔绝外面的空气，用电力结冰，用冰上清扫机把冰磨得晶莹如镜，而且灯光辉煌，这冰场，可以说处处都是人工造成的。然而，如果来到根室市营滑冰场，那是山坡下的池塘天然结冻而成的，完全暴露在风雪之中，任凭俄霍茨克海的寒风和飞雪吹打，溜冰时那雪就象无数的针芒刺痛面颊。

在根室，悠缓的花样溜冰是不可能的，只有冒着风雪疾驰的速滑才对路。事实上，不论小学、中学，学生们学的都是象勇吉那样的速滑。九年前，回到根室的厚夫，也是由速滑开始的。但到东京一看，令人感到室内冰场似乎只适合花样溜冰这种柔和的运动。因此，四年前，他决心改学花样溜冰，每周接受一次教练的个别指导。

与池端和香子就是在那时相逢的。和香子和几名女友来到冰场，她们都是蹒跚学步的初学者，和香子呼唤厚夫教她滑冰。厚夫教她向前滑行之后，和香子就能一个人滑行了。厚夫对她说，如

果你想认真学，最好从学步就接受教练的指导。她请厚夫代她介绍教练。于是，他们就由同一位教练指导了。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和香子飞快地进步，现在已能滑复杂的图形和跳跃了。与之相反，厚夫只能滑简单的图形，而且根本不会跳跃。一方面他认为这是年龄的限制，同时他用射击来衡量自己，也许是才能在起着不可思议的作用吧，他并不因此而嫉妒她，他没有在滑冰上超越别人的野心，能够在飞翔和自由当中得到欢快，就已经满足了。

现在，和香子正在练后内结环一周跳。右脚倒滑，凌空两周旋转，然后左脚着地。修长的腿，划出美丽的弧形。但是，还不够稳，大腿有些摆动。教练正在给她纠正动作。厚夫自己练习。

轮到厚夫上课了。教练三十岁出头，是个比厚夫小二十岁的年轻人。但他在全国得过冠军，教练有方也是有定评的。厚夫按照教练的指教，开始滑圆圈。规定动作练完之后，练自由技巧，练旋转。

他将身子猛地向左扭动，于是旋转起来，然后迅速伸出左脚，以左脚为轴心，形成一个漩涡。收拢双臂和右腿，把力量集中在轴心上，加快速度，嗖嗖地发出声响，简直象一支陀螺。处在旋转当中的厚夫，只觉得不是自己旋转，而是整个冰场在以极大的速度移动着。房屋、人物和冰，都变成半透明的物体，闪闪发光，飞驰而过。这奇妙的景象，地面上是根本无法领会的。

要想停止旋转，只要把右脚猛然后撤就行了。刚开始练时，在这种情况下总感到目眩，最近已经习惯了，只要停下一会儿，一切都恢复常态了。

教练矫正他的姿势，让他反复做几次旋转，不知不觉 30 分钟时间已经过去。这时再环顾四周，冰场里已拥挤不堪了。冰场中央，小学生团体练习，小姑娘们不停地跳跃，旋转；一队队运动员挤在一起练习滑图形。环形跑道上更为拥挤，人们几乎是在冰

上见缝插针地前进了。所有的冰面都被弄坏了，已经不适合巧妙地运用冰刀的花样溜冰了。厚夫打算离去，他走出冰场。

更衣室里，一对男女在长凳上窃窃私语。从那女人的后影，看得出是和香子；那男青年没穿冰鞋，一见厚夫立刻沉默起来，只说一句“那么，你仔细想想吧。”就走开了。

那青年矮个子，很瘦，长长的头发下面露出一双三角眼睛，给人以流氓瘪三的印象。和香子疲倦地弯着腰坐在那里。

“喏，”厚夫对她打招，她吃惊地回头。

“人太多了，我要回去了。”

厚夫打开按月租用的衣柜，脱下冰鞋。和香子呆呆地坐在那里出神。

“刚才那人是谁？”

“啊，”她这才看厚夫一眼。“我的朋友，T大的学生。”

“T大的学生么？好象不是来滑冰呢。”

“我也要回去了。”和香子站起来，打开自己的衣柜，忽然又说道：“雪森先生，不去喝咖啡？”

“好啊。”雪森表示同意。虽然他有机会和滑冰的朋友相伴去餐馆、参加舞会或者去咖啡店，但从未与和香子单独出去过，况且由女方邀请，他非常开心。

厚夫想去冰场附设的吃茶店，和香子讨厌那里人多。于是，他们在水道桥<sup>①</sup>附近走进一座大楼下面的地下咖啡店。

“说老实话，我想求你带我去新宿。<sup>②</sup>”

和香子单刀直入地说。

“新宿？”厚夫吃了一惊。“那是为了什么？”

---

① 水道桥是东京市文京区的交通要道。

② 新宿是东京的闹市区。

“您知道明天是国际反战日吧。”

“好象报上登过，不过，我没仔细看。大概是警视厅总监说过，学生可能闹事，市民不要到新宿一带去。”

“看来，你看得很仔细。是的，明天新宿要燃烧了。”

“燃烧？烧什么？”

“青春啊，我们的。”

“你们的？”

“准确的说，就是我们当中除去我的我们的。”

“我明白了。刚才那位T大的长发君就是去新宿的，他约你去，你犹豫不决，拒绝了。但是，你仍想去看看，是么？”

和香子罕见地垂下目光。一会儿，好象蔫萎的花瓣忽然又开放了似地睁开一双秀目，对厚夫说道：

“喏，带我去新宿吧。”

“我懂了。可以带你去。不过，我有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求别的朋友，偏偏求我呢？”

“必须说么？”

“不说也行，不过，说给我听我会感到高兴的。”

“我说了你会生气的。”

“我不生气，你说吧。”

“因为你带我去安全。”

“哼。”厚夫叹了一口气。

“生气了么？”

“也生气也不生气。被你看作安全的男人，我很荣幸呢。不过，到底是不是一个安全的男人，我本人可没有自信。”

“啊，那样理解。当然，那样理解也可以。不过，我说的不是那种安全。因为我和同学们走在一起反而危险。雪森先生象我的父亲，父亲带女儿一起走才最安全。”

“什么？”

“生气了。”

“不，我高兴。我的年龄的确和你的父亲相仿了。作你的父亲是光荣的呀。”

“雪森先生多大了？”

“四十九。你多大？”

“二十四。我老了吧。”

“胡说。你不过象我女儿一样大小。”

“因为辍学过两次，再当学生，年纪就太大了。”

“年轻，多美好啊。”

“父亲，我可以吸烟么？”

“请便吧。”

和香子打开红色手提包，取出纸烟和打火机。纤细白嫩的手指夹着香烟，厚夫为她点火。

“雪森先生不吸烟么？”

“九年半以前戒掉了。”

“为什么是九年半？”和香子诧异地问。

“为什么要问。”

“因为九年半这个时间又不是个整数儿。”

“那是因为我从前是个烟瘾很大的烟鬼，戒几次烟都失败了，直到九年半之前才成功。后来，为了告诫自己，我就数着戒烟的天数。准确地说，已经戒了九年七个月15天了。”

“真了不起。”和香子把一口烟喷在桌面上，摇着头说。“雪森先生太严于律己了。”

“没有的事。”厚夫苦笑道。“因为我意志薄弱，所以才拼命用数数儿来给自己念紧箍咒呢。”

“紧箍咒……”和香子笑了，穿牛仔裤的两腿吧哒吧哒地蹀

地。这样的少女的动作，在厚夫眼中异常新鲜。

“总而言之，明天，我这位安全的男人就来保护你吧。不过，白天我要去上班……”

“晚上就行。反正，要到晚上才燃烧。”

“晚上燃烧么……，那，5点半在这儿见面好么？”

“好呀。太感谢您了。还有，您不必请我吃什么东西，就在街上到处走走就行。”

“就按您的吩咐去办吧。卫兵对于队长的命令只有绝对服从。不过，我有一点儿担心，我和你走在一起，被别人看见不要紧么？比如说那位长发君。”

“啊，他呀！”和香子吐了吐舌头，舔舔嘴唇，好象刚刚接过吻。

“他是你的情人么？”

“……”她严肃起来。厚夫后悔失言了。他急忙说：“你大概厌恶情人这个字眼吧，对不起，看你现在的脸色就知道了，和提到激进派时的脸色一样。”

和香子笑起来。她笑得前仰后合，甚至抽搐，眼里充满泪水。

厚夫困惑不解地望着她，他感到咖啡店里的目光象撒网似地向这边集中过来。

“对不起，”和香子好不容易才止住笑。“一有人准确地说中了我的心事，我就止不住要笑。雪森先生好象懂得读心术呢。他是我的男朋友，也有肉体关系，不过，不是情人。我厌恶情人这个字眼。”

“是么……”那少女喷出的烟雾刺激了他的眼睛，他眨眨眼说道：“年轻人自由，真好啊。”

“雪森先生太和蔼了，你是个招人喜欢的人。”

“哼……，肚子饿了吧，已经中午了。一起去吃饭好么？”

“不，今天失陪了。”

和香子站起身，向厚夫打个招呼就走了。

小雨下下停停，略有寒意的夜晚，人群在新宿东口车站前广场上挤得水泄不通。大多数人是来看热闹的，他们盼望出现点什么有趣的事，但又希望自己得到安全。

戴盔帽的学生列队吹着哨子，高喊口号，冲过人群前进。车站大楼的广播发出号召，“请不要停留”，“请赶快回家”，但是人们动也不动，反而越聚越多，到处都是“别挤了”的怒骂声和叫苦声。

厚夫与和香子被人流拥到大楼的石柱旁，厚夫看出那里很可能在群众一旦失控的状态下发生危险，于是紧握着她的手向旁一步一步地移动，走进一条胡同。

“不要紧么？”厚夫问道。

“嗯，不要紧。”

这时，闪光灯一亮，照着戴着黑眼镜、蒙着头巾的和香子。车站方向响起迫击炮似的炸裂声，人群骚动。

“手枪响么？”

“不，那是放催泪弹。”

“是学生敲鼓。”

“象炸弹似的。”

雨越下越大了，和香子把风雨衣的雨帽戴上，厚夫把贝蕾帽戴得盖住眉毛。

炸裂的声音临近了，听到了嘶喊声。当他意识到那是催泪弹的发射声时，已看到机动队追赶学生。他拉着她的手向胡同深处跑去。广场立刻陷入混乱，群众象无头苍蝇似地狂奔乱撞。

“出了什么事么？”



“机动队和学生发生冲突了。”

“我想看。”

“那一带危险。象你这样纤弱的女学生，会被挤垮的。往这边走吧。”

他俩走上大街。高架铁路上群集着戴盔帽的人，他们取下路基上的石块，掷向下面的机动队。机动队大量发射催泪弹，用水龙喷射。一颗正冒着烟的催泪弹袭来，毒气刺激眼睛疼痛，厚夫匆忙测了风向，把她带到上风头的地方。电杆周围堆着石块，可能是学生们为投掷而准备的，他俩爬上了那石堆。

机动队一步紧一步地向铁路上的盔帽群逼近。显然，手持铝制盾牌、头戴有面罩的盔帽、用棍棒武装起来的专业集团，要比只投掷石块和以钢矛为武器的乌合之众强大得多。偶而投掷的燃烧瓶，那也敌不住水龙喷射和催泪弹。

“胜负已成定局了。”厚夫说。

“还不一定吧。”和香子说道。

“再过一个钟头就完了。那时，学生们会分散开，展开游击战。当然，你也会看到这一步的。肚子饿了吧。”

“你说对了。肚子都饿瘪了。”和香子笑着说。

在那条黑暗的街道的附近，另有一条街，明亮得如同开幕的舞台。仅隔十几米处的骚乱，一点儿也没影响这里。这里是一条保持着平静的常态和庸俗繁荣的街。弹子房、土风舞、咖啡厅、餐馆、吃茶店鳞次栉比，霓虹灯、音乐、招揽客人和过往行人的吆喝，都一如既往，毫无异样。

“新宿我很少来。”厚夫辩解道。

“啊，我知道一家好饭店。”和香子在前面领路。他俩来到花园神社后边，那一带有不少小饭店。

“哟，这里不是从前的‘蓝线地区’<sup>①</sup>么？”厚夫说道。

“现在改称黄金街了。”和香子说。

战后不久，他曾来过这里一家妓院，那里依旧保持着昔日的风貌，只是门面已换成酒吧的名称了。不过，这一带的情景和二十年前相比，变化并不大。他的鼻翼抽动着，似乎在嗅过去的气息。

和香子带领厚夫推开一家酒吧的木门，那里边十分狭窄，只有一条酒台。客满。女老板在台子里边打招呼，说了一声“哟，您来了，真不巧。不过，里边空着呢。”

“里边去好么？”和香子把厚夫介绍给女老板：“这位是我高中时的老师，雪森先生。”

“啊，雪森先生，欢迎您来。”女老板恭恭敬敬地垂头施礼。

里边是一个两叠的房间，三面墙壁全被餐具架子所占据，刚刚能够坐下两个人。

“你在这儿等着，老师，我去给你拿点儿什么来。”和香子说罢，就走到酒台子后边去干活儿了。别的客人她似乎也有认识的，不悻地应酬着，协助女老板工作。

一会儿，她拿来一瓶威士忌、冰块、肉芽、烩豆腐和鱼冻等，他俩举起加冰威士忌干杯。

“你常来这家店么？”

“我在这儿打过零工。现在没有该尔<sup>②</sup>时也来打零工。”

“老师可没看出来呢。”

“雪森先生很象学校里的老师。不过，您真的干什么工作？”

他曾说过他在会社里当职员，并没说是汽车修配工人。

---

① 由警察用蓝线划定的无照妓女活动区。

② Geld，德语，钱。

“有关汽车方面的工作。”

“啊，汽车会社。”和香子好似已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她忽然靠在墙上说道：

“今天，我失望了。真的失望了。”

“什么事使你失望？”

“那根本不是革命。向警官投掷石块，扔燃烧瓶，挥舞大棒，并不能摧毁这个世界。毁坏的只不过是车站前极小的一部分，就连车站大楼和站前广场也纹丝未动。现在，你看，从靖国大街到这一带，这个黄金街也完整无缺嘛……”

和香子这番急切的讲话，厚夫既觉得稀罕，又觉得可爱。

“你说不是么？”和香子继续说，“那不是给人家瞧热闹么？招徕观众，登台表演，那不是革命。雪森先生怎样看？”

“从一开始，我就是这样的意见啊。”

厚夫说道。

“应该更认真地干呀。”

“认真地……”

“既然要革命，就应该好好武装起来。如果不准备好枪、反坦克炮、大炮、坦克，不认真地把反动分子彻底消灭，那就妄费心机。”

“那，固然有道理，不过……”

厚夫从那少女口中听到如此勇敢的话，有些不知所措了。

“不那样干，这个世界就毁灭不了。它不毁灭，就没有希望……”

“这一点我并不明白。”厚夫模仿对方的样子，从正面凝视对方圆圆的大眼睛。但是，那就象瞪眼比赛似地怪难为情，他立刻避开目光，发了一句牢骚，“你为什么那样渴望毁灭这个世界呀？”

“你觉得奇怪吧。”她也牢骚起来，“为什么要毁掉它，是下一

步考虑的问题，而首先产生的是想毁掉它的愿望。虽然有许许多多的理由，但都是假的，江青、格瓦拉、世界同时革命、直接民主，都带有虚伪性。”

“你这样说，也是赶时髦吧。”他认真地说。

战后，有一个时期，人们疯狂地崇拜斯大林，谁也要炫耀几句，但到后来便无声无息了。现在，在年轻人当中，毛泽东、江青、格瓦拉代替了斯大林的位置，使他们倾倒；但是，人们却感觉到这也不过是赶时髦而已。

“昨天，雪森先生说过，在任何社会里都消灭不了监狱，是吗？”

“我说过。”

“您的话在我的头脑里萦绕着。后来，我讲给他、长发君听，他姓守屋，他立刻发生了兴趣。他现在正在新宿车站闹事，他可能遭到逮捕，也许已经被捕了。”

“你在担心吧。”

“我才不在乎。他呀，被捕过一次了。不过，由于证据不足而释放了。他觉得遗憾呢。”

“为什么？”

“因为他很想去看看监狱。了解一下那里到底是什么样子。”

“是个无聊的地方啊，监狱。”

“你说说，监狱里是什么样子？”

厚夫觉察到自己失言了。但是，他并不惊慌，反而更想回答她的问题。因为和香子那么天真无邪，又那么认真。

“我，从前，在战争当中进过陆军监狱。”

“哎呀，真可怕！”

和香子惊叫起来。她瞠目结舌，咽喉在雪白的牙齿后面柔软地蠕动着。她的惊叫，厚夫觉得她更加可爱，对她简直可以坦诚地奉告一切了。

“我犯了逃亡罪。因为不愿当兵而开小差了。战争当中，在部队里干这种事，你想结果会怎样？”

“枪毙！”

和香子说罢，自己也被这两个字吓了一跳。

“不是，判处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在军法会议上宣判的，说我由于缺乏军人精神而造成犯罪。”

“陆军监狱是啥样子？”

“是这样。”

厚夫思忖着怎样讲，讲到什么程度。对根本不了解军队的现代青年讲解军队里的情形，尤其是监狱里的，是很困难的。

“白天被赶到工厂里做工，我是皮革工，制做军人用的子弹皮夹子，手工缝制啊。傍晚，回到牢房面壁静坐。正坐（跪）30分钟，然后盘腿坐30分钟，反复交替，不许动作，就连手也绝对不许乱动。比如说，鼻子发痒，得向看守报告自己的番号。‘12号’，‘做什么’，‘鼻子头发痒’，‘可以’。得到准许，这才能用手去搔搔鼻子。”

和香子聚精会神地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给这样年轻的女孩子讲这些，厚夫又自负，又兴奋。

“上厕所也得获得批准。‘我想去小便’，‘小便完了’，都要报告。绝对不许和身旁的人说话。9点就寝。在地板上裹一条毛毯，虱子咬，跳蚤跳，浑身痒，浑身冷。电灯是长明灯，但是由于疲倦，仍然能睡着。如果睡不好，第二天就只好熬了。讲这些太寒伧了。”

“我爱听这些故事，讲呀。”

“讲到上厕所……，白天在工厂里，不许上厕所，大便小便都不允许。大便要在夜里。如果白天大便，只好拉在裤裆里。”

“天啊……”

“大家都是人啊，免不了白天大便，有时还拉肚子，也得屙在裤子里。哎呀，太脏了。”

“讲得很好……我最爱听这些……”

“陆军监狱里把人管到家了，一点儿人身自由也没有。那里有一种检身制度，就是从工厂回来时，把工作衣脱掉，浑身赤裸，跳过一根棍。”

“棍？”

“铁棍呀。裸身跳过去，看守就能检查你的全身是否藏着东西。还要检查嘴里，在看守面前，裸着身子开步走。”

“……”和香子噘着嘴，沉思着。“喏，雪森先生，你为什么要逃跑？”

“不想当兵了。”

“太好了。那么，你参加反战运动了。”

“反战？”厚夫苦笑了。“我并没有那么勇敢。只不过是懦弱而已。”

“那，也不是任何人都敢于在军队里开小差的吧。你是勇敢的，进陆军监狱是光荣的。”

“不，不，是耻辱，我真感到羞愧。”

“我想问的是，你为什么说，在任何社会里也消灭不了监狱。陆军监狱不是战争一结束就没有了么？”

“我从陆军监狱转到普通监狱去了。而普通监狱在战后依然存在。”

“啊，原来如此！”

和香子深深点头。

“你们谈什么哪？”女老板进来了。“酒台子上有空位置了，请过来吧。这里又狭窄又冷清。”

“走吧。”和香子爽快地站起来。他本想两个人再谈一会儿，但

是，只好跟着她到酒台上去。

去看骚乱回来的人，兴高采烈地讲述着。公共汽车和小汽车被烧，车站站台上的电车被敲碎玻璃，铁路的枕木也在燃烧。群众也和学生汇合在一起到处闹事。机动队的弹压也很严厉，据说逮捕了許多人。酒台子上空了，因为有一半客人去看骚乱了。

“你们不去看么？”女老板问和香子。

“刚才去看了一会儿，不想去了。怪空虚的。”

“和香子又开始伤感了。这孩子，一有点儿事就伤感。”

“真空虚呀。烧毁车子，新车又不断制造出来，烧两三根枕木又有什么用？什么也没摧毁，什么也没改变。”

“你有点儿醉了。”

“醉了。”和香子说。“啊，烧那个吧。”

她走到酒台子后边，用砂锅烧白果。

“老师讲授哪门课程。”女老板问厚夫。

“我……”厚夫嗫嚅了。

“社会学。”和香子替他答道。“雪森老师精通犯罪学和监狱情况呢。”

“那可真有趣儿。那么，对这次骚乱也有研究么？”

“是的。什么战争啦、军队啦，他都很有研究。是不，老师。”

和香子给刚来的客人找出酒瓶<sup>①</sup>，配制加水威士忌。然后又应一位客人的要求，晃着摇混器，配鸡尾酒。她在客人之间似乎很有点儿人缘，许多人和她打招呼。厚夫独自一人，不停地举起酒杯。

终于醉了，睡着了。当他醒来时，听见和香子清脆的笑声。她正和青年们逗笑。她瞥见厚夫在打呵欠。

---

① 小酒店里给常来的顾客保存未喝完的酒，写上名字，随时来随时喝。

“雪森先生，你没事吧。”

“啊，没事。最近，喝一点儿酒就发困。几点了？”

“12点刚过。糟了。电车全部停驶，出租车也你争我夺地雇不到。雪森先生，你家在哪儿？”

“调布，深大寺附近。”

“那么，出租车是不行了。女老板说店里一直开到天明，呆在这儿也行。”

“不，我要回去。”

“等一下，我也回去。”和香子追上他。

街上一如往常，仍然是忘却了时间的喧嚣和杂沓。每一个出租车停车场都排着长队，虽然也有空车驶过，但是任凭你怎么挥手，也不停车。

“这可糟了。”

“喏，肚子饿了。吃汤面去吧。”她说道。

两人向胡同西口的汤面铺走去。人行桥附近满是抛掷的石块，很难行走，催泪瓦斯的烟雾仍然弥漫着，刺激得眼痛。但是，一走进排列着许多低矮的面食店和残留着战后简陋屋棚的胡同，便恢复了平时的热闹。店主人端上热气腾腾的汤面时，叫了一声：

“来啦，这碗给父亲；这碗给小姐。”

这真是对带着少女的厚夫的一个讽刺。他发现和她在一起，别人看着的确有些扎眼。

从面食店出来，和香子说道：

“雪森先生，我回不去了。再去喝点酒吧。过一会儿，出租车也许就有空车了。”

“你家在哪儿？该回去了。”

“不必替别人操心了，关心些你自己吧。”

和香子脚下不稳。



“你喝得太多了。危险！”

厚夫一把抓住打趔趄的和香子的手。他感到抓的是没有骨头的、软绵绵而又纤细的手。他减小了手上的劲儿。刚天黑时牵着她的手时不曾感到的甜美感觉，一下子从手上窜到下腹部去了。

“你家在哪儿？”

“千驮谷。很近，走也能走回去。”

他俩避开仍然在闹事的车站，绕了一个大弯子，来到了明治大街。机动队的装甲车占据了半边马路，在那里盘问过往行人。一位青年警官用炫耀权势而又混杂着好奇的眼光，审视了他俩一会儿，说了一声“请”，放他们通过了。

雨虽暂停了，风却大了起来。她不时被风刮得倒向厚夫，厚夫就象支撑一件怕刮坏的物体似地支撑着她。

厚夫扬起一只手，试试出租车能否停车。果然有一辆出租车停下了。

“先到千驮谷，……然后去调布。”

厚夫说罢，先上了车。

“你告诉他地址。”

厚夫一看和香子，她闭着双目。

“千驮谷的什么地方啊？”

司机问道。因为和香子不回答，厚夫摇醒了她。她睁开眼，打了一个呵欠，眼眶里浮出泪水。她说道：“四丁目。<sup>①</sup>”

从站前拐进小路，走下弯弯曲曲的坡道，不久就到达和香子家了。

很有气派的石门柱，绿荫掩映里有一座两层楼房，门柱上挂着陶制的名牌，上写着：池端恒太郎。

---

① 日本的街道排列顺序。

“下车吧。”厚夫催促和香子，她却嘟囔了一句：“我不下。”

“为什么？”

“我不愿回家。喏，雪森先生，让我住在你家吧。”

“那怎么行。你快下车吧。”

厚夫语气很重。但是，她还是不愿意，两人争执不下。

“到底下不下车？”

司机等得不耐烦了。

“先下车再说吧。”

他把她推下车，他也走下车来。

“这样近就下车，太对不起了。”

厚夫给满脸不悦的司机付了钱。

“不回家怎么行啊。”

厚夫看了看她家，又看了看她。她家里已经熄灯，她脸色很难看。他惊讶地发现，现在的和香子和刚才爽朗地谈笑着的和香子已经判若两人了。

“你带着钥匙吧。”

他望了望那扇坚固的铁门。

“不是那儿。从这里进去。”

和香子说时，从手提包拿出钥匙，伸向砌在围墙上的便门。门开了，刚要走进，她又转身回来了。

“不，我不愿回家。”

“为什么？”

“家里的情况复杂离奇。”

“可是，夜深了，回去吧。”

和香子噗哧一声笑了。

“笑啦，你醒来了。”

“回去吧，真象老师的语言呢。我明白了。再见。”

厚夫等和香子的身影消逝，才走下坡道。池端家宅子的旁边，夜色里隐约望得见墓碑，后边是寺院的高大的屋檐。绿荫中许多宅邸与那条宁静的马路连接着，马路上灯火辉煌，如同白昼。

厚夫刚走上大街，就听到身后响起皮鞋声，和香子追来了。

“还是不能回去。他们绝不会允许我回去的。”

“对你真没办法。天太晚了。”

“因为太晚，更不会允许我回家了。”

扬了扬手，出租车停下了。厚夫打算上车，把和香子甩掉。

他告诉司机地址，刚刚坐进车厢，她已从身后挤进车厢，车门关上了。

车子启动了，此时已无法叫她下车。和香子又是满面愁云，紧锁眉头，咬着嘴唇，瞪着两眼。

“说说你家的情况吧。”

“一会儿再说。”

她轻轻地说着，在他的大腿上拧了一下，用下颌指着司机。当厚夫理解到她的意思是等只有他俩再说时，觉得被拧的地方火辣辣的了。

她很快就睡着了。大概由于喝得太多了。然而，他却不能入睡。和年轻女人一同饮酒是近来很少有的事，现在居然和少女同坐出租车，往自己的公寓驶去，今后会发生什么呢？这简直如同挤进镜子的另一面，实在无法想象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了。

女人的头部无力地依偎在他的肩上，发香阵阵，薰得他飘飘然，不知不觉地入了梦乡。忽然，一个锈蚀了的铁盖猛然启开，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记忆忽然冒了出来，他尴尬不堪。那是他在前天早晨做的那一场杀人的梦之前，所做的另一场梦。

他们攻陷了中国的一个村子，士兵们从仓房的草堆里拖出一个隐藏的年轻女人。班长叫他先来，他别别扭扭地剥下那女人的

衣服，冒犯了她。他觉得那象烂抹布一样被抛弃的女人有些面熟，虽然记不清那到底是不是和香子，但是可能性很大。

厚夫打算用熟睡再把那个梦掩蔽起来。当醒来时，已经离他的公寓不远，行驶在深大寺的路上了。总而言之，她来了。他把烂泥般的和香子抱下车，轻轻拍了拍她的面颊，才算醒过来。他尽量不去惊动用怀疑的目光盯着他们的司机，极为自然地挽着她的手，缓缓地走上铁制的楼梯。

“请进来吧。”

厚夫请那女人走进来，他自己也重新巡视了一下自己的房间。狭小的空间啊。电视机上面是书箱，桌上拉着一条绳子，挂着洗过的衣物，屋当中放着锁枪的柜子、一大堆纸箱和提包。总而言之，在那左一层右一层摆起来的東西之间，剩下的空间就太小了。他自己一个人倒也够用，可是，两个人就太狭小了。

“没想到吧，这里就象在潜水艇里。”

和香子坐在当椅子用的床上，直打哆嗦。

“冷吧。我来弄暖和些。”

厚夫打开煤油暖炉，敏捷地收起洗晾的衬衣和短裤，走进厨房，打开冰箱找吃的。没有什么好吃的了。他后悔，如果早知如此，为何不早做准备？幸好厚道的阵内彻吉送来的鲑鱼干和鱼籽还在。还有啤酒和烧酒。他立刻在厨房里干起来。

“来，干杯！”

厚夫举起玻璃杯，和香子也举起杯来。刚刚消失的醉意，从胃部到胸部又燃烧起来。和香子的面颊绯红，大眼睛更加水灵了。

“冷吧。”

厚夫又体贴地问。

“不要紧。”和香子报以微笑。“这里最温暖不过了。”她的目光巡视着周围，墙上的照片引起她的兴趣。

“那是虾夷鹿。在根室和钏路平原上有很多。你看这个。”

他取出虾夷鹿的角。

“哟，这样硬。”

“它开始的时候很柔软，里面充满鲜血。但是，逐渐发硬，最后就变成这样子了。”

“这是雪森先生打的鹿？”

“是的，大前年打的。”

“用枪打的么？”

“打猎是我的唯一的，不，加上钓鱼，我只有这两项爱好。因为我爹是个猎手……。所以，现在也常去打猎。等到11月，我还打算去呢。”

“去哪儿？”

“北海道。根室附近有个风莲湖，就去那一带。”

“太好了。我也想去尝试一回放枪、打猎呢。”

“真的？”

和香子的话，他感到非常意外。他认为一般女人都厌恶流血狩猎，尤其害怕震耳的枪声。

“打猎可脏呢，动物的血和内脏会弄脏猎人的手。”

“没关系，我愿意弄脏，象原始人那样生活。”

“你真怪。”

他从枪柜里取出枪和子弹，摆在床上，给和香子讲解。来福枪膛里有螺旋的来福线，使子弹旋转，所以命中率高。霰弹杀伤面大，容易控制。从前陆军使用的是来福枪。不过，射击之后。擦枪很费事，不细心地分解擦拭，作战时就不好用。

乍一开始，和香子对来福枪还有点儿恐惧，逐渐大胆起来，做持枪动作，装子弹的动作，勾动扳机。厚夫给她讲猎鹿，鹿的听觉比人敏锐50倍，远远听见人声就逃得无影踪。因此，要在它的

下风头接近它，用鹿笛诱惑它。但是，它一旦发现来的是人，便立刻逃到下风头。追逐它，最终捕获它，才是狩猎的目的。

“真有趣儿，我也想去打猎。”

“哟，尽听我一个人说了。我想问你呢，为什么不愿回家？家里的情况……”

“不，”她神经质地阻止。“现在不要提起那些事吧。你再讲些别的。我还是初次听到这些事，比在大学里上课有趣50倍呢。”

“已经4点了。太迟了。”厚夫把枪送回枪柜，他暗自思忖，现在该做什么？不，该发生什么了。

“雪森先生，你每天几点起床？”

床上的枪收拾起来了，和香子象跳水似地把身子投掷到床上。

“5点半。7点从这里出发，8点半到会社。”

“每天？”

“每天。”

“那么，明天，不，已经是今天了。那么，你今天也要去上班了。那样的话，你快睡吧。仅仅能睡1个半小时了。”

“那也足够了。好吧。你睡床。我……我睡地板。”

和香子躺在床上，厚夫从她身底下扯下床罩。年轻女人在毛毯上一连翻几个身，伸直她那穿着牛仔裤的腿。轻盈优美，眼前的她好象在冰上旋转。欲望热辣辣地冲击着他，现在能够自由地对待那女人了。但是，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她的来意尚且不明，深夜突然来到这个比她年长一倍的老人身边，实在捉摸不透。

厚夫把座垫连在一起，上面铺一条毛毯，当作自己的床位，睡在电视机和饭桌之间的旮旯儿里。

“打开快速热水器，你可以洗个淋浴。”厚夫说。她回答说愿意洗。

厚夫打开热水器，然后，他合衣而卧。醉意正浓，他立刻入

睡了。

雨打屋檐的声音把他唤醒，天已大明。他发现睡过了头，昨晚忘记拨闹表了。腕上未解下来的手表8点已过。已经来不及了。自从在布川汽车修配厂工作以来，最近连续迟到。不论怎样，赶快起床吧。这时他才醒悟过来，自己没有睡床，和香子还在睡着。

和香子用毛毯蒙头大睡。

8点25分，厚夫想打个电话，却碰倒了烧酒瓶子，酒瓶没盖塞子，流出酒来。

他拨完电话盘，布川一郎那高亢的声音立刻冒了出来。厚夫突然捏住鼻子说道：

“我伤风了，发烧。”

“噢，这可太稀罕了，你还伤风。”

“38度了，我可以去看看医生么？”

“可是，真糟糕。由于新宿骚乱，有三名上班的来不了，又来了事故车。只不过是轻微的伤，被学生给弄坏的。人手不够啊。”

“退了烧我就去上班。”

“38度么？不要勉强了。啊，还有，阵内受伤了。他悄悄跑到新宿去，好象被别人打了，也不知道是谁打的，是警察，还是学生？……年轻人真危险啊。”

“伤势？”

“没有什么。大概左脚挫伤了，一瘸一瘸地干活儿呢。”

放下听筒，和香子正凝视着他。

“吵醒你了。”厚夫微笑着说。“你睡到几点都行，我今天不上班。”

“不上班可不行。”和香子用手背擦了擦打呵欠流出的眼泪。她慢悠悠地起来，毛毯下面仍然是她昨晚的装束，牛仔裤和毛线衣。

“我不愿象一头辕马似地天天干活儿了。今天我陪你。”

“是么？”

和香子淡淡地应敷衍一句，就到柱子上挂的镜前梳起头发来了。短发下面的颈部皙白。

“啊——，什么化妆品也没带。”

她抚摩着面颊。

“你化妆了么？”

“当然啦。我也是女人呀。”

“你不化妆就已经很美了。”

“谢谢。”和香子回过头来说。她并没有露出更多的喜悦，只是受到恭维的女人的淡漠的反应。

“可是，人们会误会呢。”

厚夫抚着他那被雨淋过而又合衣滚了一夜的满是皱褶的西服上衣说道。

“……误会什么？”

停顿了一下，和香子问道。

“你和我在同一个房间里过了一夜呀。这会遭到误解的。”

那女人沉默不语。厚夫打起伞出去买吃的。

他去巴士车站旁一家面包店，买了面包、奶油、奶酪和果酱。平时他只吃人造奶油。

回到家里，和香子已煮好咖啡，煎了两只鸡蛋，盛在盘子里。吃饭时，她唐突地说：

“你不必操心。因为，我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的。昨天，我发自内心地再也不想回家了。昨天早上，和母亲大吵了一场，当然只是口角。父亲骂我讨厌，也对我大喊大叫，我一怒之下跑了出来。所以，我决心出走了。”

“可是……”

“我已经出走过几次了。父亲和母亲也知道我还要出走。我已”



经回不去了。让我住在这儿吧，一直住下去。”

“不，那……”

“我交伙食费，也交住宿费。”

“那些事根本不值一提，不是那些，而是你在这儿长住，我岂不是成了绑架了么？”

“雪森先生绑架我？”和香子忿忿地说。“我又不是未成年的人。”

“可是，你比我年轻，差不多就是个未成年的人。”

“你也那样看我么？太可怕了。那样的话，你和我的父母岂不是一样了？不把我当做一个独立的人啊。那么，昨天你也是把我当做未成年的人绑架来的么？”

她忽然感情激动，泪水就象打开了的水龙头似的哗哗地往下流，厚夫不知所措了。

“对不起，对不起。我说的并不是那个意思。因为，我觉得好象把你从父母那里夺过来了。”

“好啦，好啦，”和香子忽然破涕为笑，“用不着那样道歉，我只不过给你出点难题而已。”

“那，我就放心了。”厚夫长叹一声。“看见你哭，我就受不了。如果问我为什么，那是因为从前，我让母亲和妹妹哭得太多了。我暗下决心，今生再也不惹女人哭泣。”

“你为什么惹她们哭？”

“因为我是个恶棍啊。年轻时任性，住过陆军监狱。”

厚夫的目光落在食指的伤痕上。我的过去岂止那些，住过好几次监狱，如果向她坦诚相告，她会吃惊，也会厌恶，并且轻蔑我。我和这位小姐毕竟是不同世界的人啊。

“不过，我可以向你说明一点，我为了不使母亲哭泣，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我就象陷进无底的泥潭，不能自拔。”

“你那样想，是因为您的母亲太慈祥。可是，我的情况正相反，父母在使我哭泣呀。我曾两次被他们送进精神病医院呢。”

“……”

“太苦恼啦。”

和香子用面包夹奶酪，大口大口地嚼着。然后，张开大口，把一杯咖啡一口气全喝了下去，好象拚命地往胃里灌。

“我烦恼起来就拚命地吃，在医院里体重增加了10公斤。”

“那是几时的事？”

“前年。我不是半年没去溜冰么？”

厚夫想起来了。她曾经突然销声匿迹。当她再次出现时，她说因为脚部骨折住院了，显然有点儿发胖，

“一出院就瘦了，我象个吹气的枕头。”

“还有一次是什么时候？”

“今年春天。我对你说出国了，那是说谎，其实我住院了。”

“有什么病么？”

“一切一切都厌倦了，那么空虚，想死，想哭，想逃到什么地方去，活得不耐烦……”

和香子低下头，垂下的头发散发出香气。她象雨水淋湿的花朵。那女人心中的阴影悄悄地潜入厚夫的心里，他感到极大的不安。一切一切都令人厌倦，一切一切都虚无缥缈，我不也常常是这种心理么？

和香子忧郁地唠叨着。

“有一天，我从医院逃出来了。那医院坐落在街里，是一座钢筋混凝土五层楼房。窗上没有铁栅栏，钢化玻璃窗只开着几扇。我从楼上顺着救急楼梯下来，在门口被护士发现了。我逃她就追，开始只有一个，后来回头一看，有三个人追我。大白天，街上人多，看我穿着睡衣跑出来，肯定以为是疯子了。到了交叉路口，我觉

得一切都太无聊了，站下了，被捉住了。”

“你那时的心情，我很理解，因为我住过监狱呀。”

“是啊……”

和香子凄然一笑。不知为什么，昨夜的活泼荡然无存了。就连她的身子，似乎也单薄了。女人的心真是深不可测啊。他想安慰她，又不知从何说起。

“我因为不愿当兵而开小差住了陆军监狱，真可笑，进了监狱，那是一个比军队里更为残酷的地方。你也有些相仿。你想逃出这个无聊而又疯狂的世界，反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啊呀，你说对啦，一点儿也不错。”

和香子圆圆的大眼睛闪着亮光。

“逃避是弱者，”厚夫讲得起劲儿。“但是，弱者在这个世界上得不到同情，而做为逃避的惩罚却要关进某些地方去。”

“是呀，你真了解情况。”

“弱者之间如能团结互助就好了。可是，越是弱者才越是分散，终归失败。”

“可是，雪森先生非常坚强啊。”

“你完全看错了。我很软弱，只要稍稍一推，我就会倒下的。”

雨下得更大了。现在怎么办，和香子不到大学里去行么？我今天就不去上班了吧，休假一天吧，和她这样谈上一天才好……

“你不去上学行么？”

“学校封锁了。大学方面封锁的，学生们被逐出门外了。”

“和T大学相反呢，你也吃了不少苦头吧。那么，你是R大学的学生了，学什么专业？”

“查户口么？我是学化学的，在理工学部。”

“真没想到。我原以为你是文学系的呢。”

“我从小就爱好物理、化学。”和香子说。“我是个怪人呢。”

两人冒雨出去散步，厚夫要带她去附近的神代植物园，和香子表示同意。

走到精神病医院门前，和香子停住脚步，看了看周围。病员都被关在病房里，他们在铁栅栏窗里象被捕获的鱼类似地蠕动着。

“你在想什么。”他问道。

“住在那里边的人都是弱者，都在烦恼啊。”

“是呀。”他也用她的眼光去观察那医院。平常他把那些病人看作外星人似地疏远，现在忽然感到他们是近在咫尺的可亲的人了。

“喏，喏，那个楼房的边缘上，有一个小小的高窗子，看见了么？”

“看见了。”

“那是保护室。那里非常坚固，是禁闭发作的病人的单间。我也被关进去过。”

“嘿。”

“护士搂住我，掐住我的脖子。我本来是故意的，却说我病情恶化，是危险病人，关了进去。”

“真可怕。”

“不，住进保护室反而舒服些。在普通病房里别的病人来干扰你，想要单居独处，就得自己设法把病情恶化。”

“那是假的，医师会看穿的。”

“没有一个医师能看穿……，唉，我真想独自一人。又想进那个保护室了。”

“你说过厌恶精神病医院，怎么又想进去了。”

“矛盾，我内心充满了矛盾。”

草丛里经受不住雨淋的小虫发出微弱的鸣叫，风吹落竹丛上的雨珠。卷心菜田的对面是人工高尔夫球场，一片绿茵。场上一

个球客也没有。植物园也非常冷清，只见到穿尼龙雨衣的园丁。厚夫很熟悉地向前走去。

“你常到这儿来吧。”

“因为离得近嘛。不过，雨天里还是头一回。”

风从树梢上刮下大颗雨滴，黄叶沉甸甸地飘落下来。

一会儿，他们来到玫瑰园了。虽然盛开季节已过，但是玫瑰花依然争奇斗艳，清香浓郁。在阴暗的天空下，那些花很明亮，好象它们自身发出光来。

他俩躲在关了门的店铺屋檐下避雨，贪婪地欣赏那些花。和香子抓住厚夫的手臂，把身子依偎着。

“我怕。”

“怕什么？”

“有人盯着我。”

“这里什么也没有啊。”

“那儿。”和香子指着玫瑰园当中一个已经干涸了的喷水。

一片过了极盛时期的黄花，好象无数个扎着褐色头带的少女，不停地点头。除此之外，哪里也没有一个人影。

“谁也没有呀。”厚夫十分肯定地说。

“他藏起来了。总是这样，我一发现他，他马上就藏起来了。”

“那是谁呢？”

“组织里的间谍。”

她说时声音发颤。难道她自从昨天以来就常常打冷战并不仅仅是由于发冷么？

“我不大明白。什么是组织？”

“喏，这个社会是受组织操纵的吧……看不见的组织布满各处，管理着人们，对不？”

“嗯，可以那么说。譬如……”

他想说：国家、法律、警察……，但又怕其中的某一个并不是她所想要说的。

“那个组织具有强大的力量，但是，它多疑、恐惧、害怕摧毁它的人。对不对？……”

“那倒是……”

“所以，他们总要派出间谍来监视。我是个危险人物，所以也受到监视。”

“……”

“你听不懂我的话么？”和香子美丽的额头上皱起竖纹。

“听懂啦。”他温和地答道。虽然他根本不懂，但他想安慰她。

“你懂？是啊，所以很可怕。”

“我来保护你。喏，走吧。”

雨暂停了。他们走在杂树林里。被雨水打湿的树叶沉甸甸地落下来，打在额头上。儿童游戏场里的爬山梯和滑板，冷冷地耸立着。

走出植物园后门，不远有一家茶店，旁边竖立着一个木牌，上写着“万灵塔——深大寺家畜灵园”。

“这是什么？”和香子问道。

“猫和狗的墓地。那座塔叫做万灵塔，它的周围就是墓地。”厚夫答道。

“我想去看看。”

围着高塔，修建了一座六角形建筑物，其中分隔为许多小架子，那就是坟墓，摆着骨坛、假花、牌位。有的还陈设着动物的照片，写着：

“爱犬洛基之墓”

“爱猫阿维之墓”

也有的写着施主的名字。由于天气不好，没有人来扫墓，但

是香烟缭绕。厚夫忽然想起阵内虎吉为他打杀的动物写牌位、造佛龕供奉的事来。

“我妹夫也为死去的动物供牌位呢。”

“你妹夫？”

“他是个猎户。喏，就是那天滑冰去的那个外甥的父亲，他替他杀死的动物祈祷，他说为了糊口而残杀生灵，请宽恕他呢。”

和香子默默地离开万灵塔。厚夫继续讲道：

“妹夫很喜欢动物，他爱那些鹿啦、狐狸的。他很不愿杀生。但是，不杀生就活不下去。”

“那样的话，改变一下职业好了。”

“如果能改变当然好了。能另外找到适合他的职业更好。但是，他天生就是个猎户，不会干别的。”

“归根结蒂，他还是爱打猎，所以才不能洗手不干。”

“也许是的。”厚夫和和香子并肩走下石阶，他心中这样想道。

虎吉生于东京，本来在会社里供职，但他喜欢打猎，跑到山里，终于在北海道东部落了户。他的生活追求恰恰与离开故乡到都市谋生的厚夫相反，现在虎吉是个乡下人，而厚夫几乎可以说是东京人了。

顺着崖下的路走不远，来到深大寺旁门。雨又下大了，他们走进正殿。院子里没有人影，僧房里雪白的墙壁，更显得寂静。他俩一同观看那些被雨淋了的求神木牌。有的祈求全家安宁，有的祈求早生贵子，有的祈求考取学校，有的祈求提高学分。

“人们都想得到幸福啊。”

“可是，都是为了家庭和学业，为什么心胸这样狭小呢？”

“对于普通人来说，家庭和学业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了。象我这样既无家庭又无学业的人，就觉得那祈愿太奢侈了；反之，象你这样两者兼备的人，又觉得那些人的祈愿太渺小了。你是天之

骄子哟。”

“天之骄子，是么？小猫和小狗都比我更受青睐呢。我家对我可凶了。”

“那……”厚夫自忖无法说服她，并且也不想和她争论。“找一个地方吃饭吧。”他提议道。和香子点了点头。

门前卖土产的商店和荞麦面条店都关门了，走了一会儿才看到设有虹鳟鱼钓池的一家饭店开着。

“好了。这家的野菜天妇罗<sup>①</sup>很好吃。”

顾客只有他俩，钓鱼池的背后是假山和瀑布，雨丝落在水面激起涟漪，鳟鱼跳跃嬉戏。电视机开着，大概是为了照顾顾客。

“……十九号台风位于四国岛以远洋面，以较缓的速度向东北移动。台风可能沿着比预测更靠南的路线移动。但是，由于秋雨前锋停滞在日本南岸，个别地方可能有大雨。下面预报台风经过路线……”

“是台风呀，怪不得风大起来了。”

“快些来吧。我最喜欢台风。”和香子忽然振奋起来了。

“喜欢台风的人当然是勇敢的了。”厚夫带着鼓励的口吻说。

“我特别喜欢台风嘛。小时候，一来台风，就穿上海水浴衣，跑到院子里去。那不仅仅是下雨，各种各样的东西都飞来了。树叶、树枝、木片、纸片、铁片。好玩极了。”

“太危险了。台风袭来时，有的人被大树砸死呢。”

“死于台风，那才是最理想的了。”

这时，一个花白头发的男人带一个年轻女人走进来，坐在远处。和香子忽然不安起来，沉默着。厚夫故作镇静地说道：

“是父女俩么？”

---

① 一种油炸菜肴。



“不是，脸面长得一点儿也不象，是一对情侣。”

“年龄相差太远了。”

“嘻嘻，”和香子笑了。“那，咱们呢？”

“倒也是的。”

“他们也在注意我们，也在议论：脸面长得不象啊，是情侣么？”

“颇有道理。”厚夫好象征求她的同意似地点点头。

“唉……”和香子的笑容象被吹灭似地消失了。

苦涩和失望使他沉默了。自从昨天以来，两人的关系算什么呢，他说不清楚。她为什么不回家，为什么住在他那里，她现在在想什么，都无法解释。而且，昨夜对她抱有的欲望也和悔恨一同回忆起来了。他意识到失去了一次难得的机会。说不定她是看准了我的欲望才住在这里的。因为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而失望的难道不是她么？

菜送上来了。生马<sup>①</sup>、虎耳草、蕺子叶和冬笋都用油炸好，盛在竹编的盘子里。

“趁热才好吃呢。”他正在掰开木筷子，冷不防她站了起来。

“我去打一个电话。”

“吃完再去吧，”他刚想说，和香子已经走了。她在离他20米处，挂公用电话。

他慢慢地嚼着油炸的菜肴。他思忖着，如果和和香子结婚，他这个单身汉是有资格的。对方太年轻也罢、是个大学生也罢，都没有关系，只要能在一起不就很美满么？妹妹替我张罗的那个刨路的寡妇，那么大的脸盘，那怎么行啊。然而，障碍在我本身。她能够天真地接受我这个有前科的惯犯么？那样一个感情脆弱、心神不定，而且住过精神病医院的女孩子，能够经得住我过去的历

---

① 野生多年草本植物，叶长5~15公分，心形。

史给她的刺激么？……

和香子回来了。开始吃晾凉了的油炸菜肴。她默默地、全神贯注地吃着。他仍然在那里反复思忖着；这个女人是无法理解的了。

“给你家里打电话么？”厚夫问道。

和香子摇摇头，她嘴里塞满了食物。她说道：

“给他。”

“他是谁？”

“毛里亚·玛可希寇。”

“毛里亚·玛可希寇又是谁呀？”

“你忘了么？你在新宿和他说过话呢，我的男朋友。喏，T大学生长发君。他昨天没被捕，平安无事。”

“啊，是他呀。”

“你喝酒就忘事呀。那时你不是还讲到你自己么？在一个大工厂里当车间主任，你的爱好是奢侈的狩猎，金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唉……”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好象说过什么，但是想不起来了。在黄金街，他终于酩酊大醉睡熟了。“喝醉酒大话说过头了。你已经看到了，我过着俭朴的生活。一名在汽车修配厂干活儿的身份低下的工人，与小学毕业的身份相称的地位。”

“为什么要这样说呀。”

“为什么这样说，这是事实嘛。因为我不愿你误解我这个人，我是个不值一提的前科犯……”

“你说陆军监狱么？那是不得已的事呀，是战争的罪恶呀。”

“不，还有呢。”一种自我虐待的冲动向他袭来。他要把全部都倾吐出来、发泄出来，变成一个脆弱但是透明的物体。这冲动和警察传讯他时一样的强烈。象加压的空气从一个小孔泄出那样，

他要宣泄他的秘密了。

“我……”

但是，他立刻产生了强烈的要抑止的心情，他毕竟无法获得那少女的理解。这绝望有如一个塞子，堵住了宣泄的小孔。

“……”她瞪大眼睛等待着。

“嗯，总而言之，我是一个不值得一顾的人啊。既没上过学校，在社会上又长期受人驱使。你一定厌恶这种人吧。”

“不，”她声音很小，但是似乎下了决心，语气很有力。“我喜欢雪森先生。”

“当真？”

“嗯，当真。坦率而且没有任何虚伪。”

“谢谢。”厚夫悄悄地说。“我就是这样的人。刚才的话要保密，只有你知我知。”

“我知道。我的话也要保密。”

“这是秘密的交换了。现在去干什么？”

“今天，我要回家了。”

“那很好。还会见面么？”

和香子报以微笑，厚夫得到一点慰藉。但是，不曾对她坦诚相告，使他有些内疚。雨打在玻璃窗上，庭院的景象看不清了。

“我送你去。”

他暗淡地说道。

### 第三章 原野

灰蒙蒙的世界里渗进了乳白色的光亮，夜幕开始退去了。雾不时露出淡薄的地方，北苇平原便诗情画意地展现出来，它在金黄色的朝霞下面摇曳着，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地平线。

但是，又被浓雾遮住了。过了一会儿，终于出现了梦幻般的小屋。波动着的蓝黑色的水面也露出来了。他们到达位于河边的风莲鲑鳟鱼捕获采卵场了。汽车冲进草丛，停了下来。

“我去打个招呼，”阵内虎吉下车说道。“把车停在他这儿。”

虎吉晃着肩膀，迈开他那短小的双腿，匆匆走去了。

厚夫打开吉普车的后门，拿出橡胶长靴、雨衣、雨裤，向布川一郎和藤山君子叫了一声。

“喂，请你们准备一下吧。”

“噢。”布川答应一声，摇摇晃晃地走下车来。他穿一件背后有一个大口袋的猎用长坎肩，臃肿得象要胀开似的。他听说这里冷，里面套了好几层衣服。君子穿一身通红的滑雪衣，这是猎人绝对不会有的漂亮打扮。他俩正在穿长靴，虎吉和厚夫已把搁在岸上的铝船推下水了。虎吉熟练地安装好带舵的推进器，把枪和每个人的东西装上船。当船启动时。天已大亮，雾已差不多驱散，只剩下一点点薄雾低垂在水面上。

布川坐在船头，一会儿用望远镜四处眺望，一会儿打开枪袋摸一摸枪，一会儿又试试腰间的弹带是否系牢，沉不住气。一有鸟类飞起，他就“噢”地叫一声，向虎吉打听那是什么鸟。鸦、黑脊海鸥、鹁，但是还没见到野鸭。

“谷地榛差不多都枯死了呀。”厚夫对虎吉说。

“是呀。一年比一年严重，盐碱造成的。”

水边的树木都削去了枝梢，简直象仙人掌。这样的枯树一直排列到陆地上很远的地方，那光景就象墓地。

“也许是牛粪的影响。”

“说不清楚，上游倒是增加了牧场，竟往河里抛粪。”

河的水面宽阔了，北苇平原一望无际。淡淡的晨雾结晶成小巧的水珠，在发白的草穗上闪亮。忽然一声枪响，冲破了阴黯的天空。

“他妈的，已经有人开始干了。”

布川有些惋惜地说。他大概也想赶快开枪，瞥了瞥他新订购的美国枪。

船向河心沙洲驶去。飞起一个黑影。厚夫判断不清，不知是鳧还是秋沙<sup>①</sup>，虎吉顺口答道：“那是鳧。”

“在哪儿？”布川慌慌张张，船一下子摇晃起来。

“在那儿。”君子沉着地用手指着空中的一个小黑点。

虎吉把船靠在河心沙洲。那里是灌木丛生的湿地，高过人头的芦苇提供了理想的隐蔽所。

“在这儿等着打吧。”

虎吉搀着布川的手，上了岸。厚夫扶着每迈一步都陷进泥里的君子。

“小心点儿，有的地方会把人吸进无底的深渊呢。”

“太可怕了。”君子撅着屁股站在干苇子上。在社长办公室里耀武扬威的女人，到这里就变成胆小鬼了，厚夫觉得好玩，故意

---

① 雁科候鸟。

吓唬她。在飞机上，他讲了一大堆有关湿原<sup>①</sup>的恐怖，从根室到钏路的根钏平原有许多粘粘糊糊的泥炭，一旦踩进去，自己就无法爬出来了。能够安全行走的只有河岸边的狭小地段，但在那薄薄的地层下面也有水，稍有疏忽，就出危险。正因为危险，人迹罕到，所以才是鱼的宝库。在那里能钓到被称为梦幻的大鱼伊富鱼，以及马哈鱼、鱒鱼、桦太鱒、鲑鱼、山女鱒、虹鱒、石斑鱼、淡水鳎、若鹭、刺儿鱼等等。君子说，“我也一定要去钓一钓呢。”

去年，她跟布川去海边钓过鱼，但是在河里没钓过。因此，厚夫对她说：“这次不仅用枪打猎，也有足够的时间钓鱼。”

“我去侦察一下。”

虎吉一个人开船去了。

厚夫把带来的物品搬到干芦苇上，从枪袋里取出枪，把弹药按号数排列好，细致地照料着一切。

布川拿着枪，走到沙洲的中部。他脚下唏哩哗啦地踏着积水，大大咧咧地走着，厚夫心想他会惊动鸟类。果然，一只鸟从布川脚下飞起来了。他迟缓地举枪对那拍翅低飞的野禽开了一枪，没有击中，却惊起了五只鳧，振翅逃去。

“他妈的，没打中。”布川回来了。“它们飞得太近，反而打不中。”

“声音太大啦，吓我一跳，你放枪也不告诉我一声。”

“不用手指堵住耳朵，鼓膜要震破呢。”厚夫吓唬君子。“现在开始就要不停地放枪了。”

虎吉的船回来了。他说下游有很多鳧，在水里游着，在这里等，一定会飞来。

雾向海上退去，视野扩大了，看见前面一对丹顶鹤，正在咕

---

① 湿原，或名湿草原。由于低湿，植物泥炭化而形成的沼泽地。

咕叫着觅食。鹈在远处的水面上就象撒下的一把芝麻，它们成群地游着，忽然一齐在水上翻筋斗。厚夫等人隐蔽在苇荡里等待，河水不停地拍打着岸边。

一只野禽逆风飞来，它缓缓地从前眼前飞过，看不清是野鸭还是秋沙。布川开枪了。那野禽掉在河里，挣扎着。

那野禽流血的双翅在河面上扑打，好不容易才飞起来，象蝴蝶似地忽忽悠悠地飞了不远，又掉下来了。布川开了第二枪，但没击中。厚夫补了一枪，那野禽不动了。虎吉开船去拾，是一只海秋沙，和野鸭相似，但是尖嘴巴，不太好吃。

“这样打，我可不行。”布川表示遗憾。厚夫剖开那野禽的腹部，取出内脏，以免肠胃的臭味沾在肉上。

“今晚想吃野鸭火锅呢。”

“好吧，我总能够保证口粮吧。”

厚夫操起双筒猎枪，悄悄地向灌木丛走去。他走到沙洲的尽头，草丛后面的积水里有了动静。回头一看，布川等人已经很远，只看见一个个的小黑点。厚夫屏息静气，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冷风吹得矮竹叶子沙沙响。西南风，风力2级，不，风力3级。

一大群鹈游过来了。那样大的群体，能在刹那之间一致转变方向，简直是奇迹。即使有一个队长发号施令，也不会那样整齐划一。学者把这称为“交感行动”，莫名其妙。

厚夫暗自欣喜，好不容易才脱离他们。他一直忙于照料布川和君子，临来之前，已经快要出发了，布川才告诉厚夫说要带君子。所以他赶快去补购飞机票，又征求虎吉的同意，还得对多嘴多舌的金原园子解释，说社长为了招工才带君子去，真把人累坏了。旅馆里布川和君子各占一个房间，但是布川指示给他调换一间有双人床的，夜里他俩睡在一起是显而易见的了。还有，虎吉已经注意到他俩的关系，他一味地讨厌君子，动不动故意冷言冷

语地冲撞她。敏感的布川担心着虎吉的情绪，有时君子故意和虎吉搭讪也遭到他的奚落。简直受不了。

不知从哪里传来枪声。不是布川的枪。那一对鹤情侣悠然站立着，它们深知自己不是狩猎对象，一点也不惊慌。

发现迹象了，厚夫刚端起枪，就听见拍翅的声音了。两只。对先头的一只，厚夫超前瞄准，击落了。另外一只也很简单地命中了。没等它们逃到河里，就抓住了。厚夫自己也很满意，手脚真利落。拾起来一看，两只都贯穿心脏，还在冒血。来不及去多想，他的双手已经把那野禽的腹部剖开，取出了内脏。

“晚餐送来了。”

厚夫把那两只猎物给布川看。

“这太好了。”布川舔了一下嘴唇。“好肥呀。”

厚夫把猎物抛在君子脚下。

“好吓人啊。”

她忸怩作态地跑开了。

“怎样，初次狩猎的感想……”

“可怕，不过，好玩儿。”

她尖声尖气地说。

“嘘！”

虎吉制止他们。很多鳧以不规则的雁形队形飞过来了。

“好了，请你加油干吧。”厚夫鼓励布川。布川打个冷战，抓住新买的来福枪，但他又改变主意，换了霰弹猎枪，就象等待敌机来袭的高炮部队，拚命地打。但是，不知为什么，鳧群忽然调头飞回去了。

“现在正好打！”厚夫说。

一枪、两枪，布川打了几枪，什么也没碰着。

“离得太远了。”布川遗憾地说。“它们为什么逃走了呢？”



“红颜色的过错呀，太刺眼了。”虎吉斩钉截铁地说。

“你们在说我？”君子缩了缩脖子。“可是，我冷呀。”

厚夫把带来的一件灰色短风衣递给君子，就是出发前曾建议她穿上，她说难看而拒绝的那一件。

“快穿吧。”

别人瞪着她，她才勉强强地把它套在红色滑雪衣上。

隐蔽在芦苇丛中，能看见各种各样的鸟飞过。海鸥、秋沙、鸦……、白尾鹰。白尾鹰拍翅的样子很美，它那宽大的翅膀覆在水面上，把大鱼一下子就牵出水来叼走了。

“多好啊，这样辽阔。”布川赞叹道。“看不见人烟，这在东京是想象不到的呀。”

“是呀。东京光是人多就使你厌倦了。”

厚夫随声附和地说道。

“好冷啊。给我加点儿酒精好么？”

厚夫掏出衣袋里的威士忌，递给他。布川用瓶盖喝了两杯，第三杯送给厚夫，厚夫拒绝，他自己又喝下去。他用布擦拭枪上的露水，数数弹药，掏出坎肩口袋里的东西再放进去，吸烟，一会儿也不消停。

这当儿，他把那瓶威士忌喝光了，醉得不能自制，抱着君子贴脸。君子叫着要躲开，最后还是顺着他依偎过去。虎吉和厚夫都假装没看见。

过了一个来钟头，虎吉对布川说：

“社长，这里不行了。它们不会到这儿来了，咱们开船去打吧。”

“开船打猎？太好啦。”布川高兴得直搓他那西瓜肚子，摇摇晃晃地走到河边，颇有声势地撒了一泡尿。

“真讨厌，再走远一点儿嘛。”

君子皱着眉头，用手拢着乱发。

从沙洲出发，行驶大约一公里，河到尽头，与宽阔的风莲湖汇合了。风大，有浪。浅处有藻类缠绕推进器，只好沿着水流急的“潮道”行驶，虎吉驾驶敏捷，速度丝毫不减。周围的陆地很低，看上去好象河面上刷了一道绿线。针叶林的高度仿佛就是陆地的厚度。

“发现了。”虎吉说。

“在哪儿？”布川急忙抓起望远镜。

“在那儿。”虎吉指着。褐黄色扁平的陆地伸向湖水，象一艘输油船。在那前面，有水禽漂漂摇摇地游着。能看那么远，虎吉的眼力果然不凡。

“噢，真的。好象是鳧，多得很，好馋人呀。”布川高兴极了。

“研究一下作战方法吧。这水恰好从下风头流向上风头，咱们熄灭引擎，让船漂过去好么？”

“很好。”布川立刻表示赞成。

“那一带芦苇丛生，”厚夫周密地思考着说道。“如果趴在船上，绝对看不见。不过，要趴下的话船上的人就嫌太多了。我到那块陆地上等候，如果你们没打到时，我也许能截住漏网的。”

“那很好。就那样办吧。”布川说。

“船上的人还嫌多，”虎吉说。“藤山也下去吧。”

“我也下船？”君子不高兴地给布川使眼色，陆地上尽是枯树荒草，太荒凉了。她不愿和厚夫一起留在那里。

船靠在枯树丛生的岸边，厚夫下了船。因为布川不肯替她说话，君子无奈，也走下船来。熄了引擎，抛下行李，那两个人趴在船底上。厚夫把船一推，那船就缓缓地漂去了。

“这里也得准备战斗啊。”厚夫把弹带缠在腰上，扛着枪，准备帮助潜伏过去的布川打伏击。

“走路当心脚下。”厚夫说时回头一看，君子背靠着树干，叉

着双脚。

“我在这儿等吧。喏，有什么吃的么？肚子饿了。”

厚夫拿出三明治和果汁，递给她时，她抓住他的手。冰冷潮湿的感觉使他吃惊地把手抽回来，那女人忍不住说道：

“我又不会吃了你，只不过想摸一摸。果然象雪森先生的手，又热又结实。”

“我得走了。”

“算了吧，反正是社长在寻欢作乐，没必要守什么规矩。”

君子打了个呵欠，“啊，困了。早上5点就起来了。打猎也没有什么乐趣。喏，你坐一会儿，听我说呀，好容易咱俩才在一起呀。”

厚夫为了谨慎，在离她两米之外的地方坐下。她虽然穿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却衬托出她那丰腴的胸部和腰部的线条。由于噘嘴而显得鼻子低了些，但那鼻梁直直的，怪好看。

“我，是个不幸的女人呀。”君子阴郁地说。

“是么？我还以为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比得上你生活得幸福呢。”厚夫的话里带挖苦。他对藤山君子了解得并不多，她丈夫是会社职员，有三个孩子，当最小的孩子上中学时，为了家计才出来工作。短期大学<sup>①</sup>毕业，珠算考核一般，还会说英语，能跟美国客人随心所欲地谈话。

“我真不幸，还是个19岁的学生就结婚了。孩子生了一个又一个，为了养育孩子疲于奔命，等到醒悟过来，青春已过，徐娘半老了。”

“不过，你不是想干的事都干了么？”厚夫恶意地说。

“你说我和社长的事么？”君子并不生气，无精打采地继续说

---

<sup>①</sup> 两年学制的大学。

道，“是他引诱我的。我一直在反抗，我和丈夫商量辞掉这个工作，你猜他说什么？”

“当然要生气了。”

“哼，他要是生气我倒喜欢了。可是，他反而高兴地说，因为你有魅力，你就再浪荡些吧。”

“这……”

“我丈夫快40岁了，大概也没精力了，所以也嫉妒不起来。他这种温顺，可不合我的心。”

“你太任性了。”厚夫忍不住说道。“结婚有了孩子，已经够美满了，你反而抛下丈夫去寻欢作乐，而且还说你丈夫不合你的意。你太自私了。”

“是么？”君子并不生气，而是有些悲伤。她叹了一口气说道：“我丈夫更自私了。他抛下孩子和家庭不管，只顾工作啊工作啊地奔忙。可是，他却去酒吧、打高尔夫球，我这个妻子幸福不幸福他根本不放在心上。”

“那么，社长把你放在心上了？”

“是呀，”君子打个呵欠，真困得要睡了。“他也靠不住啊。社长不想拆散自己的家庭，所以，他也小心翼翼地不去拆散我的家庭，也就是说都在逢场作戏。这种关系马马虎虎，无聊。”

“嗯，我懂得了。你是个不幸的女人。”

“是吧。你能理解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前方的鸟群忽然聚集成一团，直向上空升起，与此同时，枪响了。是否打中，在远处无法判断，但有几只向这边飞来。它们在低空，那距离一定可以击中。厚夫举起枪，但他朝天空开了一枪。

“没打着呀。”君子遗憾地说。

“我故意不去打它们，因为今天打过两只已经够我们的口粮

了。再说，社长也一定打中了。我不愿不必要的杀生。”

“真是男子汉大丈夫气概。我就喜欢这样的雪森先生。”

厚夫正在为她那粘乎乎的目光所困扰时，引擎声响起来了，布川双手提着猎物，喜气洋洋地叫道：

“打着了，打着大家伙了。”

“那可要祝贺您了。”厚夫接过船缆，把船拉到岸边。

“你也开枪了吧，打着了么？”

“没有，没打着。”

“你也有打不着的时候呀。”

“当然有了。我也是人呀。”

厚夫把枯枝捅进野禽的肛门，搅了几下，就把肠子肚子全弄出来了。那是两只很大的雌野鸭，那些肠子漂在积水上发出黝黑的光亮。

“天能晴么？”布川仰望天空。太阳被白色的云翳包围着，湖水清澈，能够透视着它那咖啡色的湖底。

“不，会下一场雨的。那样才好钓鱼。去么？”虎吉说。

“当然要去啦。”布川快活地回答他。把行李装好，四个人一同上船。他们一下子就驶到采卵场。把猎物装进车上的冷冻箱，然后又乘船向上游驶去。

虎吉的预言果然灵验，下起秋雨来了。不知那雨是从那明亮的云层的什么地方涌出来的，冰凉的雨点不停地打在面颊上，十分疼痛。布川和君子用风衣上的风帽蒙住头。岸边的枯树给白云印上巧妙的网状图案，淋湿的芦苇沉重地垂着头，一望无际都是这样的景色，单调而又凄凉的原野的秋装。

河水黑黝黝地蜿蜒向前。在水面上长出很大的白杨的地方，他们停了船，扛着渔竿，沿着钓鱼人踩出的河边的小路，一同走着。

“是在这儿么？钓上伊富鱼的地方。”

布川的视线在水面上来回转，好象在追逐水中的游鱼。

“就在那突出来的地方。”虎吉给他讲解着。“她从那里往对岸岸边抛假饵，什么呀，完全是个外行，只不过在练习，根本抛不远，落在河当中了。可是，就在那儿就钓上来了。”

“我看大鱼一定是被人家钓去了，再也没有了。”

“不，”满脸胡须的虎吉笑了起来。“上次钓去的是雌鱼，肯定还有一条雄鱼。因为这一带常常有小伊富鱼跳出来呢。”

“还有希望么？那时用的是哪一种假饵？”

虎吉告诉他，用的是橙色带黑斑点的旋转假饵，并把它安在布川的鱼钩上。

对于初次在河上钓鱼的君子，厚夫给她讲解。钓鱼首先要注意的是选好垂钓地点，第二要注意周围的树枝，然后再沉着地甩竿。不料君子第一次甩竿就差一点儿滑下岸去，第二次甩竿又把鱼钩挂在谷地榛的树梢上，她尖声尖气地叫着，虎吉直皱眉头。

过了一会儿，厚夫向虎吉使眼色，他持枪去探看周围的情况。

原来，昨天拂晓，在离这里三百米的前方风莲川和仁太郎川汇合处的公路上，有人目击一头熊横跨公路向上游走去。如果它是为求食而游荡的熊，这时该向下游移动了。向上游去是异乎寻常的行动。今年猿梨、木天蓼等熊爱吃的果实都欠收，熊在冬眠之前饥饿，所以才游荡。

虽然厚夫自从儿童时期就常在这一带走动，但从来没遇到过熊。父亲雪森石造是猎熊能手，他多次对厚夫讲过打熊的经过，厚夫对熊怀着深深的恐惧。他听说冬天到来之前，拚命觅食的熊尤其可怕。

昨天，虎吉悄悄地告诉厚夫，这一带出现了熊。问他要不要改变钓伊富鱼的地点。但是，他俩一致认为，改变地点会破坏布川的兴致，因为他一直要求去找钓到1米23厘米大鱼的地方。所

以，在虎吉侍候布川钓鱼时，就安排厚夫到附近去监视。

芦苇荡沿着河岸向前伸展，无数的白色苇穗被雨淋湿，低垂着头。雨势虽然小了，但并未停止，衣领后边已经湿了。巨大的谷地榛黑黝黝地挺着它们的枯枝，雨滴从枝上滴落下来，它好象是涌水的树。一切的一切都淋湿了，不论是天和地，还有他的心，都湿了。

横贯苇荡的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那里水草丛生，一踏脚就陷进去，很危险。厚夫到此为止，不再前进，踩着枯树根旁坚硬的土地走回原地。他想，象这样湿陷的地方，熊是不会来的。

他向走过来的虎吉报告：“放心吧，这一带是安全的。”

“是么？”虎吉摸了摸他那懒于剃去的胡须。“我来这儿三十年，还没出现过熊呢。昨天的通报有点儿靠不住。是营林署的人在汽车里看见的，我以为可靠呢。也许是雾里没看清楚。”

“可是，钓鱼的情况怎样？”

“糟糕、糟糕，一条也没钓上来。怎么办啊，社长那么性急。”他俩来到钓鱼的地方。

“雪森先生，来帮帮忙吧。鱼钩总挂住，已经弄坏5个了。”

“不象会计事务那样好干吧。”厚夫替她解开弄乱的鱼线。

“有一回已经咬住了……”布川惋惜地说着，又甩起鱼竿。

过了一个钟头，仍然钓不上来。

他们在岸边打开饭盒。布川喝威士忌，有三分醉意了。

下午，他们换了钓场，向上游移动了一下，虎吉和厚夫也参加垂钓。

雨停了，天空打开云隙，露出果冻色的晴空。这时，君子大叫起来。

“出什么事了？”厚夫跑过去问道。

“我感到有什么东西拽了一下。”君子把钓竿交给厚夫。

“挂在树根上了吧。”鱼竿弯得象一把弓，鱼线很重，手上感到下面有活物。是鱼。摇动滑轮，往回收线，一条40公分长的银色鱼挣扎着被拉近岸边，用捞网把它捞了上来。

“呸，初上赌场的交好运嘛。”布川带着厌恶的语气说。

“是一条鲑鱼，好大呀。”

厚夫说时把乱蹦乱跳的鱼举起来。

“等一等，那是一条伊富鱼呀。”

虎吉叫着。由于嫉妒而瞪着眼的布川也跑了过来。

“这就是伊富鱼？他妈的。嗯，真是伊富鱼，风莲湖的主人呀。”

“不过，它只是一条小鱼。”厚夫苦笑着。

“总算钓上来了，不简单啊。”

“用的是哪种假饵？是我刚才用的那种么？嗯，这家伙用对了。”

“再用一会儿那假饵，社长也一定能钓上来。”厚夫安慰地说。

“是呀，我没有耐性，总是吃亏。”

布川把那条鱼放在一条雪白的毛巾上，拍了许多张照片。刚刚过了30秒，鱼腹上的银色就发黑了，鳍上的粉红色也消逝了。昙花一现的美艳呀。

“这是阿君替我钓上来的，十分感谢。可是……”

“社长，你有点儿不服气吧。”厚夫嘲弄地说道。

“哪里话，明知道我在这儿讨人嫌的。不过，我就更期待下一次能钓上来啦。”

那天，只钓上那一条鱼。

晚饭定在虎吉的店里吃。先把布川和君子送回旅馆，虎吉和厚夫回到家已经过了7点。

虎吉开设的阵内食堂靠近码头，那里有仓库和事务所。到了夜里，那里就变成寂静的一隅了。

食堂隔壁是车库，两者的楼上都是住宅。店里有几位客人，未



子正忙于接待。

“回来啦。钓鱼钓得怎样？”末子微笑着。她的肤色很象厚夫，但是，胖胖的脸却分外白皙。

“钓着伊富鱼啦。”厚夫捏着鱼尾把鱼提起来给她看。

“真没想到。”末子惊叹地说。客人们也赞叹着。其中有人走过来仔细地看。厚夫给大家讲述了钓鱼时的情况。这里也非常关注伊富鱼。

“喂，”虎吉在叫末子。虎吉换上印着字号的短袄，头上扎着小圆花头带，俨然是一位店主打扮。“今晚8点打烊，然后给社长先生开饭。”

“哥哥，彻吉来帮忙啦。噢，他想见您，等了您好大半天了。”末子喜气洋洋地说。

在厨房里，正收拾马哈鱼的高个子青年就是彻吉。从前，他从母亲那里得到白皙的皮肤、温柔的眼睛，是个文雅的青年；现在，却被阳光晒成褐色，肌肉象熊一般结实，判若两人了。

“噢。”厚夫对他打招呼。

“嗯。”他微微一笑，表示问候。

“听说你干得很好。”

“哎。”

“听说你被苏联巡逻艇追上了。”

“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手上的活儿并不停止。

“勇吉也很好，可以说重新站起来了。不过，有一件事令人担心，最近他不知为什么模仿右翼的样子，爱唱军歌。”

“从前就是那样。那是父亲的遗传。”

“你父亲喜欢军歌么？”

“喜欢、喜欢，简直喜欢得发狂呢。”

“噢，原来如此啊。”寡言的厚夫根本没想到拙笨的虎吉会唱

歌。

彻吉巧妙地用厨刀切海物，鱼籽、海胆、牡蛎，在水槽上堆了一大堆。厚夫把伊富鱼放在那边上。

“那是伊富鱼吧。今天海鱼生鱼片已经很多了，把它烧着吃吧。”彻吉说。

“好吧，拜托了。”

因为彻吉长时期帮助父亲干活儿，对于烹调海物可谓拿手好戏，所以，一切都可放心地交给他去做。这时，末子来了。

“给社长准备什么酒？”

“中午他喝了不少威士忌，晚上也许爱喝虎吉酿造的果酒‘北胜’呢。”厚夫答道。

“明天你们预定去哪儿？”

“噢，虎吉没告诉你？”

“我家的那位什么也不告诉我，问他，他只嫌我罗嗦，不肯告诉。”

“明天，虎吉带社长和藤山君子到山里去猎鹿。我留下来，有点事要办。”

“这孩子出息了吧。”末子说时，面颊依在比她高的儿子的胳膊上。

“好青年啊。还没结婚么？”

“当爹娘的着急，他可不慌不忙。他说，要等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捕鱼专家再说。是啦，哥哥，那件事怎样？”

“……”厚夫面软，赶快瞪了妹妹一眼。妹妹并不气馁，反而更有力地瞪着哥哥，把他拉到里间屋。

“把你的照片给对方一看，对方就很感兴趣，还说你这次来根室，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和你见面，明天，不能抽个空儿么？”

“不行。”厚夫严词拒绝了。“我根本不打算结婚。”

“是么，太遗憾了。本来是一件好事，我对她讲了哥哥的工作，她认为很有前途，非常高兴。可是……”末子仍然打算说服哥哥，纠缠着。

“你为什么那样急于让我结婚？”厚夫有些生气地问道。

“问我为什么？”末子有些嗫嚅了。“我是为哥哥着想啊。”

“是为了让我不再放荡么？”

“我不是那个意思……”

“有了老婆，就可以防止再犯，是么？”

“不是，不是。”末子快要哭出来了，不停地眨眼。

“你给我听着，你把我的过去告诉对方了么，告诉她我有前科么？”

“没有，不过，我打算都告诉她。”末子小声说。

“你这样干，”厚夫防范着隔壁彻吉的耳朵，压低声音说着：“就不可能行得通。如果结了婚，对方就得受我过去的历史的牵累，受苦不尽。这样残酷的事，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我一辈子不结婚，请你回绝这门亲事吧。”

“我明白了。”末子用围裙擦了擦眼睛，“我已经明白了，你别生气。”

“我没生气。”厚夫怜爱地用大手按着妹妹那瘦小的肩膀。“你关心我，我很高兴，也很感激你。不过，我是一个没有资格结婚的人啊。”

末子点了点头，走开了。厚夫想起池端和香子。

下雨的那一天，厚夫送她到门前。“进去吧，”她邀请他，但他拒绝了。平时心想有朝一日可以见见和香子的家人，比如母亲啦、妹妹啦，或者是弟弟。但在这时，忽然感到羞愧。我这样一个迈入老境的男人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会怎样想？前天晚

上的经过又如何解释？

一连下了几天雨。由于台风停滞在南洋上空，一直下着微寒的秋雨。厚夫给和香子打电话，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大概是她母亲，执拗地问：“您是哪一位呀？”他回答说：“我是和她在冰场一起滑冰的雪森。”后来打算再打一次电话，但她母亲那不耐烦的腔调打消了他的勇气。

星期天，他们在冰场里又相见了。

奇怪的是经常在场中央大大方方地溜冰的和香子却跑到边上，并且，当她看出来是厚夫时，仍旧绷着脸无动于衷。叫了她一声，她却用看陌生人的眼光看他。对她说两句寒暄话，好象那声音被空中吸去，她根本不回答。问她“你哪儿不舒服么”，她象打冷战似地摇了摇头。那时，教练来了，厚夫去向教练致意。回头一看，她已经不见了。

“哎呀，有点儿蹊跷呢。”教练也四处张望着。

“我去找一找，”厚夫说。“刚才她还在这儿呢。”

找到租赁冰鞋的柜台，和香子坐在按月交费的衣柜前的长凳上。一只脚的冰鞋已经脱下。

“教练等你呢。”

“今天不想上课了。雪森先生，请原谅我，替我向教练道歉。”

“身体不舒服么？”

“嗯。”

“好吧，我替你说一声。”

厚夫刚要走，她又叫他等等，“我还是去上课吧。”

她重新穿上脱下的那只冰鞋，来到冰场，一阵风似地跑进去，向教练解释。她首先练一个内钩形，然后练后内结环一周跳。倒滑起步两周跳练了几次都很顺利，于是进入三周跳课程。但是，和香子有点儿反常，身体的动作有些不灵活。厚夫发现是她肩膀上用

力过猛，造成身子僵硬。不安、紧张、缺乏自信——细微的内心异常都会使肩部紧张。于是脚下乏力，破坏了身体的平衡。危险，说时迟那时快和香子摔倒了。她的脚几乎是抡起来摔在冰上的，她的疼痛使厚夫感到心痛。她的脚拖曳着。再练一回，仍然没有劲儿，又摔倒了。教练惊讶地把她拉起，厚夫全速滑过来。

“今天出什么事了么？”教练问她。

“昨晚没睡，写了一夜报导。”

“这种情况再练就危险了，停止吧。”教练谨慎地说。

“不碍事么？”厚夫问和香子。

“碍事，膝部疼。”

“还能走路，就不要紧。不知为什么，你的肩膀那么僵硬。”

“是呀，身子紧张，精神也紧张，我有点儿不正常了。”

厚夫上完课，走出冰场，等候和香子。

他俩一同走出去，街上充满阳光。她的脚有一点儿拖曳。他们又去上次那家地下咖啡店。但是携带家属来游乐场的人很多，那里很拥挤。

“我不想在这儿。”

她返身往回走，在楼梯上，她生气地说：“他们都贼眉鼠眼地看我，我讨厌他们。抱歉。”

他们不慌不忙地走上能乐堂旁边的坡道，前面是下坡，高楼在一片低矮的木结构房屋之间，象巨人似地耸立着。

“我给你打过一次电话呢。”他说道。

“我知道。母亲向我讯问了好几次，雪森先生是什么人。”

“你怎么回答？”

“我说是新结识的情人。”

“喂，喂。”

厚夫想逗弄她，但是她仍然板着面孔，他就闭口不言了。两

种不同的脚步声，走在一起却很调谐。他的皮鞋，她的胶底高靱鞋。

小学校旁边有一所冷清的小公园，门上写着“元町公园”。斜坡上有长椅，眼前很开阔，可以眺望城市风光。他俩在那里坐下。河对岸电车在奔驰，建在台地上的住宅许多窗子闪闪发光，好象里面有人往外窥探。

“我和母亲大吵了一通……”

“为了我么？”

“有许多原因，我们经常吵。”

“你母亲对我怎么看？”

“我说是新情人，她就不再问了。”

“可是，你如果当真那样认为，可不好办啦。”

“为什么？不是很好么。”

“可是……”

他凝视着她的左手，纤细的手指，一动不动。光渭的少女的皮肤，象石膏一样带有光泽。

“你今天能和我在一起么？”

“不行啊。我还得去。”和香子站起身，好象进站的电车正在催促她似的。

“以后，几时再见面？”

“……不知道。”

她小声说着。为了减轻脚痛，她的腰一扭一扭地走下石阶。

“不，不要跟我来……”

命令使他停止了脚步。

自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她。下一个星期日，她没来冰场。至此，音讯断绝，他就来北海道了。

“哟，你在这儿呀。”虎吉走进屋来。“哥哥，你帮我看看吉普车好么？引擎发动不起来。”

“好，就来。”厚夫立刻到车库去了。蓄电池的电压很足、风扇皮带也不松弛，仔细再一检查，查出打火头电极磨损，替他更换一个新的。

这当儿晚饭已经准备停当，厚夫开吉普车去旅馆接布川和君子。

餐桌当中是野鸭火锅，还有盐烤伊富鱼、秋马哈鱼生鱼片、奶油煎厚岸产的大牡蛎等丰盛的菜肴；当地的名酒“北胜”，另外又摆上虎吉酿制的果酒。山葡萄、刺儿桃、岩高兰、木天蓼、拳头花等等色味各异。布川特别爱喝山葡萄酒，喝得酩酊大醉。乍一开始，君子还有些客气，也不大说话，但当厚夫称赞盐烤伊富鱼是名菜时，君子兴奋得手舞足蹈地讲起钓鱼时的情景了。

厚夫一滴酒也未沾唇，深夜，他开车送布川和君子回旅馆。

第二天清早，虎吉驾驶吉普，带着布川和君子出发了。出发之前，布川对厚夫说：“拜托了，最少两个人，如果可能的话，我要4个人。”布川求厚夫替布川汽车修配厂雇佣4名明年的中学毕业生。厚夫在东京就和小学时的同班生、现在的中学教师原崎雄次联络过，为了慎重起见，又通了一次电话，虽然还有一小时，他却匆匆忙忙吃了早饭就走出去了。

厚夫身穿意大利西装，外罩英国风衣，为了不被大风吹乱头发，戴了一顶软帽。本来是可以走的距离，为了体面，他打算叫一辆的士。但这时，巴士来了。

低矮的房屋迤迳海边，海口处的小小的弃天岛，时隐时现。沿着海岸发展起来的狭小而又纯朴的街市，战后也无多大变化，好象时间在那里停滞了。与钏路那样突飞猛进的繁荣城市相比，这寂寞而又恬静的故乡，使厚夫更加留恋。

中学校园里的水枹树，一齐向南倾斜。说明北方来的海风太强烈了。今早的风也很凉。厚夫请传达室替他通报，在会客室见到了原崎。原崎是个小个子，胖敦敦的，一头稀疏的白发，一见便知是一个精于世故的人。上小学时，他那调皮的样子早已无影无踪了。厚夫站在那里，殷勤地递上名片。

“咱们分别多少年啦？”原崎一边让厚夫坐在椅上，一边屈指数着。这时他的脸上才出现了昔日的痕迹。“小学毕业已经三十六年了，真是阔别啊。”

“因为我自从小学毕业一直呆在内地。”厚夫有意识地说标准话，并且注意在语气中充满友情和亲近感。

“雪森君一点儿也没变啊，又黑又密的头发，和从前一样啊。”

“你也一如往昔呀，班长原崎君。”

“是么？”

原崎笑着，打开桌上的烟盒，请厚夫吸烟。厚夫不吸，他就自己点起一支。

几个烟圈儿袅袅飘去，象征着漫长的岁月象流水一般逝去了。

厚夫和原崎从小学校入学就是同学。两家住得很近，一起上学，也常常一同嬉戏。尤其是两人的成绩都很好，而且能够合得来。医师的儿子原崎拿来许多小人书和故事书借给厚夫看；猎户的儿子厚夫，也常把鹿鞭、狐狸头部标本带给原崎玩。下课后，他们有时去牧场或者海边游玩，有时去车站去看火车。但是，到了六年级的时候，因为分成中学升学班和其他班，他俩疏远了。投考中学的原崎，每天要在学校学习到很晚，听老师补课，渐渐不能和厚夫一同去玩了。原崎进了中学，厚夫进高等小学，这样一来，两人就断了来往了。

厚夫清楚地记得他和原崎最后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高小二年级放寒假时，厚夫曾在附近的药铺里打短工卖药。他



提着写着药铺字号的纸灯笼，背着木制的药箱，夜里在街上游荡。

大概浮冰靠岸了，夜里冷得刺骨。他从铺面上走到黑暗的住宅区，不知不觉来到原崎医院门口。因为曾到那里去玩过好多次，很怀念那地方，再说原崎说不定也会买药。于是，他从厨房门走了进去。一说自己是卖药的，女佣立刻露出嫌恶的样子，对他说：“我们这里是医院，用不着找什么卖药的。”他又说和原崎雄次在小学是同学，想看看他。那女佣又说：“现在少爷正作功课呢，不能见。”就在他俩你一言我一语时，原崎在厨房门口出现了。他穿着毛线衣、西服裤，和厚夫的一身卖药的和服相比，真有大相径庭之感。原崎并没看清黑暗中站在三合土地上的是谁，女佣也不给他介绍。厚夫无可奈何，说道：“是我，雪森厚夫。”原崎这才若有所思。“我在帮药铺做事，你们能买点药么？”原崎说：“这里是医院，药多得都快发霉了。”他扭过身去喝水，然后说：“我这会儿忙。”就进里边去了。厚夫被当做卑贱的小商贩，任那女佣撵出来了。

……

“令尊一向可好？”厚夫问道。

“早就死了。”原崎答道。

“医院呢？”

“哥哥继承了。”

“啊，那是令兄开的呀。”厚夫想起国有公路旁有一家设有内、外科的大医院，那儿竖着原崎医院的牌子。

“我这次来，是想雇佣4名下一届的毕业生，到我们会社去工作……”厚夫表明来意。说完之后，把会社的规模、业务情况、职工人数等的日文打字材料交给原崎，并且强调汽车的有关企业处于兴旺地位，职工宿舍条件完备。

“这件事嘛，”原崎显然有些为难，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你

来得稍微迟了一些，学生们已经都基本上内定了。最近升学高中的多了，初中毕业就业的少了。而且，未成年的就业者希望在札幌啦、钏路啦，总之在北海道以内就业。东京太远了。”

“不过，也有愿意去东京的吧。”

“那倒也有，不过，大多到大企业里去集体就业，象贵厂……”从原崎的眼神看得出，下面的话就是“一个小小的街镇工厂。”

“还是先给我们会社做个招工登记吧。”

厚夫退让地说道。其实，厚夫到中学来招工，其一是因为会社里缺少人手，他想招用故乡的人，了解他们的脾气；其二是他也想在布川面前显显他的本领。

“那当然可以……”原崎仍吞吞吐吐地。“这话不大好出口。贵社有一个阵内勇吉吧，今年春天就业的。”

“那时多亏您帮忙。”厚夫想起来了，勇吉的推荐信上有原崎的签名。

“你是阵内君的亲戚吧，他母亲说过。”

“是他舅舅。”

“那就更好说了。因为阵内君的名声不好，把后辈<sup>①</sup>送去就业，我们这些搞教育的不放心。”

“原来如此……”厚夫失望了，有些懊丧。“阵内勇吉已经完全转变了，现在规规矩矩地干活儿呢。老师。”

“那大概是的……可是……”

“你看如何，由我来负责办理，让我来帮助故乡人的成长吧。”

“让你？”

原崎搔着头发稀疏的额头，沉思着，看样子他知道厚夫有前

---

① 日本人习惯称早期毕业的同学为先辈，后期毕业的称为后辈。

科。虽然出事之后厚夫回避小学里的同学，打算缩小影响范围，隐蔽下去，但在那样一个小镇里，传闻是很快的。

“总而言之，拜托你了。”

“好吧，我和学生们商量商量再说。”

日影从窗子爬进来，但它并不温暖，那光亮好似萤光灯。室内虽然有煤油暖炉，但寒气不时袭来，原崎身穿厚厚的毛线衣，厚夫只穿着西装，冷得透心了。

走出中学，进了街里，信步往海边走去。他认出那里是他年轻时经常去的妓馆区，邻街的格子窗和二楼上的漂亮的栏杆，还依稀记得。屋顶上的铁皮锈蚀了，门面也有了裂缝，显然都衰落了。时间能腐蚀一切，不论是街镇、风俗习惯，还是人的心。

他想起这一带有几个小学同学，到一家青菜店（忘了他的名字）去，但那里已改为花店了。看见黄色和白色的菊花，他决心去为父母扫墓。

他抱着花束，重新走回国有公路，往西，左边山坡上便是市营墓地。他爬上山坡，冰冷的风钻进他的衣领。黑黝黝的大海好象漫过那小镇，一直冲上苍白的天空。

他已多年不来扫墓，再加上新坟增添，他在那背靠大海的墓地中不停地寻找。

三块花岗石搭成拱门，上写着雪森家之墓，但没有墓碑。既没有围墙，也没有树木，只有寒风习习。他打算清扫一下，找了一会儿，找到了水龙头和小水桶。他细心地把石头擦得焕然一新，供上鲜花，这时才发现忘记带香，只好不烧香合什礼拜。

双亲都于20年前下世，父亲春天病逝，过了两个月，母亲也跟着去了。他未能亲自为双亲送终，因为还在狱中。在浦和监狱。那里离根室非常远，自从入狱谁也没去看他，但是妹妹末子突然出现了。“哥哥，爸爸妈妈都死了。”妹妹的声音，至今还萦绕在

耳朵里。他没有流泪，和远路而来的妹妹也没说几句话，接见的  
时间还没有用完，他就走出了探视室。主管会面的看守长追上来，  
训斥他擅自行动，最后以违犯纪律被单独隔离了。当他独自一人  
时，眼泪涌泉一般地流了出来，再也止不住了。

后来，他听说父亲的死因是中风。母亲的死因不明，据说父  
亲死后她悲伤得不进饮食，终于衰竭而死。但是，厚夫认为是由  
于他品行不端进了监狱，母亲是为他悲痛而死。母亲生了6个孩  
子，其中4个儿子都令母亲伤心。长子新一，战死在瓜达卡纳尔  
岛；次子启新，年轻地死于肺结核；三子雄造幼时溺水；四子  
厚夫是个浪荡子。长女嫁给钏路的渔民；最小的末子嫁给虎吉，女  
孩子都洁身自好，严于律己，男孩子却不成材。

厚夫合什当胸，任凭刺骨的寒风吹着，他向父母禀告，我已  
重新做人了。但是，母亲的慈颜比父亲更加清晰地浮现在他眼  
前，如果母亲如今能够复苏，一定会为我高兴吧。

回到家里，他对末子说：“我去拜过爸爸妈妈的坟墓了。”

“这可是稀罕事。”

末子一边油炸午餐用的猪排，一边噘着嘴。

“那石头脏了，我擦过了。”

“哥哥去扫墓，我很高兴。招工的事怎样？”

“不行，不行。由于同窗之谊，我向原崎老师以礼相求，但是  
人家不理睬呀。说我们那种小企业没有吸引力。”当然不能对她说  
勇吉是最大的障碍了。

“说不定原崎老师讨厌我家的人呢。”末子不加思索地说。“那  
位老师热衷于保护大自然，加入了好几个团体，在北海道的报纸  
上批评破坏自然和开枪狩猎呢。”

“破坏自然？可是，猎户是为生活而捕杀动物呀。那样的话，  
渔民又如何解释？”

“不知道。”末子把头偏过去，避开溅起的油星。“鱼不是动物嘛。”

“父亲和虎吉，都是堂堂正正的猎手，有什么不好？”厚夫不知为什么突然生气了。

“那是因为那位老师认为开枪的人是破坏大自然的凶手，山里的老爷子（熊）吃人也罢，狐狸毁田也罢，乌鸦在码头上叼鱼也罢，他就是反对捕杀它们。可是，砍伐树木，为了建成酪农村而大批地毁掉原始森林，他们就不反对了。捕捞几十万马哈鱼和狭鳕鱼，他们也不反对。杀猪、宰牛，他们坦然地吃下去，可是枪打一头鹿他们就大叫特叫，替动物叫屈。你知道现在根室还有几个猎人么？加上我家的一共才五六个人了。即便把前来打猎的游客算上，也打不了多少动物。但是，设定置网打马哈鱼，一网就捞上几百条呢。”

末子一口气说完，但是手上的活儿仍然干得很好，炸猪排摆在盘子上，卷心菜细丝也添上了。

“勇吉堕落，偷了同学的钱，学校把我叫去，级任老师就是原崎。你猜他说什么？他这样说：‘这话虽然不便说，但是，阵内君之所以变成这样，是受他父亲的事业的影响。从小就看着父亲杀生，他就不可能培养出珍惜生命的道德基础。’他哪里知道，我家的人对自己打杀的动物是最痛惜的了。他给杀死的动物一头一头地都编上号，把编号写在牌位上放在佛龕里。难道那些捕鱼的人也能写上牌位供奉每一条鱼么？我家的人总说，他杀生是为了求生，无可奈何。勾动扳机的时候心里就在祈求宽恕。我听了原崎老师的那一番话，立刻就叫勇吉退学了。”

“不过，推荐信不是原崎老师给勇吉写的么？”

“那是我写的呀。求人抄清，用木板刻了学校的图章。”

“那是伪造公文啊。”

“不那样干勇吉就没有出路，学校里什么也不给办。”

“也许你说得对。”

“现在，大学生不是闹学潮么？我理解他们，因为大学里的老师尽是一些骗人的教育家啊。”

吃中午饭的客人进来了，末子闭住了口。趁着人不多，厚夫端一盘肉饭吃了。

来就餐的四个客人都是熟客，末子亲切地接待。有两个象是鲜鱼市场的，穿着印有号码的坎肩，长筒靴子上的鱼鳞闪光。还有两个，大概是业务员，都穿着破旧的西装。他们注意到厚夫，用照像闪光器似的目光看他。他是谁呀，装模作样的绅士！这陌生的面孔，无疑是外乡人。是钏路造纸厂的老板么？可是老板不会到这种店里来呀。他们的目光里充满了对外乡人的疑虑和好奇。

厚夫吃完午餐，到楼上去了。居室的隔壁是佛室，安放着一架大佛龕。白木牌位陈旧得变成了暗褐色，一排排地摆着就象墓地。那牌位正面上写着：虾夷鹿之灵位、北狐之灵位、野兔之灵位、鳧之灵位等等，背面写着编号、雌雄性别、年月日、象是虎吉写的字，那么生硬。虎吉为他杀死的那些动物，朝晚诵经从不间断。到了盂兰会时，还要请和尚作佛事超度。厚夫也参加过那样的佛事。

人不杀动物就无法生存，这是罪孽深重的事啊。人为了生存，就需要捕杀动物的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罪孽深重啊。这都是虎吉的口头禅。这些听起来似乎带些虚伪的话，出自沉默寡言的虎吉之口，就显得很朴实。花龕上、榻榻米上，到处都摆满了各种动物的剥制标本。有巨大的海驴<sup>①</sup>、熊。有一条伊富鱼，大概长达1米40厘米，那是他几时钓的呀。昨天钓了一条40厘米的伊

---

① 阿伊奴族语 Todo，属海驴科，雄性身长达4米，雌性3米。

富鱼，布川尚且乐不可支地吃着，而且大家也没吃完。那么，1米40厘米的大鱼又是怎样吃下去的呢？

古董枪也收集不少。火绳枪、古老的温彻斯特枪、旧陆军的步兵枪等等。厚夫端起一支九九式步兵枪瞄了瞄，然后又看了看枪口，膛里的来福线就象天皇的菊花徽章一样，闪闪发亮，擦拭得一点锈迹也没有。枪身上的菊花徽章却真的毁掉了，看来那支枪随时可以使用。为了把这支枪弄到手，还颇费了些周折，虎吉约略地讲了经过。那是一个军人带回家的一支枪，在仓库里藏了20年，然后经过许多人的手，才到了虎吉手里，如果这枪被查出来，那可不得了。那间屋子里充满了表现猎人阵内虎吉的信念、秩序和禀性的物件。柱子上、地板上、墙上，甚至在空间都有他的气息。厚夫打开窗子，深呼吸一下。忽然涌起疑问。为了收集枪他肯于如此破费，为什么不让勇吉升学呢？当然是由于勇吉的怠惰和反抗，惹怒了父亲了。但是，勇吉之所以反抗父亲、走出家门，难道不是因为再也无法忍受这窒息的痛苦么？厚夫现在就想离开那里了。

厚夫在他睡觉的四叠半小房间里换衣服，脱下西装，和昨天一样，穿上钓鱼的大坎肩。把准备好的水管三通、电线、定时器、黑色炸药等爆破试验所需的物件装进背囊，又把钓具也装进去，走下楼梯，对末子说：

“把摩托车给我用一下。”

“哟，你去哪儿呀。”

“去风莲川钓鱼。”

那一条街道一会儿就跑完了，来到大海和温根沼分界的桥头。水渠尽头就是湖水，黑黝黝的水面一望无边。

风莲湖在根室以西，是一个起自东南，伸向西北的狭长的湖。西边和南边被起伏悠缓、环抱着针叶林的根室台地所阻；东边和

北边被低低的沙洲所包围，湖水从沙洲冲出一个缺口入海。由台地流过风莲川、别当贺川等十几条河流，沿着这些河流形成了广阔的泥炭湿原。水源丰富的河川冲淡海水，变为汽水<sup>①</sup>，养殖了独特的藁藻和鱼群，冬季冻结，变成一片冰原。

厚夫少年时期就常来风莲湖游玩，他特别喜欢眼前向前延伸的沙洲春国岱，有时他从那儿顺着陆地去落叶松林探险；有时划着小船乘兴垂钓。现在盐碱化已经漫袭到这里，落叶松林枯槁了，正在化作平坦的沙岛。

厚夫又开动摩托车，飞驰而去。来往车辆稀少，250CC的发动机声响彻椴松和针枞树林。厚夫看看路上没有人，他就要摩托车杂技，用后轮行驶跑了一大段路程。然后，离开国有公路，冲进没有路的树林。他穿过灌木丛，擦过白桦树树干，在枯枝和枯叶中钻行。水柏、枹树、榛树的杂树林已进入荒凉的冬季，叶子已经落尽了，只有橡树叶子，虽然枯黄，却依然连在枝上，随风摇曳，这是林中唯一的装饰了。下了山坡，来到潮湿的地方，苔类使轮胎打滑。但是，厚夫仍不放慢速度，震动又唤醒了隐藏在他的内心深处的青春活力。下了山坡，到了昨天去过的捕获采卵场附近。只有这一带的山坡与风莲川相接，是进入湿原的最好的基地。

他找到了虎吉的铝船，但是没有发动机，无法使用。于是，他把摩托车隐藏在林中，沿着河边的湿原走去。昨天，乘船缩短了的距离，今天走起来却困难重重。但是，对自己的腿脚具有信心的厚夫，拨开草丛、避开积水，不停地奋力前进。忽然，大约1米多宽的一条小溪挡住了去路。他想跳过去，但是，如果对岸是湿陷地就糟了，踩下去的脚会被泥炭紧紧吸住，陷进无底的深渊。他

---

① 海水与淡水混合后的低盐分水。



在小溪旁逡巡着，发现了一棵巨大的谷地榛的树枝伸向对岸的地方，他攀着树枝，跳到干胡荽丛上。这样他终于摸到昨天甩钓的地点。

昨天，笼罩在烟雨之中的周围的地形，今天看得一清二楚了。树木稀疏，平坦的湿原望不到边际，没有一个人影。

天地之间，只有他一个人。能听见的只有潺潺流水和风的细语。阳光静谧，鸟儿不语。厚夫象逃出牢笼的野兽，真想拚出全身的力气大吼一声。在这里，不论你干什么，不论你有多么崇高的行为或是进行如何丑恶的犯罪，都没有任何人监视。与那被稠密的人网笼罩着的大城市相比，有多么大的差异呀。虽然他作为一名徒刑囚犯曾经长期服劳役，但是，在布川汽车修配厂干活儿，其本质并没有改变，仍然是服劳役。接受人家命令、受人家监视，日复一日重复完成刻板的工作，从服刑期到退休期间，一直只领取微薄的报酬。被迫地干活，不停地干活，直到年老了。现在，他完全脱离了劳动，他自由了，即使只有短暂的一会儿，他也完全自由了。

厚夫打算在这里钓鱼，卸下背包；但他忽又改变主意，又背上背包，离开那条河，十分谨慎地拨开杂草，走进广阔的湿原。潮湿的地面软绵绵地，吸住长筒靴子，只好拔出一只脚、向前迈一步，再拔出一只脚，再向前迈一步。

厚夫凭借幼时多次来过这里的经验，找到了安全地点。这种湿原的底部，大都是不知几千、几万年，总而言之经过数不清的漫长的年代，堆积植物残渣形成的泥泞的泥炭层。当你观察河底或湖底时，就能看到咖啡色的沉淀物，那就是泥炭层。谁也无法知道它有多深多厚。他父亲石造告诉他，那泥炭层是无底的深渊。据说躯体巨大的牛和熊一类的动物，只要掉下去，立刻就被吞没，因为泥炭的粘着力使它无法游动。当然，人也不能例外。

湿原与河流或湖泊相接的地方，是高杆的北苇丛生的地带。这里泥炭积成小山，下边积水的地方就形成称之为“谷地眼”的万丈深潭。但是，如果选择苇根密集的地方，却可以走路。厚夫拨开苇子的黄色根茎，一步一步试探着向前走。

在枯槁的苇丛里，根上分杈极多的谷地榛树，象招摇着的瘦骨嶙峋的手指，到处可见。现在它枯槁了，春夏却枝叶繁茂，一片绿荫。只要生长着这种树的地方，附近的地就很坚硬，厚夫把它当做可靠的路标。

一会儿，他来到枯苇收割后象稻捆似地集聚起来的地方。那苇捆象躲在山里的蓬发乞丐，所以当地人叫它“谷地和尚”，厚夫在那里坐下。

他已经单独一个人步行将近1个小时了。不但不见人影，就连花、鸟也没有。刹那间，他想起春夏小鸟鸣啭、红色和白色的鲜花摇曳的情景，但是，周围的沉寂和荒寞，立刻把他的幻想驱散了。

父亲曾经多次告诫他，小孩子到湿原里去有危险，嘴皮都要磨破了。但是，越是告诫，厚夫才越是要悄悄地潜进湿原。

他自己用椴木削制平底木舟，那船小得只能坐一个小孩子。仿照土人的独木舟样式，用桨划行。竹钓竿、针线、饭团子、避蚊药，小孩子的头脑所能想到的必需品，他都想方设法弄来了。有一次，父亲进山了，要好几天才回来。厚夫瞅准这个机会，一大早就骑自行车离开家，来到河边，推出隐藏的船，悄悄地下河了。他想象着河边欢送他这个大探险家的黑压压的人群，向岸上频频招手。

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寻找风莲仙人。冬天，在劈柴噼剥冒火的炉旁，父亲给厚夫讲述风莲仙人的故事，那时他才六、七岁。

风莲仙人是湿原的主宰，长发垂胸，雪白的长髯，看上去象年过八旬的老人，他的真实年纪谁也不知道。他行走如飞，赛过麋鹿，根本不象年迈老者。他不论冬夏，永远穿熊皮背心，海豹皮长靴，腰间象草裙似地系着十几条干马哈鱼。肩上扛着旧枪，手持短钓竿，到处奔走。他不愿和人交往，看见人影就躲藏。但是，他和石造等两三名猎手很有交情，一讲起来，他倒很健谈，教给他们山上和平原上的知识。他是个有教养的人，对动、植物名称、生态都很熟悉。他的背囊里背着手册，那上面用小字密密麻麻地写着考察记录。但是，他从来不提他来自何方，干过什么营生。甚至连他睡在哪里也无人知道。夏天露宿还倒罢了，隆重冬冰雪他又怎么办？他到底为什么过着那样孤独的生活，简直是个谜。

“爸爸，你见过风莲仙人么？”

“见过好几次呢。”

“可怕么？”

“不，是个善良的人。他心地善良，象个菩萨。”

“风莲仙人不到镇里来么？”

“不来。他绝对不来。他讨厌镇里。”

“我想看看风莲仙人呢。”

“不行，小孩子不许走进湿原。”

“可是，我想找他。”

“胡说。”

说到这里，父亲再也不作声了，默默地喝他的浊酒。有的时候他给孩子们讲，但一讲完，忽然就沉默起来，经常如此。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再死乞百赖地纠缠着问他，结果会被他打一顿，所以，听的人也只好死了心。

自那以后，厚夫对风莲仙人产生了种种幻想。湿原的某处沉浸着一座巨大的岩石山，露在地表上的部分，有一个大洞穴，风

莲仙人在那洞里建起宫殿般的房屋居住，他在人们眼里是乞丐，其实是一个大富翁。他也许是一个在内地为非作歹的大窃贼，为了逃避追捕而隐居洞里的。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探清他的秘密。厚夫制做独木舟出外冒险，就是为了这事。

有一年夏天，厚夫乘船溯流而上。前一天晚上，他被父亲痛骂一顿，满心不高兴，天一亮就从家里跑出来了。他决心不再回家，连大米和豆酱都带出来了。其实，责备他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从哥哥的钱包里偷了钱。他并不恨父亲，而是恨自己。他认为这样的儿子死去，父亲也许会高兴吧。

这个地区特有的夏天的海雾，弥漫在河面上和原野上。一会儿，那雾变为乳白色的刺人肌肤的寒风了。幸好是顺风，厚夫趁着风、雾，向前划船。水流悠缓，小孩子也能把船划动。来到小支流时，他就拉着船纤走在岸上。

走啊，走啊，那雾一个劲儿地缠着他，衬衫和裤子全湿透了。划船时身上还有热气，现在冷起来了。肚子饿了，把米放进锅里，拿出从家里带来的椴松枝，添些白桦树皮，想要点火，火柴湿得划不着了。这时，下雨了。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就象那发白的空间到处都开了洞，泼下倾盆大雨。

回家吧。他一边打冷战，一边寻思着。他上了船，用锅往外舀水，让船顺水漂流。因为来时是溯水而上的，所以他以为漂回去就可到原处。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了。由于涨水，河水已经漫出河岸，刚才走过的苇丛，现在变成湖底，谷地榛树在水中只露树梢，到处是一片汪洋了。那水不是在流，而是没有方向的漩涡，船不但不能前进，反而被拉得倒退，团团转起来了。什么也望不见了，方向不明，地点不明，任其漂流。他这只手制的船稳定性很差，浪头横着打来就几乎倾覆。颠簸之中桨丢了，食物也掉下去了。只剩下一个锅，用它拼命地舀水。不

知经过了多长时间，他已有些昏迷。这时，一棵黑黝黝的大树向他靠拢过来，就象梦中的一艘船。那是一块生长着针叶树的陆地。他一登上陆地，立刻抓起一把土趴下了。他又走了两个小时，才被猎户搭救回去。

厚夫心里明白，这片湿原并非大地。就连现在坐着的这地方，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水淹没，恢复它的本来的形态。这里只不过是浮在无底深渊上的虚假的陆地。

自从他遭遇那场洪水之后，他就觉得风莲仙人并不存在了。那样汹涌可怕的洪水，人在湿原之上是无法生存的。地下也不可能存在什么大洞穴了。隆冬数九，在一个大风雪的夜晚，厚夫又一次问他父亲：“现在风莲仙人在干什么？”“嗯。”“这么大的雪，他很冷吧。”“嗯。”不管问他什么，他都只答一个“嗯。”

厚夫坐着的“谷地和尚”渗出水，湿了他的屁股，他站起来，看看那些“和尚”。那是一些披头散发，孤独而又有些滑稽的“和尚”。他向“他们”告别，登上归程。一队归雁飞来，整齐的队形，一点也不紊乱。雁和野鸭不同，它非常有纪律，令人钦佩。一会儿，一大群丑陋的乌鸦呱呱乱叫着，杂乱无章地飞了过去。雁美鸦丑。他虽然不知道这世界由谁安排，但是，美和丑毕竟是存在的。

厚夫蹑手蹑脚地走过河边的钓鱼人通道，岸边下面已被水淘空，所以路悬在水上。水里潜着鱼，它们能敏感地察觉上面行人的脚步声，飞快地逃遁。特别是伊富鱼，它以最快的速度移动。要钓鱼，就得蹑手蹑脚。昨天钓不到鱼，船的马达和布川粗鲁的走动就是原因，厚夫这样认为。

厚夫在河流悠缓的拐弯处选定了钓鱼场，开始甩竿钓鱼。日影倾斜了，水面上开始罩上阴影。30分钟之后，当他往回卷假饵时，忽然一条鱼从脚下窜出来咬钩了。他放开鱼线，但注意保持

拉紧，让鱼在水中游着，等待它疲劳再用捞网捞上来。是一条 40 公分长的鲑鱼。

那里距昨天君子钓上伊富鱼的地方不过 5 米，看来这一带的确是钓鱼场。不知是谁用树杈插在那里当作鱼竿支架，也可表明这里是鱼场了。

厚夫选定这里，一经选定就不再动摇了。他把那钓竿在水面上轻轻一抖，钓线就从竿头甩了出去，假饵在离对岸不远的地方激起一个小水柱。卷动线轴，假饵在离水面不远的地方象活物似地游动。他重复这个动作，什么也不去想，只听到假饵的落水声和线轴的卷动声，头脑里是空虚的。只有时间不停地冲刷着他的头脑，象流水一般逝去。

其实，他的知觉并没有放过周围的事物，它敏锐地观察到每一个细节。太阳落在树林背后了，黑影遮住水面，鬼飞到有枪就可以击落的距离内，虾夷松鼠在对岸刚刚露面，又逃掉了……不过，这些事物的变化，并未搅乱他的思绪。

钓上三条鲑鱼之后，他换上毛钩，开始钓白尾鱼。他在水流缓慢的地方，把毛钩漂在水里，灰白色的鱼从岩石背后跳出来，很快就钓上了 11 条。后来，他又钓上两条鳟鱼，但是伊富鱼却始终没有出现。天色晚了。厚夫收拾钓具，往回走。周围芦苇丛生，忽然，异样的情景使他畏缩不前了。

眼前的芦苇倒伏了一大片。虽然枯槁的苇茎被人一踩就折断了，但是，大约 10 米见方的地方全都倒伏了，如果把那当作有人休息的痕迹，未免太大了。那是巨大的熊，是熊在芦苇荡中打滚嬉戏的痕迹啊。厚夫屏住气息，寻找熊迹。没有粪，也没有足迹。难道被雨水冲掉了么？昨天这一带什么迹象也没有啊。熊是在我们走后来的，说不定是刚刚来。好象有动静，一股腥臭味儿向他的鼻子扑来。他舌根发苦，想咽口水，口中却干得一滴也没有。忽

然，他看见一个黑色物体挡在前面。

原来是一棵枯树。树干折断了，断岔儿象耳朵似地扎煞着。厚夫猝不及防地吓了一跳之后，反而胆大了。对枯树发生错觉，简直是小孩子。不过，没惊叫起来，这一点还算老练吧。熊就在咫尺之间，而且正向这边窥探……而且，前天就在此出没。那是一只冬眠前的、贪婪的、食欲旺盛的山里的老爷子呀。厚夫后悔没带枪来，苇丛深处有什么蠕动着，不是风……。

厚夫想起了带来的钢管三通，是他准备找地方搞爆炸试验的，放在背囊里而忘了。他立刻准备，把黑色炸药装进三通，装上雷管、接上电线，用4个单筒电池，结成6伏起爆电源，联接在发条定时器上。他把三通埋在枯树根旁，把定时器拨到5分钟，跑步离开。

离开大约100米的地方，有一棵大白杨树，他爬上去观望。5分钟到了，准时传来闪光和轰鸣，苇丛向四面八方倒伏，中心冒起一股白烟，泥浆溅起，形状象带刺的海胆。火药大约装了50克，比前两次爆炸威力大得多，那熊无疑逃之夭夭了。

那棵枯树炸倒了，飞出去足有5米，炸出一个直径3米、深约1米的大坑，已经涌出水来。三通和定时器的破片已经寻不到，只剩下电线残留在坑边上。

钢管比可乐瓶子好，三通比钢管好，装炸药的容器，阻力越大爆破的威力也越大。但是，与过去两次相比，这次爆炸并没使他感到任何喜悦。只要加强爆炸设备，爆破力就能不断地加大，但是，那又能如何呢？

“我今天失望了。”和香子的话，又在他耳边萦绕。“爆炸一点也未损坏湿原，爆炸只不过是欺骗啊。”

当他驾驶摩托车从林中走出时，太阳已经落山了。夜色从空荡荡的树林里象墨汁似地涌出来。原夫与来时不同，已无力开快

车了。他慢腾腾地驾着摩托车，夜已经来临了。星星，在东京根本想象不到有那么多，也想象不到有那样璀璨的光辉，它们凝冻在空中。

从厚夫身后，有一辆小轿车超越过去。这般时刻还有谁呢？并不是捕获采卵场的车。也许是和他一样不到假日就去钓鱼的好事者吧。

车库里有一辆沾满泥的吉普。厚夫忽然想起，得赶快向布川报告去中学招工的情况。走进店里，没有顾客，只有虎吉夫妇和彻吉围炉而坐。一大瓶酒，大小菜碟摆在那里，虎吉已有几分醉了。

“你们回来得好快呀。社长呢？”

厚夫问道，虎吉却保持缄默权，不理不睬。末子说：“他俩去罗白了。”满脸不高兴。

“为什么？”

厚夫惊异地问。虎吉补充道：“哼，对不起哥哥，我把社长得罪了……”

“……”厚夫等待着，但虎吉没有更多的解释了。这时，末子接过去说：“我家的人讨人嫌。可是，那个藤山也不好，老是叨叨唠唠，妨碍打猎，我家的人就发了脾气。”

“不，那种人呀，”虎吉给她更正说。“她不但妨碍别人，而且还不自觉，就象在东京似的，和社长扯闲话。可是，鹿的耳朵要比人灵敏几十倍，只要听到一点儿人声马上就逃了。而且它一个劲儿往下风头钻。鹿很聪明，到了下风头别人就闻不见它的味儿。它却能听见别人的声音。在山里整整走了一个上午，也没看见一个鹿影儿。那地方我去看过好几次，那里密密麻麻地生长着鹿最爱吃的灌木，我看准那是个有鹿的地方。所以，我请他们不要作声。我只不过一般地请她注意些，没想到他妈的哭起来了。”



“我家的人啊，”末子补充道，“平常说话就和吵架似的，那个人还以为他揍了她呢。”

“社长抗议了，叫我说话和气点儿。那女人是他的什么什么……”

“这一来，我家的人可真火了，大声骂他：你有太太有孩子，胡说什么。于是，社长也和他对骂，所以，一切的一切就都完了。”

“都完了……”

厚夫几乎是在呻吟了。

“反正，我和他绝交了。”虎吉用手背蹭一下胡须。“对不起哥哥。但是，对那种人只能和他断绝关系。”

“你说断绝关系……”厚夫语塞，恳求地低下头。“那可不好办，请考虑一下我的处境吧。”

“这和哥哥毫无关系。”虎吉用玻璃杯饮了一口冷酒。

“可是，勇吉还在厂里。”

“我叫勇吉辞职，和那种人一刀两断。”

“我反对。”厚夫这才斩钉截铁地表示态度。末子斟过酒来，他一饮而尽。“喏，虎吉，到了这节骨眼上，我只好直言不讳了。勇吉干得很好，所以我反对他的父亲不负责任地破坏他的工作。首先我就不把你的话转达给他。”

“勇吉多亏哥哥的照顾，我没话可说。”虎吉稍稍平静下来。“不过，他老子和社长吵过架，他在那里干活儿，恐怕不舒服吧。”

“那样的话，我也是一样的喽。”厚夫苦笑着。“他和我妹夫吵过架，我也舒服不了。”

“还是陪礼道歉的好。”末子说道。“喏，孩子他爹，为了勇吉，你认错吧。”

“说什么？”虎吉用筷子巧妙地夹起生鹿肉，蘸上酱油。“我并没有干什么错事。”

“布川这个人虽然一下子就发火，但也很快就能息怒。这一点还可挽回。”厚夫说。

“我家的人也是那样。”

“那好，言归于好吧，我来说合。”厚夫在满满一大碗的鱼籽上挖了一团，放进嘴里。“他们什么时候从罗臼回来？没给我带话么？”

“是啦，好象叫你今晚给他打电话，那旅馆的电话号码在这儿。”末子从围裙布袋里找出揉搓成一团的纸片。一共两张。“还忘了一件事，原崎老师来电话，说是找到了一名愿意就职的。”

“那太好了。”厚夫立刻给原崎家打电话，絮絮叨叨地向原崎致谢，并且表示明天要到学校去。原崎应允安排他和那学生见面。他放下听筒，末子笑道：

“哥哥在电话机前磕头作揖地客套，不管你咋说，在老师面前总是抬不起头来。”

“缺人手啊，哪怕有一个也好。勇吉也是一样，现在他要是不干，我们就为难了。他好容易才学会修车的基本知识，今后正发挥作用呢。不管虎吉咋说，我都不能让他不干。”

往罗臼旅馆打了电话，布川他俩尚未到达。听说下午很晚才叫的士出发，当然到不了。厚夫求对方转告布川，有人愿意就职。

“舅舅，”一直静听的彻吉忽然叫了一声。“勇吉说不要在布川那里干了。”

虎吉、末子、厚夫全都把目光集中到彻吉身上，注视着他。

“他对我也说过现在的工作不大适合，”厚夫满有自信地说道。“不要紧，他不是当真的，年轻人免不了糊涂。”

“他说明年4月开始下海时就回根室来呢。”彻吉十分平静地说。“他已经决定和我一起打渔了。”

“什么时候决定的？”厚夫沉不住气了。因为这事从来未和他

商量过。

“这件事我们商议好几回了，喏，舅舅，爸爸妈妈也请听一听。我对厚岸这地方已经绝望了。你们也知道，从打春起，鲱鱼就一条也打不上来了，是什么原因，谁也不知道，就象一下子就从海里消失了似的。厚岸是产鲱鱼的地方，没有鲱鱼，厚岸就完了。人们都在闹着养殖海带啦、养姥蛤啦、养牡蛎。但是，购买工具、开始养殖，需要5年时间，没有资金你就举手投降吧。怎么办呢？我苦思冥想，今年沙丁鱼分外丰产，不知什么原因，那沙丁鱼的大鱼群一来，海里就象冒水泡一样，用打鲱鱼的粘网就能大量打上来。但是，因为打得太多，价钱也跌落了，一公斤才卖三十圆，没法儿卖，不正常，今年。”

“是呀，不正常，风莲川的山里老爷子也出现了。”虎吉点头说道。

厚夫刚要讲遇到熊的事，彻吉又接着说：

“短期内鲱鱼是不行了，沙丁鱼又不能代替它。所以，我想回根室，自己买船下海去干。”

“船？你有买船的钱？”虎吉歪着头说道。

“有，50吨快艇，有人廉价出售。”

“你莫非要干亏心事吧。”虎吉满脸狐疑地抬起头来，瞪着眼睛。

“他爹，彻吉不会干那种事的，他和勇吉不一样。”末子庇护彻吉道。

“糊涂虫！”虎吉用拳头猛击桌子，那表情和勇吉一模一样。“他和勇吉一起干，不是太可疑了么？你要是干情报船，我可不饶你们。”

所谓情报船，就是给择捉岛和国后岛等旧日本领土上的苏联边防队传送日本国内的情报、赠送家电等物品，以换取在鱼产丰

富的苏联领海内非法捕鱼的船只。很久以来，这种船在根室和罗白都出现了很多。普通渔船闯进领海会被苏联巡逻艇扣留，但是，情报船不但不被扣留，而且还能捕到很多鱼。

“勇吉能回家来，我很高兴呢。”末子说。

“不，他和我另租一处房子住，我已经在张罗了。”彻吉冷淡地说着。

“你说和勇吉商量过，有信来么？”厚夫问道。

“对，有信来。”彻吉答道。“他很爱写，给我写很长的信呢。”

“给爹娘却一个字也不写，这种孩子真少见。”末子插嘴说。

“可是，勇吉在信里没写他想加入自卫队么？”

“写过好几次呢。他最向往的是海上自卫队，搭乘军舰，和苏联巡逻艇斗一斗。”

“原来是这样啊……”厚夫似乎隐隐约约地摸到了一点儿勇吉的思路。

“爹，”彻吉伸直他那长大的腰身，俯视着矮小的父亲说道：“我早就想说了，现在可以说么？”

“什么事，你说吧。”虎吉用他那一双醉眼，瞪着彻吉，但是，好象被儿子从来没有过的强硬态度所慑服，又把目光避开了。

“你说非法捕鱼是干亏心事。其实，那里本来就是日本领土，而且是最好的渔场啊。帆立贝、海胆、海带、鲑并鱼、螃蟹，还有马哈鱼和鳟鱼，都可以大量捕获。由于苏联擅自划为他的领土，我们这些零星渔民才无法生存了。我们是为了生存才逼上梁山的呀。”

“可是，你……”虎吉喝了一口酒，把嘴里的食物咽下去，说道：“我不是说不能非法捕鱼，非法捕鱼也是不得已。但是，用情报去交换，那是卖国。那可不行。”

“哼，”彻吉冷笑，他平常一本正经，现在作出这种表情，令

人不由得有些厌恶。“通过我们这些渔民泄露给苏联的情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何况他们有人造卫星，什么都知道。相反，他们想要的是物质啊。电视机、照像机、磁带、复印机、还有女人。用这些交换，就可以非法捕鱼。只不过是这些。”

“你想得太简单了。”虎吉吼起来了。他举起拳头，但没朝儿子打去，只不过用手背蹭了一下胡须。“据说情报船提供的情报，质量是很高的，也有属于国家机密的呢。我有一位当警察的朋友，他了解内幕。需要你们赠送物质的，是一些下边的人，苏联的大官儿们是不会受那些物质蒙蔽的，而有权允许你们非法捕鱼的就是那些大官儿。你会被卷进去呀，一旦卷进去那就象跌进‘谷地眼’，无底深渊啊。”

“那，怎么办啊，”彻吉冷眼看着陷入兴奋状态的父亲。“我们既不是拥有定置网和大型渔船的老板，又没有捕鱼权和叛国之心，但又得靠海生存，我们这些年轻人怎么办？”

“这个……”虎吉语塞了。

“非法捕鱼，人们或多或少都在干。不过，一旦被抓获，没收了船只，我就完了。所以，必须采取措施，不让他们抓获，才能活下去。”

刚才一直没吃菜、没喝酒的彻吉，忽然把玻璃杯里的酒一饮而尽，夹起两薄片生鹿肉，不蘸酱油就吞了下去。

狭小的店里，沉默使“电压”不断升高，眼看要迸出火花了似的。末子抽搐着鼻子，彻吉和虎吉都在狼吞虎咽地连吃带喝。厚夫长叹一声，末子靠近他说道：

“喏，听听哥哥的意见嘛，这事跟勇吉也有关系。”

“我，什么也不知道啊。”厚夫说。

“可是，勇吉要去打渔，是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不过，如果他自己决心那样干，恐怕谁也阻拦

不住了。好不容易才对厂里熟悉了，我还想叫他考三级修配工执照呢。”

“我担心的是，那孩子容易堕落，将来干上非法捕鱼，更要堕落了。”

“根据我的经验，”厚夫理解妹妹心里的话，她是在质问有前科的哥哥。厚夫刑满出狱时，彻吉已上高中，他在某种程度上知道舅舅是个罪犯。这一点，他和当时小学生的勇吉不同。厚夫说教似地对彻吉说道：“一旦堕落下去，想要很快地、或者悄悄地拔出脚来，是办不到的。有一种不以本人意志为转移的力量，使你越陷越深。我就是那样，因此，我受了20年的苦。我的大半个人生就这样消磨掉了。所以，开头最重要。如果你们甘愿受苦，那自当别论；如果害怕受苦，我看还是早下决心，不干为好。”

“是的，”虎吉也终于找到论据说道，“我觉得刚才说的这件事值得深思。只看眼前的利就去干，可要知道政治变化无常。那种靠不住的事，还是不沾的好。”

“人穷也要走正路呢。”末子说。

“现在不是穷不穷的问题。”彻吉反驳道，“债台高筑了，连借债的利息也赚不出来。现在我告诉你们，我早就堕落了，已经5年了，已经拔不出来了。”

“可是，你……”末子伤心地抽泣着。

“勇吉也明明知道。”彻吉更为明确地说，“我告诉你们，勇吉之所以要去打渔，就因为他自己并不合法。”

“他妈的，一群恶棍！”虎吉挥起拳头，又放下了。“彻吉，你也这样么？哼，罪恶的遗传、罪恶的血统啊，你们全是……”

“别乱说了，你……”末子担心伤害哥哥，阻止虎吉。

“哼！”虎吉闭住嘴，气呼呼地，胡须也被吹得飘动着。

“我回去了。”

“已经迟了，住下吧。”末子恳求地说。

“不，话不投机，我回去吧。因为我是来和爸爸谈事情的。”他坚持要走，母子俩在门口争执不下。厚夫帮助妹妹说了一句：

“彻吉，再和你爹谈一谈吧。”

“爸爸不想谈了。”

“那么，和我谈谈好么？”

刹那间，彻吉的目光柔和了，但马上又象玻璃似地无情了。

“不，不能和舅舅谈，因为这是我和我爹的事。”他毅然决然地大踏步走出去了。

“你再来呀！”

末子叫道。彻吉的脚步声并不因她呼叫而紊乱，它有规律地发出声响，渐渐远去，接着响起了发动摩托车的声音。

虎吉象一只泄了皮的气球，无力地靠着柱子。“哥，刚才怪我不好，我向你道歉。”他罕见地这样怯懦地说道。

“我才不在乎。因为你说的也有一部分道理啊。雪森家的血统真的和堕落结下缘分了。”

“没有那样的事，我错了。”

“事实就是事实，那是无法改变的。”

“算了，不要说了。”末子制止他俩。“高高兴兴地喝吧。既然哥哥来了，别提那些发愁的事啦。”

“社长先生那里我也要道歉，我把话说过头了。其实我无心惹他生气。”

“那太好了。”末子很高兴。“马上往罗白打电话吧。”

“是啊，我也得挂个电话给他呢。”

厚夫拨动电话号码，这一次是布川接电话。

“我是雪森，今天我妹夫惹你不愉快，太对不起了。他本人很后悔，现在就在电话旁，要给你道歉呢。”

布川讲话声音很大，不把话筒离开耳朵就受不了。

“我没关系，也没生什么气。问题是阿君，女人生气憋在肚子里，可要拖很久呢。我就怕这个。现在她不在，洗澡去了。喏，男人之间的芥蒂如同流水，一会儿就消散啦。阵内先生不必接电话了，请你代我致意吧。”

厚夫报告了中学里有一名志愿来厂就职的事，布川叫厚夫明天去见本人，采用与否由厚夫决定。并说他还要去旅行，大约两天，叫厚夫先回东京。一切都由他一个人随便摆布，说完就把电话挂上了。

“社长已经不生气了。”厚夫对虎吉说，“以后的事由我来妥善处理吧。还有勇吉的事。”

“喏，哥哥，求求你，务必叫勇吉不要辞去东京的工作啊。”末子低下了头。

到达东京羽田机场时，已是傍晚，回到公寓夜幕已快降临了。这几天不在家，信箱和门前堆了不少纸箱、报纸和广告信件。其中有一张用铅笔写的字迹潦草的明信片，引起了他的注意。

我被送进上述地址的精神病医院请你来看我因为星期日母亲来所以你最好平日来探视时间是下午4点以前这封信是托获得外出许可的病人带出偷偷寄的和香子。

医院的地址在牛込，查一下地图，立刻找到了位置。她住院了？明天一定要去看看。不知为什么，他发现和香子的情形不对头，虽然不能准确地指出，她在哪一点上和怎样不对头，但是，的确确实感觉到她又“犯病”了。不过，没想到她的病情会严重到住院的地步，信上写着“被送进”，那表明她是被强制送进医院的



了。怪可怜……

厚夫顾不上打开行李，沉思着。旅途劳顿，他沉重地倒在床上，凝视着天花板，那濡湿的痕迹，象裸体女人，蠕动着。

和香子在这床上睡了一夜，难以置信。她飘然而来，飘然而去，就象钓上钩的鱼，忽然又逃到河里。钓线和鱼钩依旧和垂钓之前一样完好，河水也好象未曾发生过任何事似地流着。

厚夫忽然想起看那明信片上的邮戳，恰是5天以前，他动身去北海道的那天。她是哪天入院的呢？铅笔字写得象老年人的笔迹，那样颤抖，为什么呢？字不成行，大小不一。

厚夫拖着沉甸甸的身子，淋浴、穿上睡衣，临睡前喝起烧酒来了。

打开电视，依然在报导T大学的学潮。银屏上出现手持3米钢管长矛的大学生特写镜头，号令一下，杀声震天，长矛挥舞。

大学当局号召重建大学，遭到学生们的反对；对立的两派，包括校外前来支援的学生，都在组织“军训”。

厚夫从前就对学生们的暴力和抗争反感。现在，在他去北海道东部领略了大自然之后，更觉得学生们那样冲动太鼠目寸光、太狭隘了。与他们相比，经过几千年、几万年，把无数的植物腐蚀并且堆积起来的泥炭层才了不起。不论你用钢管长矛打击也罢、刺杀也罢，甚至爆破也罢，湿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忽然，镜头上出现了一个演讲的学生，厚夫认出他是和香子的男朋友。

那学生的名字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好象姓毛里亚。他摘下面罩，对着麦克风狂叫，一副盲目追随者的疯狂的眼神，就和昔日出身于陆军幼年学校的军官或者希特勒青年团的信徒的眼神一样。他那蓬乱的长发从盔帽下露出来，象海藻在摇摆。性器在牛仔裤中央膨胀着。

下雨的那天，和香子和这个学生通过电话，说了些什么内容，

这当时并未留意的事现在忽然记起来了。她和这个学生一直有来往，她对母亲说过厚夫是她的新情侣，那么就说明有旧情侣，不就是这个学生么。

厚夫陷入沉思，电视节目已变换为日本古代宫廷故事，他已经视而不见了。一向只要喝点酒就能入睡的厚夫，今夜却难以成寐。深夜，他又喝了酒才勉强睡着了。

第二天，因为布川尚未回来，厂里的一切事务都要他处理，分外忙碌。他听取外出时的情况报告，亲自指挥拖延了日期的发动机分解修理。事故车的钣金喷漆弄得太粗糙，只好由他来返工，干着干着已到傍晚了。他指定半数职工加班，干到夜里10点才结束，连和勇吉谈谈将来的空儿也没挤出来。一直到第三天下午，才算抽出一点空儿去医院。他换上西装，细心地洗净油滞的手脸，为了消除机油的气味，在袖口上喷洒了香水。总而言之，他打扮得象一位绅士，驾驶一辆检修的客户的车子出发了。

医院是一座钢筋混凝土5层楼房，窗子上并没有安装铁栅栏。停车场也很漂亮。如果不是从擦亮的玻璃门内能看见白衣护士，说不定还会把它当作旅馆了呢。在传达室填写姓名以及来访者与病人的关系，他思忖了一下，填写了“熟人”。

过了一会儿，呼叫他的名字了。一个少女从窗口里对他说：池端小姐谢绝探视。

“她病得那样严重么？”

“无可奉告。”

“可是，我是关心她的病情才来探视的呀。”

“是呀，为了加强治疗，才规定不许探视的。”

“是谁规定的？”

“医师。”

在医院里只要说“医师”二字，一切都畅行无阻，她的语气

里就带有这样的自信。

“可是……”厚夫仍然不死心。“病人想要见我……”

他想取出明信片做依据，但又想到那是背着医师写的，给她看反而会惹起麻烦，就作罢了。

一位年纪大的男职员对他说：“这里是医院，治疗高于一切。”话说得很客气，但也很坚定地表示了拒绝。厚夫无言了。

厚夫无奈，向门口走去。忽然有谁拍他的肩膀。他一眼就认出来，那是和香子的那位大学生男朋友。

“您是……”厚夫明知故问。

“我是池端和香子的朋友。”那人坦率地回答。

“噢，有何贵干？”厚夫谨慎地问。

“你被拒绝探视了吧。咱们商量一下这件事吧。”

厚夫尚未回答，那青年已和他并肩一同走出来了。厚夫觉得有点儿象被他挟持着似地，心里不大痛快。但是，使他放心一点的是那青年又瘦又小，相当软弱，不足以与他抗衡。

“去什么地方？”

“对面有个咖啡店，去那儿好么？”

“好吧。”

那个小咖啡店里没有客人。青年大声说：“我可没带钱。”那声音女侍也能听得见。

“……没关系。”

厚夫吃惊地说道。

两人对面坐下，这时厚夫才仔细观察对方。单眼皮，那眼睛故意睁大时就变成二等边三角形，这是他的第一特征。细长脸，噉下巴，骨骼单薄，好象挨一拳就要瘪了。长发垂肩，穿红色毛线衣，简直象个姑娘。这样一个男人能和和香子交往，真想不到。更加意外的是他居然还是手持话筒公开演讲的一名斗士。

“怎么，我的长象有点奇特么？”青年频频眨眼。

“不，”厚夫微笑着。他本人在仪表上远胜过对方，所以，他更加雍容大度了。“我正在想，我和年轻人这样坐在一起，有点儿不可思议呢。我先自我介绍吧。”厚夫掏出名片。

青年说他名叫毛里亚·玛可希寇，在餐巾纸上写出汉字“守屋牧彦”<sup>①</sup>。

女侍来问要些什么？厚夫要咖啡，守屋命令给他巧克力和三明治。

“好吧。你要和我商量什么呀？”厚夫催促地问。

“嗯，”守屋点点头，用手把垂在额前的长发不耐烦地分开。“首先，我想明确一下双方的立场。”

“噢。”

“我是池端和香子的朋友，3年前我们开始交往，也有肉体关系。是否相互爱慕，那是无法以数词来表达的，所以，无法衡量。而且，对于今后，也没做出保证。两人之间保持着完全自由的关系。”

“噢……”厚夫发出惊叹。

“我说完了。现在请雪森先生明确一下你的立场吧。”守屋说。

“提到立场，这很不好讲……”

“概括一下你和池端和香子的关系。”

“关系……我们仍然是朋友。在溜冰场里相识，跟同一个教练学花样溜冰。”

“肉体关系如何？”

“那种事……”

“个人秘密当然没有必要谈。不过，根据池端和香子的交代，

---

① 守屋牧彦的日文读音为毛里亚·玛可希寇。

她在雪森先生的公寓里过了一夜。”

“她说过这事么？”

“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她和我保持着自由的关系，任何事都可以自由坦白。我对她也是如此。”

“自由关系……”

“现在我们已经互相确认了立场，所以，进行下一项。”

“请等一等。池端小姐的健康状况究竟怎样了？”

“这正是下一个问题。”守屋牧彦眯着眼睛。他那奇怪的表情令人捉摸不透，弄不清那是对比他年长的人的嘲弄，还是天真无邪的憨笑。

“这是你我共同关心的问题，我希望能得到解决。”

“那是当然了。不过……”

“池端和香子是10月28日入院的。”

“28日，是星期一吧。”厚夫看了一下手册上的年历，正是他俩从冰场到能乐堂后边公园去散步的第二天。

“已经过了3个多星期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和香子是10月27日，她打来电话，约我在新宿见面。我们在街上一边走，一边针对革命问题争论起来。我俩的论点经常不一致，这一次也同样不一致。要叙述我们的争论，话就太长了。简言之，就是我认为一切罪犯都是革命家的论点遭到她的反对。”

“噢，深奥的议论呀。”

“是的，很艰难的议论。”守屋一点笑容也没有了。“但是，在这次议论中间，她始终是清醒的，她的理性没有笼罩一点阴影。也就是说她根本没有一点癫狂。”

“……”

“尽管如此，她却被送进医院，这里面有问题。我想揭开这个

问题的真相。因此，自她入院以来，我每天都要求探视，但是，他们总以妨碍治疗为借口，无理拒绝。”

三明治送上来了。守屋牧彦贪婪地大嚼起来，那粗鲁的样子活象快饿死的人。他把巧克力吞下去，咽喉里发出声响；厚夫的咖啡刚喝了三分之一，守屋已经吃喝完毕，舔着嘴唇，准备和厚夫促膝谈心了。

“因此，我找了一次医师。当我逼他说出病情时，遭到了拒绝。也就是说，病人的病情属于职业上的秘密，除了父母之外，对任何人也不能讲。我和她只是朋友关系，他们认为是不够的。可是，雪森先生，你对她的病情也很关心吧。”

“嗯，与其说是关心，毋宁说是担心更确切。”

“担心是关心的变奏。怎样，咱们结成共同战线不好么？一同去见主治医，打听病情。”

“我去恐怕也不行吧，仅仅是熟人。”

“这就足够了。雪森先生是熟人，我是朋友，加起来就有权力要求了解病情了。”

“不过……”

“与单独要求相比，集体交涉更具有有效的压力。再说雪森先生与我们不同，您是长辈，仪表堂堂，更有效果。”

“不知怎样……”

“我是全共斗系统的激进派学生，主治医已经调查过了。我有威胁力，但得不到信任。雪森先生虽是个和蔼的绅士，但是有足可信赖的社会地位。你我两人搭配起来真是绝妙无比了。”

“我可没有自信啊。”厚夫嘟囔着。

“有无自信，并不妨碍行动。”守屋牧彦一甩长发，头屑纷纷落下。

“你听着，我们是以拯救池端和香子为目的的行动。他们是父母

勾结主治医非法监禁一名成人女子。请你丢掉没有自信的失败主义吧。”

“我有言在先。”厚夫终于要发表自己的意见了，他用手制止了高谈阔论的守屋牧彦。“我个人感觉池端小姐是有点儿不正常。她好象受到什么威胁，非常忧郁。本来没有人，她却说有人监视她，组织在跟踪她。”

“那有什么不正常？”他那三角形的小眼睛炯炯发光，好象向敌人发起攻击的动物。

“恐怕没有那样的组织吧，不停地监视、跟踪、告发个人的组织。”

“有啊。那是常识范围之内的事。”守屋忽然警觉地向窗外瞥了一眼。“我也被监视着呢。组织里的人跟着我，喏，躲在那根电杆后的那个人，他就是那种人。”

厚夫顺着守屋的目光望去，果然在巴士车站旁的电杆后露出一个人的肩部。但是，他不是等候巴士的么？守屋说道：“那个人不是等巴士的，刚才来了两辆巴士，他都没上车。”

“难道组织里有间谍么？”厚夫一边后退一步，一边说道：“我总觉得池端和香子有些异样。虽然我不懂医学，说不大清楚。”

“你觉得么？”守屋舔了舔薄嘴唇。“好啦，我不想和雪森先生争论，咱们还是去见主治医吧。怎么样？”

“好吧。”厚夫喝下冷咖啡。虽然他焦急地想回厂里去，但如果能见到医师，便可了解一些她的病情。他在账台付了款，守屋理所当然似地让厚夫付账，他先走了出去。厚夫在他身后追赶着，回头看了看电杆后面，只有白色的人行道，那人已经无影无踪了。但是，频繁往来的行人，在他眼里忽然变成负有秘密使命的监视人了。他觉得自己的头脑也出问题了。

医院传达室里，还是刚才那个女人。向她申明要见主治医，她

叫厚夫和守屋填写会见卡，她说医师正在诊病，请稍候。

候诊室的长椅上坐着很多人。有的被呼叫名字，走进诊室，有的在药房领药。原以为候诊的都是精神病患者，但是看了看身旁，并未发现那样的人。厚夫的公寓旁那家精神病医院的病人，给人一种特殊的印象，你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是精神病患者。但这里的情形却不一样，难道是不同的医院里的病人也不同么。

“要久等呢。”守屋说道，“上次我等了两个钟头。因为这里是强权主义统治呀。”

“等得太久可不行啊。”厚夫说时，用目光寻找着公用电话，他想指示厂里的工人把那个等他回去才能开始干的难活儿往后拖一拖。忽然听到叫他的名字。

“今天真快，一定是雪森先生的作用。”守屋说道。“喏，生效了吧。”

他俩被带进诊室，一位40来岁的医师，白衣的胸前戴着姓名牌，头发梳得光光的，戴着没有框子的眼镜，举止高雅。生来就很健康，平素与医生无缘的厚夫，对科学家派头的对方有些畏惧，人家请他坐，他再三点头施礼才坐下。厚夫和医师坐对面，守屋斜对着。

“首先向你们声明，现在正是门诊时间，只有10分钟时间。”

“哈啾。”听他这样说，厚夫放心下来。

“你们是池端和香子小姐的熟人，对么？”医师看着探视卡，“从前就认识么？”他同等待遇地看了看厚夫和守屋。

“4年以前。”厚夫答道。

“唔。”医师的目光落在和香子的病历上，用圆珠笔横写着外国字。

“我们跟同一位教练学溜冰。”

“是的。池端小姐好象会溜冰的。她溜冰技巧很好么？”



“非常好。我不过是初学，与她不能相比。不过，池端小姐的病情怎样？”

“没有什么。需要再观察一段才能确诊，现在正在收集她发病前后的情况。你能说一说你从什么时候发现她本人异常的么？”

“这个……”厚夫寻思着，“什么时候”很难确定，平时爱诙谐而又爽朗的她，不时又闷闷不乐，忽然不来溜冰，就两三个月不露面。这些不能算做异常吧。感到异常的是雨中去神代植物园的时候了。“最近，有一次我们一起走着，她忽然说‘我害怕’、‘组织在监视我’。”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医师饶有兴趣地又叮问了一下。他那柔嫩的手挥动着圆珠笔。

“10月中旬吧……”

“在什么地方说的？”

“公园。”

“哪个公园？”

“神代植物园。”厚夫瞥了一下守屋的侧影，他又说了一句：“后来，池端小姐给守屋先生打过电话。”

“唔，”医师把脸转向守屋。“她本人对你说了些什么？”

“噢？”守屋象清嗓子似地叫起来。“这些事纯属私事。”

“也许是的。”医师并不动摇，他从不框眼镜背后射出冷冷的目光。“这是医师的询问，不要怕，职业上的秘密绝不泄露。”

“好吧。”他得意洋洋地打开了话匣子。“我来说吧。不过，和先生期待的正相反，也说是说，她打电话时并没有异常现象，非常正常。她说组织里的人跟踪她，那是事实。”

“是什么组织？”

“无可奉告。”

守屋对厚夫说道：“那几天，她一直被跟踪，所以，那天她在

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逃到雪森先生家里，那是为了隐蔽。我告诉你，她并不是爱你。只不过是利用而已。”

“那是怎么一回事呀。”医师说。

“不。”厚夫仓促之间向前探了一下身子。

“不，不，”守屋提高嗓门儿，耸耸他那瘦弱的肩膀。“一切都很清楚，那一天，10月21日，星期一，是国际反战日，在新宿举行活动，她和雪森先生到新宿转了一圈儿，夜里就睡在雪森先生寓所。因此……”

“那是因为……”厚夫抢着说。

“没关系，我不说什么。”守屋诡秘地一笑。“因为，睡在你寓所这一事实的本身，是至为重要的。她被组织跟踪，无法回自己的家。她的父母并没意识到这一事态的严重性。因此，她的父母误认为她是精神失常。先生，您只听她父母的一面之词就对她进行精神病治疗，这就构成对她的非法监禁了。嗯，先生，我的话有什么不妥之处么？”

“我对您发表的宏论，深表钦佩。对于她的父母，我也要询问。您认识她的父亲么？”

“见过面。不，准确地说，我和他争论过。”

“争论什么？”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叙述一下她的母亲。话恐怕要冗长一点。”

“请说，请说，还有8分钟呢。”

“8分钟，可是……好吧，我说。先生想必早已知道，她是长女，她下面有一弟一妹。母亲虽然关心子女，但是，关心得太过了，一切都大包大揽，孩子们失去了自由。和香子忍受不了。为了寻求自由，她就常常离家出走。这样一来，一向不关心子女教育的父亲，惊慌失措，跑到前台来，对她严加训斥。这就是她家

的概况。”

“你概括得相当精辟。但是，未免太图解式的了。”

“图解式？”守屋一下气往上撞，但他又继续说了下去。“她第一次出走，把我带到她家时，就和她那威严过人的父亲辩论起来了。”

“且慢。”医师制止他。“你叫他父亲，可是，他不是你的恩师么？你在T大的法学部吧，池端教授也在那里。”

“为什么法学部教授就是恩师？”

“不是也没有关系。不过，你和和香子相识不是由于你以学生的身份进出教授的住宅的么？”

“那倒也是。”

“那样的话，即便不是恩师，也还算是老师吧。”

“为什么要拘泥于这些细节呀。”

“因为我觉得你对待池端教授过于冷漠了。问题就在这里，这是精神科医师的直观。”

“医师是科学家，为什么说出这样不科学的直观心理……”守屋的脸上开始出现困惑的神色了。

“守屋先生，”医师用哄小孩的口吻温和地说。“所谓直观，是人的心理的重要活动啊。如果否定这一点，反而是不科学的了。”

“……”守屋处于被动地位了。

“我很想听一听你对于池端教授是一位‘过于严格’的父亲的论断。”

“他并没意识到自己是个加害者。所以，当我说到父亲母亲在折磨他们的女儿时，他立刻就给我戴一顶被迫害妄想症的帽子……”

“且慢，”医师又打断他。“为什么你认为她的父母是加害者？”

“刚才不是讲过了么，”守屋有些腻烦了。“母亲干涉过多，父

亲是训斥魔王，总而言之，他们不承认池端和香子这个人的存在……”

“说得再具体些。”医师说。

“要具体说，时间就远远不够了。已经没有时间了。”

“请你只举一个例子。”

“例……例如，我和她交往，她母亲就讨厌我。我只不过打个电话，她母亲就几乎要发疯了。父亲责怪母亲，不该给女儿造成与男孩子交往的机会，并且训斥女儿。”

“也就是说，你遭到池端和香子父母的唾弃。”

“他们讨厌我。”

“为什么呀。”

“我怎么知道。父亲痛骂我——说我怂恿他女儿出走，我的激进思想给了她坏影响。”

“你的思想激进么？”

“那是她父亲的语言。我的思想排斥那种右的形容词。大概是我们封锁了教授室，占据了研究室，他受不住了吧。”

“你们为什么要那样干？”厚夫插嘴问道。

“要说明那些理由，得用一天的时间呢。”守屋说道。他不理睬厚夫，又问医师道：“先生，她异常么？难道异常的不是她的父母么？”

“还不到能够回答你的时候。”

“狡猾呀，先生。”守屋瞥见桌上的病历，刚要去看那上的字，医师敏捷地把病历合上了。

“先生，”厚夫从一旁说道：“既然您不能把病情告诉我们，那就允许我们探视吧。”

“是呀，让我们见一见嘛。”守屋也猛然醒悟似地急忙说道。

医师看了看手表，皱着眉头。

“池端小姐并不是我们禁止探视，而是她本人说过不愿会见任何人的。”

“可是，”厚夫从内兜里掏出明信片，放在医师面前。“这是她本人写的，要求我来看她。”

“邮戳是一周以前的了，现在情况已经变了。”

“不，我在一星期之前来过，你们也拒绝我探视。”守屋说道。

“她本人只写希望雪森先生来，并没写想见您。好啦，时间到了。”

医师开门，用下颌把两人赶出门去，女护又呼叫下一个预约看病的人了。

厚夫和守屋并肩走到门厅。

“大败而归呀。”厚夫叹息道。

“上次也是这样，被他软磨硬顶地击败了。”守屋苦笑着。

“真是个难对付的人，他不但什么也不告诉我们，反而把咱们的话全套出来了。唉，我们成了他最理想的采访对象了。”

车门开了。“我回会社去。你去哪儿？”

“大学。”

“那就送你到半路吧。”

守屋也不客套，径自坐上助手席。车过咖啡店前，巴士停车站上空无一人。但是，守屋一个劲儿四下里窥探。

“有组织的监视人么？”厚夫话里带刺地问他。

“现在隐蔽起来了。一会儿就会出现。”守屋颇有自信地说。

“可是，池端小姐真的加入你们的组织了么？”

“组织……不，我们并没有什么组织。”

“可是，这次大学里闹事，你不是很活跃么？”

“我只是一派的成员，还算不上什么组织。池端和香子完全以个人身分参加，她最讨厌派别和组织了。”

“那也要受到组织的跟踪么？”

“那些组织，就是要跟踪不属于组织的人呢。”

“我想起来了，前天，电视里有你演讲的镜头呢。”

守屋并不否认，回过头去望了望跟在后边的汽车。一辆红色的车，由一位年轻女士驾驶着。大大小小的车辆排成一大串，交通堵塞了。路上正在施工，拆除都营电车路轨。由于有轨电车妨碍日益增多的汽车行驶，所以近来路面上的电车一个接一个地停驶了。然而，取消电车之后汽车又拥挤不堪，交通堵塞仍然得不到改善。

“听说雪森先生住过陆军监狱，是么？”冷不防守屋说起这事。

“这……”厚夫心里不痛快。他和和香子两人之间的秘密谈话，却被第三者知道了。

“我听和香子说的。你不要因此而责备她，因为我们保持着一切都互相坦白的自由关系，如保持秘密，就会被秘密束缚而失去自由。”

“……”

“我对监狱里的事很感兴趣。因为它是存在于这个社会的反面里的一个世界。任何事物，从反面来观察就能精确地、细致地观察到它的结构。我本身住过拘留所。王子斗争<sup>①</sup>时被捕的。虽然由于沉默和证据不足而获释，但那时我发现警察署是个有趣的地方。在那里我懂得了权力维护什么而又恐惧什么。如果想了解权力的结构和弱点，拘留所就是最好的学校。其实拘留所只不过是预科学校，监狱才是最高学府。我很希望犯下某种罪，能够入狱，在那里学习。”

“进了监狱就没有学习的空闲了，因为每天都强制劳动，完全

---

① 王子是东京北部地名

没有个人自由了。”

“这一点恰恰如实地反映了权力的特点，不也正是我们要学习的么？权力所恐惧的就是个人自由，所以压制。巨大的权力国家都有完备的监狱，纳粹德国、苏联、美国……日本也应该列进去。”

“你忘了一件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监狱里是有刑期的。最轻的犯罪是盗窃犯，最高刑期10年。在10年当中，不用说个人自由，就连生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为了了解权力结构，住一天监狱就足够了；可是，10年之间，天天过一样的生活，不但不能学习，反而头脑昏愤了。”

“有道理，有道理。”守屋仔细听着厚夫的发言，深深点头。

“时间是人类拥有的最为宝贵的财富，你所谓的自由也罢、学习也罢、革命也罢，都得靠时间去完成。然而，使你失去时间的是监狱、是徒刑。是啊，徒刑，监狱里的强制劳动和社会上的劳动可是完全不同了。白天在工场里干活儿，有皮匠、木匠、铁匠，也有印制杂志副刊的、修配汽车的，工作内容各个监狱都有分工，但几乎都是无偿劳动。虽然也有奖励劳动的奖金，但少得好象弄错了年代。但是，为了要求增加奖金而罢工，是不允许的。你不是工人，你是囚徒，是刑罚。”

“真有趣儿。”守屋说道。不知为什么，那语音里已经没有傲慢不逊的味道，反而变为十分直率的青年人的声音了。

“有趣儿么？”厚夫象训诫孩子似地说道：“说有趣儿，是因为你并非当事人啊。你当一回徒刑犯人试试看，每天每天被押去干你不愿干的劳动，而且不是为了挣工钱，而是为了刑期的劳动。”

“陀斯妥耶夫斯基写过一本小说《死屋》，你听说过么？”

“没有。除了战争小说和历史小说之外，我几乎没看过什么书。小说总是杜撰吧，对那些书我不大感兴趣。写点真实的才好，和

歌和俳句<sup>①</sup>，在这一点上我就喜欢。”

“小说也有写真实的。比真实还真实。《死屋》就是其中之一。”守屋说时充满了学生的热情。

“那本书里描写流放西伯利亚的囚徒生活，其中描写了如果让囚徒干无意义的工作会引起什么后果。比如，让囚徒把一桶水倒进另外一只桶里，然后再倒回原来的桶里，结果，囚犯只好自缢身亡，或者因无法忍受而再犯罪，此外无路可走。”

“监狱里的劳动差不多就是那样的。干无意义的工作，折磨犯人。现今的自由刑罚的用意就在这里。”

“把水倒来倒去，……多折磨人呀，要是我一定疯了。”

“是哟，囚犯都疯了。把无意义的事当作有意义，天天过着一样的刻板的生活而不觉得无聊，就是因为疯了。”

“有趣儿，不，这些事太可怕了。雪森先生，您对监狱真熟悉呀。陆军监狱以外的事你也了解……”

“……”

“我虽然宣称所有的罪犯都是革命家，但我并没会见过罪犯。雪森先生是一名罪犯么？”

“吓你一跳吧？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犯罪的一刹那是什么心情，能告诉我么？”

“已经忘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来到御茶水附近了，向左拐就是T大学方向了。

“送你到大学吧。”厚夫把方向盘向左打过去。

装甲车在路边象堡垒一般连接起来，铁刺网里的机动队员象仓库里的机器人似地挤在一起。铁和塑料的冷森森的光亮与金灿灿的白果树枯叶形成对比，更显得冷酷。

---

<sup>①</sup> 和歌和俳句都是日本的古典诗歌。



大学正门里面，学生们正在举行示威。他们的队伍跑步蛇行，炫耀着他们是盔帽钢矛的特权阶级，对校外的机动队员高喊：“滚回去，滚回去！”大街上汽车又堵塞了；

“他们是你的伙伴么？”厚夫问道。

“那些人，”守屋嗤之以鼻。“他们只是赶时髦，假革命。用盔帽和棍棒什么也干不成。外壳‘相似’，内里空空！”

“你攻击得够狠呀。你不戴盔帽么？”

“戴。不过，我是为了保护有内容的头脑，而不是为了戴盔帽而戴盔帽。噢，让我在那儿下车吧。”守屋打开车门。

“你还去医院么？”厚夫急忙问他。

“嗯，每天去。”

守屋摇晃着长发，他那容易被误认为女人的身影消逝在步行的人群中了。

厚夫忽然醒悟过来，必须赶快回到厂里去了。他认为和守屋那样的激进派学生相处，简直是不应该发生的恶梦。当他来到加油站后边，认出布川一郎的工作服时，忽然忧心忡忡了。丢下车间不管，穿着西装去游逛，布川会怎样想呢？但是，当他打算偷偷溜过去时，又和布川走了个照面，无奈，只好停车。

“我刚才回来，”布川用手帕擦额前和头顶，“东京真热呀，南国嘛。”

“您回来了，”厚夫垂头施礼。他觉察到对方瞥了一眼他的服装，正在打量他。“一个熟人得急病入院了，我去看了一下。”

“啊，是么。”布川穿着浆洗过的工作服，好象不大舒服，把下襟拉了一下。“车间里怎样？”

“一切顺利。咱们去北海道时，熟练工友们带领年轻人干了不少活儿。只有发动机大修这样的难活儿攒下了。”

“社长和车间主任不在家，厂里也照样干活儿，这可叫人又高

兴、又伤心啊。”

藤山君子穿着蓝色办公用罩衣坐在桌前，看见厚夫也假装没看见。

“喏，”厚夫故意大声打招呼，君子仍然板着脸。

“是啊，有不少事呢。”布川在擦汗。室内本来很凉，他却那么热。“打猎真好玩啊。”

“虎吉的那事，太抱歉了。”

“算啦。我回家一看，他老婆来了一封长信，我可看不完啊。”

“他们夫妻俩打心眼里觉得对不住，因为虎吉笨嘴笨腮的，大概他老婆就代办了。”

“我并不介意，当时的情况造成的嘛。不过……”布川眨了一下从君子那边看不见的那只眼睛。

“我去见过那个中学生了。”厚夫改变了话题。“虽然成绩属于中下，但身体很结实，是个好孩子。父亲是小樽的渔夫，他是次子。履历表随后送来。”

“你看好就行啦。采用吧。能来一个就很好。啊，还有个新闻。”布川兴冲冲地说道。“上次那 17 万块钱找出来了。原来以为被盗了呢。”

“从哪儿找出来的？”

“这可真不好意思，就在我的抽屉里。不知什么时候放在信封里了。”

“那就好了。”

“太马虎了，上年纪了。把抽屉都翻遍了，就是忘了看信封里。”布川开心地笑着。

“就是嘛，请你清醒些嘛。”君子忽然张开大嘴笑起来了。“因为你连我也怀疑起来了。”

“这可是太好了。”厚夫愁眉苦脸地说着，心中十分不快，他

觉得一直受了他们的欺骗。可是，那件盗案倒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涉嫌盗窃的是勇吉，为了他，厚夫又是查访、又是担心，还为他辩解，心情沉重的日子呀。他们甚至把勇吉过去的劣迹也给揭露出来，也许还牵连到虎吉，君子对虎吉露出一副轻蔑的神态，虎吉敏感地觉察到了而终于大吵一通，不是么？发生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布川的马虎，布川责任重大。但是，他好象对于这些因果毫无所知，还在笑着。一种疑惑象雾中浮现的一棵树，出现在他的心中——这一切自始至终，莫非都是布川捣的鬼？莫非借怀疑勇吉来刁难厚夫，间接地使厚夫慑于他的权威么？现在，布川笑得那样开心，莫非是在嘲笑厚夫？

“是啊，这就太好了。”厚夫勉强做出高兴的样子，又说了一遍。他趁着笑脸尚未收敛，忙施一礼走出办公室。他匆忙换了衣服，走进车间，立刻投入他负责的发动机分解大修，不顾油污，干了起来。年轻职工们下班之后，他一个人继续干，一直修完一个段落，已经过了8点，社长室早已熄灯，车间大门的卷闸也放下来了。黑暗之中，他小心地不踢碰到处乱放的机具，好象夜里在林中摸索一样。淋浴之后，他往职工单身寮走去。

单身职工们有的躺在电视机前，没想到车间主任这时到来，慌忙坐起来；有的莫名其妙地目送着他；也有的假装没看见他来，埋头去看漫画周刊或塑料皮书<sup>①</sup>。打麻将的声响也一阵阵传来。烟、酒、腋臭和机油味儿，直冲鼻子。

勇吉在他的房间里，戴着耳机，面向收录机。看他右手挥动的样子，大概又在听军歌。同屋的友山，脖子夹在两腿中间，用两手立着，正在练瑜珈术。

勇吉听见厚夫进来，转过头来，摘下耳机。

---

<sup>①</sup> 指黄色书刊。因该书贩卖时以塑料薄膜密封而得名。

“喂，这是我买的，大家吃吧。”

厚夫把一大包小干鱼和暴腌的马哈鱼交给他们，勇吉默默地鞠了一躬。

“你爸爸妈妈都很健康。”厚夫说道，勇吉没有反应。厚夫又说：“我见到彻吉了。”勇吉才有了一点表示。额上的伤痕没想到那么大，红肿部分的直径足有3公分。

“能出去一下么？”厚夫对勇吉说。勇吉立刻跟他出来，友山保持着那奇怪的姿势，目送甥舅出去。

他俩刚走下楼梯，厚夫就被金原园子一把拉住了。

“你驾子好大呀，”她甩了一下用毛巾裹着的刚洗过的头发。“前天你就回来了，怎么不过来打个招呼？”

“工作堆了一大堆，忙得晕头晕脑，今天也是刚刚干完活儿。是啦，给您带礼物来了，锁在柜子里，明天给你。”

“哟，那可谢谢，你还记着我。”园子质朴地露出喜悦。她使个眼色，把厚夫带到寮母室门口，意思是说悄悄话，但勇吉听得清清楚楚。

“上次那个钱找到了，太不象话了。”

“实在不象话。”

“社长说是他放在信封里忘记了，靠不住，他在包庇君子。盗窃犯肯定是君子。是呀，因为那钱总是找不到，我就去警察那里告密了。”

“告密？”厚夫望着金原园子那刚刚洗浴过的老太太似的浅黑皮肤，有点作呕。

“是呀，其实我是和警察面对面公开地报告的，也算不得告密。不过，我瞒着社长，所以还是告密吧。”

“你干得够狠啊。”

“我讨厌他们没完没了地纠缠不清，大家都受怀疑，谁受得了

啊？”

“……”

“今天社长一回来，我就给神田警察署打电话报告了。于是，警部<sup>①</sup>就给社长打了电话，不一会儿，你看，社长就叫起来钱找到了。”

“是有些蹊跷呢。”

“蹊跷吧。”金原园子带着胜利的骄矜纵了纵她那小鼻子。“这就准确无误地证明了犯人是君子啦。”

“哟，勇吉去哪儿啦？”

“他出去了，在外边等着哪。阵内先生最不爱听别人说话。喏，君子和社长在北海道怎样？”

“和你的想象一样，一如既往啊。”

园子似乎早有准备，问得那么细致。在旅馆里两人是否同住一个房间、君子穿什么衣服、君子是否去打猎、钓鱼的技术如何……。她可不是敷衍几句就肯罢休的人，一一回答之间，时间过去了。厚夫惦记着勇吉，但又无可奈何。好不容易才甩开她走出门口，园子却又纠缠不休追了上来。

“所以，阵内先生的父亲就和君子对骂起来了，是吗？”

“你怎么都知道啊。”厚夫又转回身来。

“请勿见怪，我什么都知道。你不必大惊小怪，只不过是阵内先生的哥哥给他打来电话，我都偷听了。”

“从北海道来的电话？”

“是的。”

“那么，勇吉和你商量过什么吗？”

---

① 日本警察官阶分为：巡查、巡查长、巡查部长、警部补、警部、警视、警视正、警视长、警视监、警视总监，共10级。

“没有。不过，他心事很重。雪森先生，你和他好好谈谈吧。”

勇吉在停车场的入口处，两只手抓住铁网墙和钢轨框架的门，摇撼着。

“你干什么呀？”

“舅舅，这些墙和门都得换结实的才行呢。”

“为什么。”

“学生们就要打来了。那样的话，这些东西一下子就摧毁了。”

“是么。上次你也说过。”

“我有准确的情报，他们计划占领神田，建立解放区。因为这一带大学多，很容易做到。”

他俩走进一家便宜食堂。厚夫要一份猪排份儿饭，勇吉要了啤酒和肉芋。食堂里面的装饰象酒馆，有三五个客人。

“听彻吉说，你想离开会社去打渔。”

勇吉忽然做个动作，晃了晃他那拳击选手似的厚敦敦的肩膀。

“没有考虑的余地了么？为什么不想干了。”

“我渴望去打渔，帮一帮哥哥。”

“那固然很好，可是，那是很危险的营生，你知道么？”

没有回答，勇吉的小眼睛象要毗裂似地睁大着，把啤酒一口气灌下去。

## 第四章 塔

中午，11点5分

守屋牧彦从塔上眺望着正午的林荫道，看见了搏打树<sup>①</sup>枝下出现的蓝色毒液<sup>②</sup>——机动队。他们以装甲车为前导，每一个队员都象古代的士兵似地手持盾牌，他们戴着一样的盔帽、一样的护手、一样的打斗服，装束统一，好象他们均分了若干万分之一的国家权力，充满自信，大喊大叫，铺天盖地地攻打上来了。

黎明他们就已开始向校内各处之敌发起攻击，爆破、号叫、破坏、广播、混乱、催泪弹的白烟、高压水的抛物线、燃烧瓶的火焰，这些都震荡和污染着清晨的大气。但是，机动队只对这座塔尚未动手。现在，终于开始进攻了。大概是因为其他“解放区”都已经攻占，只剩下这座“解放塔”的缘故吧。敌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座塔是我们“革命派”的象征，如果丢掉了塔，就会给普天之下以我们被扑灭了的印象。为此，他们动员了全部电视摄影机，设置在附近楼房的屋顶和窗口上，尽可能从各种角度观察、记录、收集证据。看吧，直升飞机象麋集在腐肉上的苍蝇一般，在空中密集着——看那塔吧，注视那塔吧，记录那塔的情况吧。

装甲车到达塔前的汽车入口处了。我们投掷燃烧瓶，立刻燃

---

① 蔷薇科乔木，高可达20米，分布于日本中、南部。椭圆形叶子，长20公分，叶边为锯齿形。

② 日本警察着藏蓝色制服。

起火焰，火焰向周围扩展，我们的忿怒燃烧起来了。我们投掷石块，沉闷的击中的声音、震撼的声音、反抗权力的声音响成一片。装甲车后退了。看他们那副狼狈相，他们已经顶不住了。

汽车入口是建筑系学生们的智慧结晶，是用橡树构筑的复杂的堡垒，一般的锤和锯是咬不动它的，我们的心肠也同样又硬又坚定。即使这一道堡垒被攻破，里面还有钢桌、铁柜、铁椅，它们构成了坚固的、不折不扣的铜墙铁壁的防御工事。

守屋牧彦环视着周围。这里是塔的最上层，一个5米见方的房间。天棚很低，有一个通到屋顶的洞口，嵌在窗子当中的四个大钟的背部，也在这房间里。脚边堆积着投掷用的石块、燃烧瓶和角钢。虽然有这些准备，恐怕这塔也迟早要陷落的。敌人八千，拥有装甲车、高压水车、催泪弹和其他最新器械，在物质上、数量上都压倒我们。我们从来就不曾希冀得到胜利，我们能够争取持久，完成这一象征性的行为就满足了。玻璃窗被击碎了，催泪弹冒着烟飞进来。把它扔回去，有谁这样喊着。他把那冒烟的圆筒形催泪弹投掷回去。一阵直升飞机的轰鸣，压迫着空气。看见报社记者了——他们具有贪婪的好奇心，进行严守中立的报导，为国民获知新闻的权利而服务着，在直升机防风罩后边的安全席上看得见他们那充满自信的面孔。

守屋牧彦爬上铁梯，到达屋顶。视野开阔了，整个T大学仿佛是漂浮在街道海洋上的一只船。两面红旗随风飘扬，十几个人猫着腰守在那里，守屋对着装在那里的扩音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了震撼全世界的讲话。

上午，11点36分

池端和香子和大家一起走着。虽然以前她参加过多次示威游行，但是，那大多是在大学校内的和平示威，从来没象现在这样



头戴盔帽，用布巾蒙脸的“正装”游行。她觉得自己好象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很可笑。她手上也拿着钢矛。忘了带手套，临时借了别人的军用手套，又黑又有油污，粘粘糊糊地粘手，怪讨厌的。随着哨子，她也喊号子似地吼叫着，但她那细小的声音，恐怕谁也听不见。“哟啾啾”，为了支援被围困在国立大学塔内的同志，她们终于从骏河台私立大学出发了。然而，与其说是前去作战，毋宁说是去赶庙会了。“哟啾啾”，她听到自己尖细的叫声。

行进受阻了。前面似乎出现了什么问题，男人们的后背忽然组成一道墙，后退了。和香子被来自前后双方的巨大压力挤压在当中。

池端和香子倒下了，肘上重重地遭到扑打，头部、背部、臀部，都被倒下来的人们撞击着，人们肉体的重量比肘上的疼痛更为可怕。当心，救救我，压死人了，惊恐的呼叫声在人们的重压之下停止了，她失去了知觉，但很快被别人拖出去，又醒过来了。她的身子悬空着，晃晃摇摇的，原来是男人们背着她。她的脚着地了，跑开了，不顾一切地跑着。

机动队组成五六层队列，横着站满了马路，向前逼近。学生们被阻拦、被冲散、逃跑了。刚才那向塔行进的气势已经不见了。来到十字路口，逃向后门的学生们又合流了，学生们的盔帽又在大马路上泛滥了。

池端和香子飞奔着。虽然她不知道往哪里跑，但是朝着大家去的方向跑。因为大家去的地方就有危险、就有趣味、就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她就这样，凭着感觉跟着跑。她并不特别惧怕追上来的机动队，他们戴着黑黝黝的盔帽，手持银色盾牌，浑身硬梆梆的装备，重装跑步看上去很滑稽。那副样子，根本不可能追上轻装的学生。事实上，学生们已把机动队拉下，眼前是自己的街道、树木、天空和城市了。大家气喘吁吁了，于是步行，重新由

哨子组成手挽手的示威队伍，前进。

有人说，还是返回出发地骏河台私立大学吧。大家也认为那是最好的目的地了。和香子也同意这个意见。

私立大学校内学生熙熙攘攘，院子里、楼房里、屋顶上，到处拥挤着盔帽。不知姓名、也没见过面的陌生人，全是“同志”。池端和香子发现自己和出发之前相比，大大改变了。她已是“大家”中的一员，她将和“大家”一起生存下去。

上午，11点40分

池端恒太郎被催泪瓦斯呛得连咳嗽带流泪，看着那哥特式建筑好象在摇晃了。楼里有一个研究室，研究室里存放着他的研究资料。那是25年来，他被功名心所驱使，勤奋、热心和执著地研究的成果。当听到学生们将要占领研究室的风声时，看见同事们把书籍和研究资料“疏散”到自己家中，池端恒太郎曾经报以冷笑。他说，这里是学府，学生是有志求学的青年，难道不应该信任他们么？过早地抱怀疑态度，那就没有资格作教师。不论是在教授会上，还是在日常交谈当中，他都坚持这个论调。

机动队员终于打破窗子，冲进楼里去了。学生们激烈地抵抗，抛掷椅子、瓶子和石块。机动队从窗子用水龙冲击，往楼里大量施放催泪瓦斯。那样用水冲击，书籍就全泡毁了。没有更稳妥的方法么？池端恒太郎走近队长，抗议道：

“请你停止冲水吧，贵重的学术资料都要毁了。”但是，队长只是冷冷地一笑。“学生们有燃烧瓶，引起火灾不是更严重么？”水势又加大了。

池端恒太郎避开学生投掷的石块，逃回原来那个安全位置，紧咬嘴唇。他忽然想起女儿和香子，大约10天前逃出医院，下落不明了。听说她是钻出医院屋顶上的铁丝网，逃出去的。3天前，她

给池端教授的妻子来过一次电话，但没留下地址。和守屋牧彦在一起的可能性很大，一想到她和那个忘恩负义的学生在一起，他简直无法忍受。

池端恒太郎往塔那边走去，各要冲都有机动队员把守，他遭到盘问。他出示了“教官”的袖章，才放他过去。那就象回到被敌军占领的故乡，身为T大学教授，却被当作外人加以盘问。两三条高压水的抛物线围着那塔。塔已完全被包围了。

塔内的大礼堂，举行过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和著名学者的演讲会。这塔是T大学的中心，是T大学的光荣历史的象征。池端恒太郎想起大礼堂里那幅精彩的大壁画“采果”，和水晶大吊灯。眼看这座在那样的大空袭当中都不曾遭难，从战前保留到战后的塔，现在正由学生和机动队双方合力破坏，他十分心痛。当然，机动队能使学生屈服，并成功地逮捕全体成员。主谋守屋牧彦，也将被追究责任，送上法庭受审。但是，和香子又如何呢？

池端恒太郎转过脸来，不再看塔。他在想，和香子被当作一名激进派学生起诉时，能不能设法以本人因患精神病行为丧失为理由，而免予处罪呢？

中午

雪森厚夫打开电视机。这台彩色电视机是两年前刚开始播放彩色新闻时布川买的。

银屏上忽然映出红色的塔，头戴盔帽的播音员发出又尖锐又激动而且带些颤抖的声音。人们围在电视机旁，布川一郎、藤山君子还有那些年轻人们，都在那里围着观看。

塔完全被烟和水所笼罩了，在催泪瓦斯和喷水里湿淋淋、血淋淋地耸立着。

“这家伙真厉害，简直是本世纪最精彩的节目了。”布川一郎

说。播音员说，下午直播塔的攻防战实况。布川又说：“这可得看看。不过，活儿干不成了啊，今天。”他又揉了揉西瓜肚子。

雪森披上茄克，上街吃饭去了。餐馆挂着今日停业的牌子，商店街里的店门都落下卷闸，星期六就休息了，但人行道上站立的群众拥挤不堪，仿佛庙会一样。占据着车道的大批学生，并不是戴盔帽和蒙布巾的“武装组”，他们完全是轻装，许多人象去郊游，穿着漂亮的服装。搬动砌石发出了笨重的声响，干燥的沙尘在身旁飞扬，学生们把铺路石砸碎，当做投掷用的石块。

雪森厚夫觉得和香子就在学生当中，他细心地寻觅着。前天，她来了一封信，信笺上写着秀丽的钢笔字。

我从医院里逃出来了在 hospital 住多久也治不好现在我在东京都内<sup>①</sup>某处家里回不去也不愿回去听护士说雪森先生来看过我我很感谢不过没见到也好我因为吃药头脑发胀饭量过大胖得不象样子出狱以后过了一个星期头脑清醒了身体瘦下来又活过来才给你写信奇怪的是不吃药反而迅速好转忧郁症也不知哪里去了身体也复元了我现在的地址不能告诉你组织里的人要是知道便不得了所以保密给你写信想见到你怎样才能相见我不知道冰场和调布你家都不安全我不敢去

说不定池端和香子逃到守屋牧彦那里去了。逃出医院也象他的手法。那样的话，她是否住在T大？他今天从早上开始一有空就看电视，想从电视上发现她，但是，银屏上的学生都一模一样，没办法辨认。不过，厚夫已经越来越相信她已投身于激进派学生

---

<sup>①</sup> 东京市因为是首都，称为东京都，市内称都内。

之中了。

雪森厚夫在看热闹的人群中，一个一个地端详着，走了过去。

12点10分

佐藤银次一边拨开人群，一边敏感地触摸钱包的位置、形状、薄厚、内容。指尖的知觉特别敏锐，当它触及对方的后裤兜或胸兜的一刹那，就如同把钱包放在手上仔细察看一样，清清楚楚地判断完了。不过，他的特技是靠手腕和肩膀，以相当高的精确度来侦察钱包的。劳驾劳驾，把肩膀插进去，对方的内兜就被他探知了。装做擦肩而过，用两腕去侦察，他仿佛有急事而拨开人群，佐藤银次对于别人身上携带的东西能象陈列品一样看得清清楚楚。

然而，佐藤银次决不轻率动手。他耐心地等待，一直等到缙窃的条件具备。他等待又等待，等到那一刹那到来，他便朝着成功的目标一口气干到底。要求的条件是：钱包必须是鼓鼓的、“掏摸科”警察不在附近、对方必须处于不戒备状态、有“幕”或者“盾”做掩护、便于逃走。但是，这一刹那却很难到来。这些条件的齐备，很大程度上要靠偶然性起作用。在电车里，条件容易齐备，所以佐藤银次选择了车内小缙这个行当。但是，象今天这样，电车停开，街上到处都是钱包的情况下，谁也不会坐失这个机会。

最近，多亏学生们不断示威游行，条件齐备的机会就多了。去年秋天，新宿骚乱时，他偷了17个钱包。足足逍遥自在了两个月。学生老爷们，我希望你们越闹越好。佐藤银次用手拨开人群，擦肩而过，用手推人，撞个满怀。但是，他准确无误地记住自己走过的路。——为了保证绝对不在同一个地方走两次。

便衣太多了，从眼色和身材就能看出来。手铐和警绳鼓起的衣袋，那是标志。不过，佐藤银次绝对不看他们的眼睛，眼光相

碰最是大忌。目光能毫无掩饰地暴露自己。不仅仅是对警察，对任何人也不要看眼睛。有必要看眼睛时，要装作若无其事地用眼角去看，去分辨对方的脸面，这是他的经验。

不光是便衣多，小绀也到处都是。分辨小绀要比识别便衣警察更困难，但是，可以从他们偶而出现的举止动作以及共犯的协同动作上察觉。目光朝下，神经集中在指尖上，寻找下手机会的那种劲头儿，就可以认出来这家伙就是那种人。不过，象这样演技拙劣的还是生手；能够神经高度集中，而又不露声色，那才是高手。

佐藤银次利用学生向机动队投掷石块，群众为了躲避而互相拥挤后退的有利时机，立刻认准目标，解开对方西装上衣内兜，抽出一个袋鼠皮钱包。在取出钱包的同时，他把钮扣又给扣好。用无名指和小指夹住钱包、拇指和食指解开和扣上扣子，是“解徽章”的快技。他颇感自豪。我还远远不曾衰退。我是银次头儿。

佐藤银次在衣袋里数了数偷来的钞票，大约 30 张 1 万圆钞票，他很满足。他回味着刚才绀窃时指头上的快感，远离现场，在胡同里钻来钻去。他觉得自己仍然大有作为。他不用刀子。关西的伙伴们用指头夹着特制的小刀割裂衣服，虽然易于行窃，成功率也高，但是，给对方增添目的之外的损害就算不得干净利落了，而且被捕时还有小刀作为物证。绀窃是犯罪之王，需要多年修炼，不留痕迹，手脚干净利落。最拙劣的是杀人或者伤害。在监狱时，佐藤银次就轻蔑那些“暴力犯”。偷盗人家再杀伤人家，多么幼稚的行为呀。绀窃是迥然不同的艺术。

当佐藤银次发现前面有一个肌肉发达、身穿皮茄克的高个子时，他的自嘲和满足感一下子就变为警惕、紧张并且混合着怯懦的不愉快了。是便衣么？不，那人是雪森厚夫啊。他拿不准主意，要不要向他打招呼？先跟踪一会儿吧。

雪森厚夫站在人行道边，伸着脖子，象侦察兵似地东张西望。星期六上半天班，回来的人数增加了，一会儿，挤满人行道的人和马路上的学生混淆在一起了。警察的广播车不停地叫道：

“这里危险，请赶快回家。”

“妨碍交通，请不要走近。”

这时，佐藤银次向雪森厚夫叫了一声：

“喂，你好么？”

“是头儿呀，来这种地方干什么？”

“你就这样问候我么？你在干什么？”

“我的会社就在附近，出来吃饭，可是到处都关门了。”

“车站前开着哪。”

“去看看吧。”

佐藤银次和雪森厚夫顺着小胡同来到车站，那里不象大街上那样乱，和平常一样热闹，饮食店差不多都开着。走进一家烤肉店，他俩都要了朝鲜面条和腌菜。从雪森厚夫的皮茄克里面，看得见工作服油污的前襟，指甲上也是油污。佐藤银次默默地等待对方先说话。对方如果不开腔，他就不想说话。他的肚子并不饿，为什么来呢，因为对方请我来，那么他就有义务和我聊天并且付账。站着“工作”了大半天，有个休息的机会也不错。雪森厚夫的手背上满是皱褶，50岁的人太疲劳了。

“T大学乱得不象样子了。”雪森厚夫说时看着电视。

“是么？”佐藤银次心不在焉地答了一句。

“我们车间后边的私立大学，今早也被学生占领了，乱哄哄的。”

“是么。我虽然不大懂得，反正，越乱越好。俺们这些人就欢迎人多。”

雪森厚夫看了看手表。12点42分。这个人真爱看表，已经看

了三回了。

“你几点回去？”

“1点。供职的人不自在啊。”

下午2点以后

池端和香子和大家一起坐在私立大学的院子里。由于跑了很长时间，浑身血管都膨胀得直跳。在院中荫凉处，凉风降下汗水，很舒服。她对自己刚刚干的事，不敢信以为真。但是，那的确是真实。简直太美妙、太富于幻想了。大家把汽车推倒，有人划火柴，但火柴被高压水龙的水给弄湿了。问谁有打火机，我替他借来打火机，用它点火，一下子就燃烧起来了。车子好象变大三倍，象施了魔法一般。老警一边打催泪弹，一边追来。眼睛痛、流鼻涕，但是仍然不忘自己拿来的打火机点燃的火焰，看见自己的战果，真好玩儿。

池端和香子仰面躺下。她的头枕在青年的胸口上，前面那青年的头依在她的腹部，这样重叠着，仰望着天空，好舒服。四四方方的可怜的天空，云朵无精打采，蓝天受到污染，连太阳也污染了。头枕在和香子身上的青年，传给她一支烟，那烟大家传来传去，沾了口水，但并不嫌脏，池端和香子狠狠地吸了几口，那是和大家同吸的一支烟。心胸开阔了，她的病早已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病……那能算做病么。医师说是忧郁症。是的，我很消沉，心情沉重，好象被拖进黑暗的深渊。但是，毕竟和忧郁症不同。如果总想抽泣，不停地叹息和悲伤，只觉得被这个世界抛弃了才是忧郁症的话，那我可不是那样。我既不悲伤也不想哭泣，不但不觉得孤独，而且希望更加唤起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呢。

有一天，在医院里做了一个怪梦。家里的院子里出现一个大



窟窿，无意中走过去一看，在很深很深的洞底有一个希腊式圆形剧场。顺着墙壁上的阶梯走下去，那剧场越来越大了，我被吊在巨大的观众席上面的半空中了。舞台上有一位演员，伸出右手，做一个又象祈求又象招手的动作。我顺着从阶梯上放下来的软梯，象马戏团的舞女似地降到舞台上，站在那演员的面前。当我要看他的脸时，发现他是那么可怕，但是，我还是看见了——他的脸光滑滑的，象剥了皮的煮鸡蛋。

我把梦见的情景向医师报告了，因为有这样的命令。医师执拗地问我，那演员是谁，那演员使你联想到谁。我回答说是父亲，医师满意了。他颇有自信地断定，你的病因在于父女之间发生的纠葛。然而，那个光秃秃的演员并不象我父亲，也许象别的熟人。

池端和香子仰望着明亮的蔚蓝的天空，想起了雪森厚夫的面孔来。在新宿听他讲的陆军监狱的情况，如果不是亲身体验，就不可能讲得那么细致、那么真实。白天禁止大便的地方也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说不定现在也许还存在着。在这个世界的背后有监狱，而他是从监狱的背后走出来的。一个男人却脸色苍白，死气沉沉地有点儿象死人，难以理解。那天，他没对我下手。当然，我自己既然跑到男人的住处去，也就预感到会发生什么，即使那样我也会答应。如果换成那个人……守屋牧彦，就会顺其自然地来要求我了。他似乎和守屋牧彦不一样，上了年纪，懂得许多我所不懂的事。

掌声响起来了。躺在地下的人都站了起来，围成人墙。池端和香子不明原由，也跟着大家鼓掌。一会儿，看见人们抬来一个红脸的假人，是穿着机动队员制服的假人，要烧掉它么？……但是，那并不是假人，是一个血迹模糊、气息奄奄的机动队员啊。对着他那已经不动了的胸部和腹部，一些人拳脚相加，用钢矛乱打。池端和香子转过脸去，这样打会打死他的呀。她反对杀人。过后，

她一转念，我也是大家的同谋犯了。刚才的火焰照亮了她心里的每个角落，我是纵火犯啊。是的，池端教授的女儿，大学生池端和香子已经变成光荣的罪犯了。她想起了守屋牧彦那一副用刀子雕刻似的阴险的嘴脸。

“一切犯罪都是革命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犯罪是社会的扭曲产生的否定。”

“可是，我认为犯罪是坏事。因为，犯罪会伤害人。”

“受到伤害的不是人，而是社会。”

“可是，杀人的时候，被杀的是人，并不是社会。”

“不，被杀的是社会权力的走狗啊。被杀是理所当然的。”守屋牧彦斩钉截铁地说。

他大言不惭地鼓吹杀人。刚才的机动队员（哎呀，已经带到别的地方去了），因为是权力的走狗就可以杀掉么？还不到20岁，和这里的学生们一样，是个年轻人。一定是没考上大学才去当警察的，所以就成为权力的走狗而被杀了。我对守屋牧彦的论调无法表示同意。

池端和香子同时想起了守塔的守屋牧彦和要求机动队攻塔的教授之一的父亲。

听父亲讲刑法学课的守屋牧彦第一次来访时，我送咖啡和点心，在会客室里见到了他。我们谈了一会儿，虽然记不起都谈了些什么，但是那是平静的、温和的。教授与学生，以及教授与女儿之间的谈话，和现在完全不同。

后来，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不，原因有很多，反对处分学生、校内自治、解散教授会等等，但不知哪个是主要原因），大学里闹起学潮，守屋牧彦成为反教授派的战士而与父亲对立。由于他封锁教授室、占领研究室、驱逐教授和副教授，受到退学处分。因此，他被禁止再到家里来，也禁止我和他会面了。

当然，父亲以教授与退学学生之间的关系，侵犯了守屋牧彦与我的个人自由交往，我绝对不让步，就逃出家门，跑到守屋牧彦的下宿<sup>①</sup>去了。这就是开端——家庭不和、“病”、我的内心爆发……

久别回家，厨房水槽里餐具堆了一大堆。因为母亲是个不懂家务的人，多年以来做饭、打扫、洗涮都由我和妹妹分担，家里总算有个秩序，保持整洁。但是，妹妹贵久子忙于考大学，我又离开了家，所以，一切都杂乱无章了。

我用半天时间，洗完了水槽里的餐具，并把厨房和居室打扫干净。这时，母亲回来了，她看见我不但不高兴，反而说我洗餐具是讥讽她懒惰，还发牢骚说和香子一走就是多少天，那是守本分的女孩子干的事么？我也不让步，刚要争吵，妹妹贵久子从补习学校回来，她说肚子饿了，向母亲叫着要吃饭。这时，母亲又冲着贵久子说，你想吃就自己做。母亲、我、贵久子混战起来，象野狗似地狂吠。这当儿，父亲回来了。他对母女争吵、饭还没做、家里人对家长不尊敬等等，都大为恼火。最后又扯到我和激进派坏学生守屋牧彦的交往，是不孝顺双亲的根源，大吵大闹了一顿。

池端和香子叹息着，呆在那象井底似的庭院里，很冷清，很空虚。她好象被大家——同学、同志、同龄的人们所抛弃，太孤独了。这时，广播响了：“希望大家来食堂帮忙。”原来是地下室学生食堂要做饭团儿，池端和香子站起来了，好吧，我去给大家做最爱吃的饭团儿。她这才想起来，从清早到现在还没吃东西呢。肚子饿了，饿极了

下午 3 点半

---

① 在民宅里寄宿，称为下宿。

阵内勇吉用救援车把破烂的小型货车吊起，和同伴们一起把它推倒，首先用布头仔细地擦干燃料箱上渗出的油迹，然后又趴在地上，象狗似地用鼻子闻，“没问题啦！”他说着象弹簧似地跳起来，又去帮助伙伴们搬运油罐了。在小型载货车上垒起油罐，用铁丝把油罐和小型载货车扎紧。这样就在停车场的入口处筑起了路障。今后每次进出汽车都得开闭加油站的卷闸了。

阵内勇吉很得意，因为构筑路障是他提议干的。按照他的设想动员大家干，他很高兴。大街上有学生示威，看热闹的人群麇集街头，所以加油站从早起就停业了。到了下午，修配厂也放下卷闸，雪森车间主任和全体员工只好在寮里待命。阵内勇吉就在这时候站在大家面前发言了，他认为必须堵往停车场的入口，否则学生就可能闯进来。有人说，这里挨着背胡同儿，没关系。雪森厚夫却支持阵内勇吉的意见，他说，停车场里存放着许多辆客户的车，应该保护。

下午3点，电视新闻报导了学生们推倒私人汽车，并放火燃烧当做路障的消息，他们预感到了停车场危险。正在这时，又有报告说学生们偷了加油站存放的油罐。于是，紧急之下，决定保卫停车场的入口，大家赞成了阵内勇吉的构筑防御工事的方案。其实，这个方案并不是临时想出来的，而是自从去年秋天以来学生们散发小册子、进行演讲表明了要在神田建立“解放区”的计划时就做了准备的，阵内勇吉只不过根据车间里现有的材料，考虑了可能采取的对策而已。友山不知这些情况，对他一味地赞叹道：“你的头脑真聪明啊。”

“下一步怎么办？”雪森厚夫过来和勇吉商量，勇吉应声回答道：“在油罐后面垛起铁柜，把轮胎和椅子乱七八糟地戳在上面。”他看过大学生封锁大楼时就是这样干的。舅父钦佩地说：“果然是好办法。”

当他们的防御工事筑起了八成的时候，一群学生被机动队追赶着从胡同里跑出来。他们向跑得慢的机动队员投掷石块，就连停车场里也飞来石块，打在油罐上弹了回去。“真好玩儿呀。”有人笑着说，引得大家哄然大笑，唯有阵内勇吉的脸是阴沉沉的。这种防御工事，学生们如果真来攻打，很快就会被攻破。必须想好应付的对策。阵内勇吉大声说道：“我们必须成立布川修配厂自卫队。”

“成立自卫队，小题大作！”有人这样说了一句，引起了人们一阵大笑。阵内勇吉真的生气了。他叫道：“总有一天学生会打过来，车子和一切，就都砸烂了。”理解勇吉，并且认真听勇吉的话的，还是雪森厚夫。

“那怎么办哪。”雪森厚夫问道。

“大家武装起来，戴上盔帽、蒙上脸、拿起铁棍、保卫停车场的入口和寮的门口吧。”阵内勇吉说完，又引起七嘴八舌：“那就和学生一样了”，“我们反对暴力”，“白费”，“太难看了”。仍然是踌躇不前的居多。不过，车间里有许多盔帽，扩建车间用的材料当中有得是适用的铁棍，所以大家都知道武装起来并不费事。这时，布川一郎气极败坏地出现了。

“啊，社长。”雪森厚夫向布川点头，布川一郎却咆哮道：“谁叫你们做这些不三不四的东西？”“对不起，因为情况紧急，来不及等社长回来了。”厚夫道歉，说明了油罐被盗、恐怕停车场遭袭，所以“独断专行”筑起了防御工事。这样一来，布川一郎的脸色才算缓和一些，但他仍然说：“我反对。这样干不是更刺激学生么？他们的矛头不会对着咱们这些市民的。”他瞪着眼睛命令道：“已经筑起了，我也没办法。不过，尽快恢复原来的样子吧。”

“社长，我看咱们有必要组织自卫队呢。”雪森厚夫说道。“为什么？”“光靠防御工事守不住停车场。”“你说的自卫队是怎么一

回事？”雪森厚夫把阵内勇吉的建议给布川解释了一回，布川一郎听到阵内的名字就皱起眉头，更加满面狐疑了。

这时，大街上一阵乱哄哄地，不停地传来爆炸的声响。忽然，有学生越过防御工事，跑进停车场。3个、5个、增加到7个，他们在车与车之间的夹缝里跑来跑去，最后爬上车顶，把车顶踩瘪，一个一个地从墙上逃到邻家消失了。

仅仅是发生在一霎间的事，人们都惊呆了，在一旁看着，唯有布川一郎吓得浑身打冷战。学生一走，他就跑到车旁用手摸着车顶叫道：“他妈的，他们把别人的财产当作什么啦，马上组织自卫队！”

“社长这个人靠不住呢。”友山清说道。“是呀。”阵内勇吉点了点头。“社长不了解时局的严重性。学生们很凶，不趁现在自卫起来，要出大乱子呢。”

下午4点30分

雪森厚夫面对以铁棍代替枪支的青年们发号施令，简单地进行了立正、正步走等个别教练，又进行了列队、行进、班组行动等集体教练。眼看着原来散漫的人们，经过他的指挥，变成了动作敏捷的士兵，他心中十分高兴。当年身为下级军官教练新兵时的情景，又历历在目了。

下面要进行白刃战训练了。他以铁棍为枪，教给青年们左手轻轻扶枪，右手用力刺杀的要领。要用手的力量去刺杀，这时最重要的是腰的位置。腰部沉稳，面向敌人，是决定刺杀的威力的关键。雪森厚夫一边说明，一边指挥，好象是他多年的夙愿似地越讲越起劲。

“明白了么？刺杀和车间里的工作一样，不论干什么，最重要的是稳住腰部，就是说，两脚站稳，保持体形，向敌人冲杀。这

和修理发动机要先松开螺丝取下盖子才能开始是一样的道理。如果嫌松螺丝麻烦，胡干乱干，盖子就会打破。充分准备之后再开始行动吧。腰是基础。来吧，刺杀。友山，你的腰不稳，所以刺杀时摇摇晃晃……”

腰是一切的基础。钓鱼和溜冰，都是如此。甩钩时、冰上旋转时，中心都是腰。如果腰上无力，就会动作不灵活或者摔倒。厚夫一边教青年们，一边发现自己过于絮叨了。一旦热心地干一件事，就絮絮叨叨，也许这就是上年纪了。他看见有一个青年打呵欠，于是宣告训练结束，把20个人分为4个班，每班5个人。各班指定班长1名，布置好24小时轮流值班，这才解散。

来到电视室，布川一郎、藤山君子、金原园子、女厨师、加油站主任等人都围着电视机。

“真不象话，”布川一郎说道。“今天那塔根本打不下来了。机动队客客气气地不开枪，那怎么行啊。那些家伙们一个个地都枪毙才好呢。人家美国就那样嘛。噢，自卫队长，训练得怎么样了？”“啊，还不错。”“他们在这附近大闹起来了。恐怕咱们的自卫队是无济于事的。喏，还是那防御工事刺激了他们，不好啊。”“这个，总比没有好一些吧。现在只能……”“如果对安全没有绝对保障，倒不如不干的好。”雪森厚夫不理解布川一郎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直眨眼。

也在下午4点30分

守屋牧彦眺望着滴血的太阳，腥风血雨浸透他的身心。他朝着麦克风，挤出嘶哑的声音。

“现在，这座象征着权力的塔的每一块砖石都闪烁着我们的鲜血，我们，充满喜悦。我们以全部生命来迎接这流血的时刻。我们，生存着，我们要继续生存下去，我们是以我们的全身心来求

生的，所以只有这强烈振撼的全身心才能和全国、全世界的同志们的全身心沟通。全国、全世界的各位同志，我们已和国家权力的走狗机动队对峙5个多小时了。我们一步也未后退，一步也未被侵占，我们在这里，在这曾经是权力的根据地的塔上，庄严地生存着，而且怒吼着。曾经作为象牙之塔，作为国家培养高等奴隶的大学的象征，这座塔，由于我们行使实力，它被具体地否定了，它得到了新生，它是新的解放的象征。全国、全世界的各位同志，现在应该奋起了。奋起吧，砸碎国家权力、砸碎大学、砸碎高等奴隶培训所。现在，太阳即将浴血西沉了。血呀，点燃吧，燃烧吧。夜啊，降临吧。我们的伙伴，夜啊……”

“有点儿过于文学腔调了。”有人评论道。“很好嘛，很有气派。即使文学腔调重了些，我们毕竟是在战斗啊。”另外一个人说。

“下边怎样了？”“那些家伙到了门厅，但是再也进不来了。”

虽然机动队用钢锯和大木锤破坏了门口的橡树封锁，冲进了内部，但是用铁柜、椅子、桌子、书籍和其他物件筑起的坚固工事，却很难破坏。在燃烧瓶、硝酸、盐酸、硫酸和其他武器的反击之下，机动队已被迫后退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那些家伙又开始水攻了。他们似乎相信只要用水攻，我们的燃烧瓶和各种酸以及剧毒就会失去效用，所以就拚命地注水。几辆围着塔的高压水车进出水来，喷射到塔的侧面上。不一会儿，一支水枪喷射到塔顶上了，里面的人就象处在瀑布底下。守屋牧彦穿上尼龙雨衣，身上仍然被水打湿，直打冷战。

太阳落了，在余烬似的天空下，街上的人海象死人似地苍白了，无精打采地散开了。塔也如同比萨斜塔似地好似倾斜了。在白果树林荫道上组成好几层攻击据点的机动队也撤走了一部分车辆，队员们正在列队接受点名。守屋牧彦作出判断，敌人已经放弃今天的进攻了。



“自塔里发出的报告：我们，获得了胜利！滚吧，国家权力的走狗！披着人皮的走狗！我们和全国、全世界的同志心连心，我们以废除国家权力为目标，追求自由，追求解放。战斗吧，同志们！请接受我们衷心的问候吧！我们将从这座塔上，向全世界，掀起战斗的浪潮……”

下午 5 点 40 分

池端恒太郎怀着病人聆听医师宣布他所恐惧的恶性疾病的心情，打开了研究室墙角那个铁制的文件柜。里面只有一张湿了的白纸，没有任何东西了。25 年当中，从大学毕业当学徒开始直到去欧美留学，在漫长的学习和研究生活中他所写的研究笔记、各地监狱的调查材料、论文和单行本著作的原稿等等，全都不见了。那张湿了的白纸上潦草的字体已经被水浸了。

#### 抹杀反动教授池端的一切

池端恒太郎不愿相信他 25 年来的一切努力和时间都付诸东流，拼命地在混乱的室内寻找，在被仍掉的、被撕碎的、被践踏的书籍和杂志下面以及缝隙间寻找。但是，除了湿漉漉的地板和催泪瓦斯的恶臭，他什么也没找到。

过了一会儿，池端恒太郎才注意到室内的椅子、桌子、书架、衣柜以及研究室里的一切家具都不见了，只有装研究资料的文件柜象惨遭杀害的尸体似地陈列在那里，很有些奇怪。而且，书籍和杂志也剩下寥寥无几，自明治<sup>①</sup>以来一百年之间收集的珍品也大多消失。他在研究室中央那一堆黑灰旁意识到那一切都烟消云

---

<sup>①</sup> 1867—1911 年。

散了，他悲伤地叹息着。他叹息丧失了多年勤奋研究的成果和使这种研究成为可能的研究室，也就是说，他为永恒的信念的崩溃而懊丧。

副教授、讲师、助教们也来报告，所有的研究室都遭到了同样的破坏，残留下的只有废墟和墙上乱写的字了。他们的研究资料也全被毁掉了。池端恒太郎教授不知怎样安慰他们才好。这时，一位30多岁的讲师攥着拳头叫道：“他们不是学生，是猴子，是野蛮人！”愤怒胜于安慰。

他的怒吼引起池端恒太郎教授的共鸣，池端恒太郎也愤怒。但是，损失使他绝望，助手们挽着他，蹒跚着走向黑暗的室外。

睡在装甲车里的机动队员到处燃起篝火，仿佛是野营的情景。现在，他们是校内的主角了，戴着职员袖章、身穿西服大衣的池端恒太郎反而象讨得他们的恩赐才能存在似的了。

年轻的讲师恨恨地说：“守屋牧彦在塔上哪，成天喧嚣的‘解放电台’就是他。就是那带点儿古老思想而又掺杂着罗曼蒂克的守屋牧彦。”“愚蠢的家伙。”池端恒太郎终于内心激起无法抑制的愤怒。由于他，家庭的和睦以及研究的成果都化作泡影了。

池端恒太郎的怒火越烧越旺。学生们用集体的暴力来推行他们的意志，破坏研究室，抹杀研究成果（那张写着抹杀二字的湿纸，象电光显示板似地在他脑海里一闪），要求教授总辞职和解散大学。然而，解散大学他们就不再是大学生了，学潮平息后大量失学的大学生就会流入社会，最终受苦的还是他们自己。学生们由于有一种安心感，也就是说，不论他们怎样胡闹，怎样毁坏房屋、桌椅、玻璃、墙壁，大学也不会撤销，所以他们才大闹特闹。这是一种婴儿的心理，他们认为不论怎样撒娇，又哭又闹，乱扔东西，母亲仍是母亲，不会抛弃他们。身为大学生而仍然处于婴儿状态的人们，比如守屋牧彦，就是其中之最甚者了。

最初，守屋牧彦作为一名热心提问的学生引起了池端恒太郎的注意。当他在大课堂上讲刑法总则时，有人从很远的最后一排举手提问道：“犯罪的原因是什么？”虽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参考刑法学，但它牵扯着刑法学的整个历史。学生很执拗，丝毫不肯退让，紧紧咬住教授不放。学生的主论点是“因为有刑罚所以才有犯罪，如果废除刑罚，犯罪就可以消除。”当教授回答：“先有犯罪，所以才产生刑罚时。”学生又反问道：“那么，又是谁，以什么样的权威，决定了那就是犯罪呢？”那就象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讨论，虽然引起学生们哄笑，守屋牧彦仍然严肃地继续提问，池端恒太郎终于无话可答，只好说以后个别交换意见，逃之夭夭了。但是，下课之后，守屋牧彦立刻来到研究室。

以此为开端，守屋牧彦就频频出入研究室了。他本人不过是一名学生，却大大咧咧地占据助手的桌椅，俨然一副研究人员的派头。他的厚颜无耻，被池端恒太郎教授以新时代的学生气质而容忍，成为他喜爱的学生，出入教授的私宅。等他与教授的女儿和香子亲近之后，忽然放弃了学问，研究室再也不见他的踪影了。而当他再次出现在池端教授面前时，却又是一位罢工领导人了。

池端恒太郎不能容忍守屋牧彦向和香子灌输婴儿撒娇式的革命理论。有一天，和香子说：“父亲所重视的刑法，是保护资产阶级的。也就是说，你教刑法就是在犯罪。”

池端恒太郎怒不可遏，暴跳如雷，向女儿大喊大叫——后来，他对这事很后悔。最后，当他叫道“滚出去”时，和香子真的出走了。

下午 5 点 45 分

阵内勇吉发现防御工事的油罐上跑上来两三个学生，他给他的 4 名队员下了“突击”令。学生们意外地遭到袭击，一个坠入

里边，两个跳到外边路上，立即被机动队逮捕了。里边那个学生看见他的同伙被戴上手铐，捆上警绳，他想逃跑，已被青年们按住了。

“喂，把那小子交出来。”机动队员吼叫着。勇吉按住学生的手臂，默默地瞪着机动队员。他很生气，口气太蛮横了。另外一名机动队员甜言蜜语地说：“大哥，请你把他交给我们吧，多谢。”友山清在耳边对勇吉说：“赶快交出去吧。”刚才那个机动队员又叫起来：“他妈的，不要妨碍我们，你这是妨碍执行公务。”似乎他只会吼叫，不会说别的话。

当机动队员爬上防御工事时，阵内勇吉松开那学生的手臂，对他说：“你到外边去吧。”学生的眼里露出乞怜的目光，阵内勇吉摇头，猛力一推，青年们左右夹攻，用铁棍敲他的屁股，那学生受不住，爬上防御工事，立刻被上边的机动队员抓住，象猎手抓兔子似地四脚离地了。

“谢谢！”那个甜言蜜语的机动队员说。“劳驾了。你们是自警团么？”他点头致意。

“真无聊！”阵内勇吉耸耸肩膀，用铁棍不停地在沥青地上杵，在停车场里打转转。

“我们可不是自警团。”他好象说给那人听。他最讨厌机动队。虽然他也讨厌学生，但比较起来，最讨厌的还是机动队。扔掉这些盔帽和铁棍，拿起真枪，戴上钢盔，当一名真正的士兵去和敌人打仗，那该多开心啊。学生和机动队都在不互相残杀的前提下纠缠着，不彻底。杀吧、杀吧，把敌人杀掉！

下午6点

到了交接时间，阵内勇吉把任务交给下一班之后，和伙伴们一同回寮。不值班的都围着电视机，饶有兴趣地观看T大学的攻

塔战斗。

“塔还没攻下来么？”友山清问道。

“还早呢，要等到明天了。”一个人笑嘻嘻地说。

“谢天谢地，明天又有好节目看了。”说时高举双手表示祝贺。

银屏上出现了布川修配厂后边邻近的一所私立大学。“啊，是那个地方！”“是啊！”人们欢呼着。当看到机动队包围学生时，他们抬起屁股来大叫：“滚回去，滚回去！”

“没劲。”阵内勇吉说了一声就回自己房间，他对跟着他的友山清说：“我，想离开这里了。工资又少，社长光知道赚钱，这工作没劲，没有一点好处。”

友山清点点头。“一点也不错，我也不想干了。”

下午 7 点 20 分

池端和香子从私立大学里溜出来了。别人忠告她，外边还有许多警察，要当心，但她还是跑出来了，因为想一个人独处。大街上象她梦里的洞穴一样黑暗，行人绝迹，连一只猫也没有。她很喜欢这种废墟似的气氛，她快步地从一个胡同，走进另一个胡同。

然而，离开大学越远，她越觉得不安，好象黑暗的角落里躲藏着便衣和机动队员，有些后悔独自一个人行走了。

难道不是我点的火么，从我的打火机冒出的火烧了一辆车，是千真万确的。“建筑物以外的纵火”共同主犯，也就是不折不扣的罪犯了。和大家在一起时，我的行为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甚至觉得有点儿沾沾自喜；但是，剩下独自一人时，就感受到被追捕的心理了。当火燃烧起来的那一瞬间，那种自豪、喜悦，一切一切都哗地一下子燃烧起来——组织、父母、家庭、大学、教授的女儿——好象都烧光了，都消灭了。于是，空虚起来了，就象望着

燃烧完的灰烬而失望的纵火犯。不，我是一名真正的纵火犯了。燃烧一辆车子，世界上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每天要生产出几十万、几百万辆新车呀。“解放区”、“防御工事”，只不过是一种错觉。看啊，这街道，大家那样乱闹，但是一堵墙、一根电杆也没有改变呀。

相反——池端和香子一边快速走着，借助加速血液循环来活跃脑细胞，一边想着——我被这条街给驱逐了。用钢铁的门栅、铁窗、套窗、插着防贼玻璃片的墙头，全副武装起来的街，到处都给我这个纵火犯以冷遇，也许我犯罪的那一瞬间，有人目睹了吧。白天，我在街头出现在广大群众的面前，报社和警察的摄影记者也一定拍照了。警察也许正在捏着确凿的证据指名搜捕吧。她好象预见逮捕、猪窝（拘留所）、监狱和可怕的未来。她想起了守屋牧彦。7点的电视新闻说T大有许多人被捕，塔的陷落已迫在眉睫，他迟早要被捕了。

昨天傍晚，我们给塔上送青菜去了。大家推着手推车，背着背包。守屋牧彦从窗口伸出头来，向我招手。塔很高，看不清他的脸，但是能看出是他，我也挥手致意。

3天前，我去塔里时，他对我说：“你不来才好。塔里的人都要被捕的。”听他那口气，好象情愿被捕呢。我逃出医院就因为反对监禁。可是，守屋牧彦却希望受到监禁。

忽然，池端和香子惊讶地停住了脚步。因为她隔着玻璃窗看见了雪森厚夫。

雪森厚夫正在和一个人谈话。大概是由于灯光的影响，他的脸色发红，不象记忆中那样苍白，大概是激动和兴奋所致吧。浓眉、宽宽的额头，那是由坚硬的骨头组成的头颅啊。蓝色工作服很合体，他简直就象左翼画家笔下的健壮的劳动者。

池端和香子环视了一下周围，发现那里是一个加油站。她走

近窗前，他的目光也转过来了，但是并没发现她，又把视线移开了。他对着和他谈话的那个人，翻弄着眼睛，对方后脑勺是光秃秃的。他耸动着圆圆的肉乎乎的肩膀好象在笑。有脚步声，池端和香子向黑暗中窥视了一下，有几个男人，说不定是便衣警察。池端和香子跑了。她以最大的速度向大学跑去。

下午7点40分

雪森厚夫紧紧地攥住拳头。

布川一郎突然斩钉截铁地说道：

“……总而言之，我不雇用阵内了。他最近和激进派学生勾勾搭搭，是个危险人物，不能用。”

“我的看法正相反。”雪森厚夫说道。“阵内最讨厌学生，今天也是他发起组织的自卫队才阻止了学生的入侵嘛。”

“那才危险哪。筑起防御工事，反而更招来学生。而且进出停车场就不方便嘛。太不好了。”

“可以从加油站后边走。”

“那得不停地开闭卷闸，太麻烦了。现在顾客就提过三次意见了。”

“如果学生们大举进攻就糟了，他们会顺手把车子弄出去筑路障。”

“这么偏僻的地方，学生不会来的。”

“不，不止一次，学生已经来过两次了。”

“什么，那才几个人嘛。你在说什么呀。”布川一郎忽然瞪起眼睛。“我叫你辞退阵内。最近他每天晚上到T大去，还有情报说他参加了去年新宿骚乱游行。园子说他唱军歌，象个右翼分子。这次学生闹事，里面左翼右翼都有啊。都是一样的，一丘之貉。再说，上次那十七万圆的嫌疑并未弄清楚呢。”

“你不是说已经找到了么？”

“我说的是假话，因为警察在搅合呀。”

“可是……”

雪森厚夫噤嘴了。只要你提出相反意见，布川就气势汹汹地和你说个没完，在这种对手面前，他无话可说了。

“还有哪，”布川一郎一把抓住苏格兰威士忌酒瓶，往玻璃杯里倒酒。“阵内有前科吧，嗯，住过少年院不是么？据说是盗窃，而且不止犯过一两次。喏，我掌握了证据。”布川一郎的口气就象在审问。

“我不得不反驳您的话，”雪森厚夫望着对方被酒染红了的秃头，视线险些从他的头上滑下去。“送进少年院并不是有前科，阵内也没被起诉过……他没犯法，只是不孝顺……”

“问题不在那里，盗窃就是盗窃嘛。再说，送进少年院也是因为家庭没有保护能力，父母不好嘛。阵内虎吉就不成材，喏，你明白么，有那样粗野的父亲，才有那样的儿子嘛。”

看来，布川一郎仍然对阵内虎吉和他不欢而散的事怀恨在心。

“问题在于，”布川一郎睁大眼睛，他那眼球上布满了弯弯曲曲的血丝，就象湿原上的河流。“你为什么把那种人弄到我这儿来。为什么隐瞒前科？你不是太不坦率了么？这是你和我的交情啊。即使你一开头就说他有前科，我也会雇用他的。”

“是的，”雪森厚夫决心认错了。“实在对不起。本来我想找个机会向您谈，但是，一直讲不出口来。”

“找个机会，不是的，你一开始就应该对我说。你我之间有秘密是不愉快的。”

“太对不起了……”秘密两个字刺痛了雪森厚夫的心，布川一郎的话里暗含着早已知道他有前科的讥讽。

“我听园子说，阵内想辞去这里的工作，那岂不是正好么。去



别的地方找工作去吧。”

“没有办法，”雪森厚夫低下了头。“请你允许他干到三月底吧。”

“那是可以的。”布川一郎忽然莞尔一笑。“我在罗臼找到了一个猎手，他很熟悉知床半岛，明年我就请他帮忙了。打熊。我想打一头山里的老爷子呢。凤莲湖一带没有熊，不好玩儿。”

不，现在就有熊。不过，说也没有用了。布川一郎不想雇阵内虎吉当向导了。切断阵内勇吉和阵内虎吉两人的关系之后，我也将被辞退了。雪森厚夫一向自以为稳固的地位，在布川一郎的盛怒之下倒塌了。他突然意识到他的处境不稳，没有任何保障了。

晚上 8 点

守屋牧彦对着瓶口痛饮伏特加酒，喉咙里一阵发烧，好痛快。由于大学里停止了供电，宽阔的大礼堂里一片黑暗，在荧荧烛光之下蠕动的人们，使人联想起在山洞里礼拜的原始基督教徒。他们并没有安静地奉献祈祷，他们很热闹，有的拍手唱歌、有的用磁带录音机播放音乐跳舞、有的纵声欢笑、有的饮酒作乐，形形色色，各得其乐，吵吵嚷嚷的和庙会一样。明天他们即将遭到逮捕，而且将被视为革命者。他们谁也不怀疑这些，他们正在庆祝那无可回避的现实的到来。

有一对赤身裸体的男女在一旁拥抱着，煤油取暖器温暖着他俩的身子，不论是那汗珠闪烁的拥抱，还是那放肆的欢乐的声响，都象在大家面前公开进行的舞台上的演技一样被接受。他们不但不觉得猥亵，反而觉得充满青春的美，甚至想为他们鼓掌了。那男的是医学部学生中岛龙次郎，他是 T 大学潮一开始就参加了的战士。他和守屋牧彦不是一派，但自从他们都被围困塔内，忽然要好起来。在中岛龙次郎的思想当中，守屋牧彦最欣赏的是“虽

然人行将灭亡，但是行为是永恒的。”所以，即使布尔什维克消逝了，俄国革命民众的行为，将作为永不磨灭的史实留在人们心中。即使日本陆军消灭了，青年军官们在雪的东京的杀戮行为是不能从历史上抹掉的。

“那么，我们的日常行为也能与世长存么？”守屋牧彦问道。中岛龙次郎回答说：“不，不是那样。永远存在是有严格的条件的。也就是说，行为必须是出人意料的、独创的、使人大吃一惊的。俄国革命和二·二六事件<sup>①</sup>，都具备了这个条件。而且，我们占领这座塔，很显然，也是具备了条件的。我们全体被捕，被判刑，几十年后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但是，我们的行为将永被人们记忆，永远被人传诵。

中岛龙次郎的这番话受到大家狂热的欢迎，它有助于美化我们的行为，并且有助于稳定军心。这座由某财阀捐款建造的塔，在将近50年的岁月里，位于最高学府T大学的中央，作为象征耸立着。但是，它被学生占领，遭到学生破坏，变为革命的象征，它受到这样出乎意料的、独创性的待遇，不是空前的么？唯有我们的行为才是任何人所想象不到的、永恒的行为。即使几百年之后，这座塔古老坍塌，毁灭消失，但是，我们的行为却会永恒地残留着、传诵着。

当中岛龙次郎的裸体快活地动作着，俯伏的脊梁和臀部都在闪亮时，守屋牧彦联想到和池端和香子拥抱的自己。

守屋牧彦在想，如果池端和香子和他一同困守塔内，那有多精采呀。不过，让她离开塔是他的意志，她的心已经离开他了。10天前，由医院里逃出的她，已不再是从前的她了，她拒绝了他的

---

<sup>①</sup> 1936年2月26日清晨，日本保皇派青年军官发动武装行动，占领政府要门，杀死数名大臣，第二天被平息，参加人员大半被处死刑。自此以后，日本走向军人独裁。

要求，使他吃惊。也许是由于患病，她的心理产生了变化吧，他只好把她送到下宿附近的旅馆里去住。

守屋牧彦还在喝伏特加酒，池端和香子不在这里，她到另外的世界去了，他感到很寂寞。烛光减弱了，唱歌的人也都安静了，人们睡熟了，在黑暗中轻轻地发出鼾声。被迫害、被追得走投无路的，这仅有的三百来人，在最后一夜里，依偎着睡着了。

在静寂之中，对叛徒的仇恨，象在黑暗的湖面上溅起水花的怪兽似的出现了。T大学的改革和革命运动刚开始，自命为革命先锋的政党和党员就叛变了。他们一面对大学当局摆出反对的姿态，一面要求我们革命派服从他们的领导和指挥，否则就给你戴上反革命、分裂派的帽子，结果他们和大学当局携手了。随后，“革命派”分裂了，在塔被围困的前夕，K派叛变了。他们把我们丢在塔里，逃得无影无踪，结果有利于大学当局和机动队，而孤立了我们。后来又发生了“革命派”内部一两个人乃至以10人为单位的逃走和脱离的变节行为。

守屋牧彦坚决不让池端和香子守在塔里，因为他怕不断发生的变节的洪流把她裹进去。中岛龙次郎已经用钢矛把一名要逃走的K派打得昏倒在地了，因为K派的那个人为了自卫，在他的眼眶上部狠狠地反击了一下。中岛龙次郎残酷地说：“狗东西想打死我，还杀气腾腾的呢。不过，没有机动队猫着腰那股劲儿嘛。”一会儿，他又喜笑颜开地说：“其实，我诚心想打死他们的。彼此彼此吧。”守屋牧彦认为叛徒必须打死。他象俄国革命家那样，用伏特加酒燃烧着仇恨，痛苦地呻吟着。

清晨 5 点 55 分

守屋牧彦睁开眼睛时，高高的透明天井上已经有几分光亮了。有什么出动的声响，发动机的轰鸣引起大地的震动，传到混凝土

地板上。莫非是机动队进攻了么。大家象摆在市场摊子上的鱼或水果，东躺西卧地。椅子全拿出去堆在走廊里筑工事了。这分外空荡的空间就是我们的巢穴了。

又安静下来了。并不是机动队的车，好象是谁家的大型车经过大学门前。大家在一夜之间呼吸着催泪瓦斯刺鼻的臭味儿，每个人的鼻子和喉咙都又辣又痛。但是，每个人都熟睡了。鼾声最大的是中岛龙次郎，他那2厘米长的胡须随着鼻息起伏。

守屋牧彦起来了，湿衬衫在身上很不舒服，他皱着眉头。中岛龙次郎不知几时已穿好衣服，那女人也不知去向了。相识的同学们都已分散，这里大部分是陌生人。大家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是青年学生。学校、专业、派别、出生地都各不相同。其实，T大的学生只是少数，大家对于我这个T大学生也有欺瞒之处。椅子已从地板上起下去，墙壁上胡乱涂写着字迹，外校的学生见到什么都想破坏。昨天，在这大礼堂里，我发现有一个人用喷漆正要把正面讲台上的壁画“采果”涂掉，那是一张描绘采撷果实的女人们的绘画，我急忙制止他。他嘲笑道：“毕竟你是T大的，你爱这座大学呀。”

我并不是为了学校，我是为了那幅画，虽然我对自己说过，不要无谓地破坏，但是我的内心深处，毕竟觉得这是“我的大学”，这是无可否认的。

从天井上垂下来的大吊灯，微微地晃动着。在它的光辉照耀之下，校长和各院长曾列坐台上，举行过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我们占领了这个大礼堂，把它拆毁、解放区化，我们的创造性是值得自豪的。不过，解放区迟早要被夺去，剩下的只有我们的行为。那时，我们的行为将是永恒不灭的了。

早晨6点45分

守屋牧彦被又一次大地的轰鸣震醒了。那隆隆的声音渐渐逼近，毫无疑问，机动队来了。“起来！”大家一齐叫喊着。各派代表用便携话筒吼叫着：“全体各就各位！”正在吃干面包、喝牛奶的，全都站起来，把蒙面的布巾沾湿，戴上盔帽。他们各自手持钢矛，到原来的岗位上去。

守屋牧彦到走廊查看，桌子、铁柜、椅子一直垒至天棚，那构筑得复杂而又坚固的工事，把不应摆在那里的东西摆在那里，不由得使人意识到今天非比寻常。的确，我们已经超越了正常，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了。

工事外面响起撕裂般的尖锐的机械声，混杂着锤击般的沉重的声音。他们在外边，生活在权力保护下的正常的世界里的他们……。

为了加强防御工事，大家都在干活儿。把大礼堂的6人长椅竖起来，垒起来，构成“铁壁”。中岛龙次郎担任这个工作的总指挥。

守屋牧彦走上楼梯，来到“总司令部”。从前这里是校长室，我们付出了不少努力才打下它的权威，改作我们的房间。我们从书架上抛下《T大50年史》、《建塔纪念照像册》、《来访者签名簿》等有权威性的东西，扔在地板上任人践踏。在墙壁上，用红色喷漆写上“第一军团司令部”、“T大斗争胜利”、“世界革命万岁”、“造反有理”，写了一层又一层。隔壁的“急救总部”是原来的秘书室，几名伤员在接受医科学学生的护理。被催泪弹烧伤双眼的重伤员1名，还有其他烧伤、殴伤等等。地板上流进水来了，敌人又开始注水了。

守屋牧彦逆着没到踝骨的水流，跑上狭窄的楼梯。大家也跑着上去。楼中间的房间是“燃烧瓶制造所”，圆筒、煤油桶、瓶子，堆在那里。到处都写着“严禁明火”。阶梯越走越窄，接着便爬上

登塔的螺旋楼梯了。他们来到能看到大钟背部的那间最高层的下面一间，那里是能够眺望四周的“了望室”，窗上的玻璃被击碎，直径几厘米的水柱汹涌地冲进来，守屋牧彦立刻被浇得湿透了。

几台装甲车，在10层、20层银色盾牌的簇拥之下，缓缓地进攻了。比昨天阵容还要庞大。他们似乎把昨天校内分散的兵力都集中到塔前来了。4架直升飞机高高地飞来。听半导体收音机的说，“敌人开始总攻了。”“终于来了。”守屋牧彦说道。红色的阳光霎时间射向城市的海洋，大楼上的窗子，一闪一闪地映出光亮。啊，我们的塔是这宽广的都市的中心，全世界都注视着我们的永恒不灭的行为。

也在6点45分

池端和香子正在做梦。她截断精神病医院的铁栅，逃出去，又遇到铁栅；再截断它，再次又遇到了铁栅，她又腻烦又疲倦，最后几乎被白衣护士抓住，她只有钻进地下这一招了。土地象水一样柔软，她一直向下游去。最下面是黑暗的洞底，有几处灯火，走近一看，是一间有铁格子窗的单独的监房，雪森厚夫委屈地呆在里面。那里象是监狱，同样的铁窗有许多个，无数人被关在里面。往哪走，往哪逃，到处都是铁栅栏，她绝望了。这时，脚步声响了，一大群白衣护士追来了。他们不是护士，是机动队！她刚要喊叫，已经醒来了。梦中四面被围的余悸和走投无路的情景，使池端和香子害怕睁开眼睛。她只微微地睁开一点，忽然看见了明亮的教室。

池端和香子从当床用的桌上下来，她十分忧郁、空虚、寂寞。也许又犯病了。但是周围没有一个人，她又有了几分安定。昨夜睡觉时，这里挤得满满的学生，现在只有十来个人了。池端和香子到附近的教室去看，发现那里的学生也减少了很多。派里的头

头在院子里，他苦笑着说道：“人们都在夜里逃了，一群懦夫。”她要去洗脸，他在身后喊道：“11点开‘T大斗争胜利总动员大会’，你可要来啊。”

早7点多

池端恒太郎对妻子说：

“和香子的住处还没打听到么？”

“嗯，4天前来过一次电话。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不是在守屋那里吧。”

“不知道……可是，守屋在塔上吧。”

“4天前么。所以，令人担忧。和香子可别在塔上。”

“如果在塔上……”

“那就要被逮捕，要被起诉损坏建筑物、损坏器物、私造凶器、妨碍执行公务、放火等等罪名了。如果T大教授的女儿成为罪犯，这才是地地道道的丑闻呢。”

池端恒太郎叹息着。医师说和香子的病正在好转，再过半个月就可出院呢。她如果不逃出来去参加学校里的纠纷就好了。

“我想和香子不会在塔上的，”妻子说道。“她没有那么大的勇气。”

“勇气……”池端恒太郎沉思着。困守在塔里并不需要什么勇气，再者，和香子这些日子已经做出许多出人意料的行动，困守孤塔，说不定倒正合她的心意呢。

池端恒太郎屈指数着和香子的离奇行动：离家出走、兴奋、忧郁、被害妄想狂，所以她是病态呀。由于病态，她才无缘无故地干了些离奇的行为。是的，完全是的，困守孤塔，与强大的警视厅机动队为敌，这是病态的行为。学生们感染了集体歇斯底里症，精神抵抗能力很弱的和香子也很快就被感染上了。

如果和香子真的被起诉，那就提出她在住院时逃出医院的事实，证明她是无能力对行动负责的精神错乱病人，争取判决无罪。而在判决之后，就必须把她送进精神病医院接受长期治疗了。

池端恒太郎走到门口，他妻子送他。

“今天回来也要晚呢。如果傍晚以前那塔陷落了，我去处理善后，今天就回不来了。”

中午

池端和香子和大家一同筑路障。推倒4辆车，把椅子、铁柜、自行车、铁桶，以及顺手弄来的、偷来的各利物件全都堆积上去。在马路当中构筑这样奇特而又令人吃惊的堆积物，太有趣了。而且，医大附属医院的窗里和屋顶上、人行道上、车站等处，无数只睁大的眼睛射出好奇的热线，她觉得身子被火烤似地十分舒服。今早的消沉已经过去，内心里已被坚实的、有质感的思考所充实了。池端和香子抛起一辆儿童用的小三轮车，没想到轻飘飘地飞出去很远。

他们竖起红旗，打起“解放区”的横标。用纸箱和麻袋运来投掷用的石块，把推车上运来的燃烧瓶卸下来，用尼龙袋堆砌得高高地，防御水龙冲击。大家都为了一个目标通力合作，这种心情真了不起。即使它在短暂的时间内就会消逝，以后会觉得怅惘，甚至非常怅惘，现在的这种时刻也是非常可贵的。反正人生是不可能持久的。我已经24岁，已经是老太婆了。青春正在逝去。让我们的青春燃烧吧。“燃烧，燃烧什么？”雪森厚夫问她。“青春呀，我们的青春！”她回答时，他露出了羡慕的样子。他的青春是怎样的呀？他的故乡在北海道，据说非常寒冷，那里有许多熊和鹿，他在那里怎样度过青春的呢？战争和陆军监狱就是他的青春吧……



池端和香子走近人行道，群众叫了起来：

“哟，有个姑娘呐。”

“大小姐，真勇敢啊！”

“我帮你好么？”

她侧目一看：全是男人，与其说他们是群众，倒不如称之为男人集团。不论起哄的和机动队，全是男人。

下午4点10分

佐藤银次听见有人叫他：“喂，等一等。”他一回头，五个人好象是掏摸科<sup>①</sup>的便衣警察，他们并排走着，手在衣袋里抓着手铐，向他逼过来了。他吓得象老鼠似地钻进人墙的空隙，他穿过用衣服、皮革、钮扣包裹着的软乎乎的肉体之林，逃出去了。已经跑了很远，又回头看看，那五个便衣还对着他微笑着，他们靠在一起，似乎在说你已经完了，像一堵墙似地围上来了。佐藤银次看那些便衣有好几重影子，好似电视图象错乱似地。他忽然如梦初醒，那不是便衣，是他的错觉，于是松了一口气，从人群中挤了出去。佐藤银次用拳头敲打头部，已经到了打迷幻药的时间了。不赶快去打，又要发生错觉了。

国营电车站停驶不许入内，咖啡馆和餐馆已经打烊，佐藤银次想找个厕所，到处都没有，无可奈何，只好去大学医院里找个地方。但是，学生们设了纠察线，进不去。

他又走在群众当中了。“喂，等一等”，“你是银次吧”，“这回可不饶你了”，呼声又起，那五个便衣又来追逐他了。他拚命地告诉自己，这是幻觉。再不打迷幻药就不得了啦。他急得直转。

佐藤银次好象服用了麻醉剂，手脚无力，象鱼冻儿似地要瘫

---

① 负责肃清小偷的警察。

在地上了。睡意袭上脑部，呵欠连天，眼前的世界灰茫茫雾蒙蒙的。他失去了神通，在人流中荡来荡去，到处寻觅着能容他往胳膊上静脉注射的地点。他跨过铁栅，从绿茵和灌木丛生的斜坡上滚下来，正巧滚到从头上遮蔽他的桥下。他立刻取出注射器，颤抖的手割开药瓶，把针头扎进胳膊。

河对岸的车站上出现了紧急情况。机动队向集合在站台上的学生发动了袭击。遭到意外攻击的学生们来不及应战，向铁路上四下逃窜，等待这一时机的机动队把他们一个个地抓起来。但是，学生们很快又重整旗鼓，大量投掷石块进行反击。从桥上，河岸上，石块象雨点般向站台上的机动队飞去，铝制的盾牌当当作响，机动队员慌忙后退，学生们高声欢呼。佐藤身旁也有些象学生的人用纸箱运石块，向河对岸投掷，佐藤银次也一起投掷起来。他在监狱里曾参加棒球队，是个投球手，他打得又准又远，技艺超群。“老爷子，真有本事。”学生们称赞他，他更得意地投掷着。

迷幻药在血管里溶化了，肌肉和精神都有了活力，佐藤银次觉得他仿佛变成了一个比原来大两倍的人，喜不自胜。佐藤银次愈加胆大了，他对准在河堤边的机动队前面指挥队伍向学生冲杀的那个队长似的人，投了一个“直球”，出色地击中了那人的肩部。“这个恶棍，是银次干的。”他听见是那队长的声音，而且也是刚才追捕他的那五个掏摸科的之一。他又听了听，那人正是上次逮捕他的警长。佐藤银次一心要报一箭之仇，浑身发烧。“你等着瞧吧，象你这样的，死了才好。”他在那里诅咒着。对方忽然有了反应，变了脸色，叫道：“银次这个混蛋。”当佐藤银次向那警长投掷第三个“球”时，机动队员一下子冲过来，用手铐把他铐住了。

也在下午4点10分

在路障对面、医院前面和大街拐角，都出现了好似从凶煞的

地球上突然降临的宇宙飞船似的装甲车，池端和香子看着笑起来。在那巨大的灰色鸟笼形铁丝网里狭小的高台上，坐着戴铁帽子、穿铁衣服，机器人似的人。他们装腔作势的滑稽样子，惹得她憋不住想笑。我明白了，那就是组织，简直是洋画儿，不过要比洋画儿里的宇宙人要强大。他们好象从电视显像管里跳出来走上街头的。

人们投掷石块了。有几个人拿来汽油桶，往路障上倒汽油，紧接着燃起大火，看热闹的人们被火焰吓得一边叫嚷一边后退。机动队员戴着不怕石块投掷的面罩，他们的铝盾，象乐器似地被打得乱响。他们连续不断地放催泪弹。在催泪弹的白烟里，高压水象手臂似地伸进来，喷洒在火焰上。冷与热、加上臭气，引起了池端和香子的遐想，她不去参加投掷石块，只是呆呆地观望着。忽然，白烟冲到脸上，眼睛被呛得直流泪，为了躲避，只好从烟雾里钻出去。这当儿，机动队员已经逾越了熄了火的路障。已经有几个学生遭到警棍的毒打了，一个高大的机动队员朝着池端和香子的左肩上狠狠地打，一下、两下、三下。肩膀疼极了，肿起来，池端和香子大声号叫。这时，学生们手持钢矛开始反攻了。趁着那个高大的队员畏怯的空隙，有人把池端和香子撵走了。

下午 4 点 40 分

守屋牧彦眺望着太阳从富士山和超高层大楼之间往下落。桔红色的圆弧，颤抖着消逝了。于是，富士山罩上紫色、云彩染成金色、而大楼烧成红色，它们的色彩对比美极了。守屋牧彦对阳台上搂住肩膀高唱国际歌的人们、对围困孤塔的装甲车、高压水车和塔下暴力行动发出的声响，都置若罔闻，只顾观赏那山峰和城市上空变幻无穷的色彩。塔的陷落，已经一刻一刻地逼近了。机动队上午侵入大礼堂，下午 3 点已到达登塔的最后一道铁门之外

了。不过，这铁门很坚固，而且里面的螺旋楼梯上堆满了手边能抓到的一切杂物，不下大力气是攻不破的。已经过了一个半小时，塔仍旧安然无恙。

但是，塔的内部已充满了痛苦呻吟和随时被突破的预感。守屋牧彦在思索，昨天那样滴血般的太阳，今天变得如此祥和安谧，这是为什么？昨天那样的狂热、仇恨、高昂的士气，今天都已不见了。

这两天，他在塔里仔细地观看了机动队和学生的攻防战，那些争斗、号叫、演讲、一切的一切，与那太阳相比，都太渺小、太短暂、太虚妄了。

下午 5 点

雪森厚夫在停车场入口附近警戒着，学生们正在附近向机动队投掷石块。防御工事内部，“布川汽车修配厂自卫队员”们戴着各式各样的盔帽，用湿布巾蒙着口鼻，手持铁棍，整齐地排列着。两颗催泪弹落在停车场里，阵内勇吉把两颗都拾起来扔到学生群里。这样一来，向机动队员投掷石头的学生们，就把火力集中到“自卫队员”身上了。催泪弹也扔过来了。自卫队员们动摇了、后退了。于是，学生们攀上工事，推倒铁栅，侵入停车场了。只有 20 个人的自卫队根本无法防卫，学生太多了。“全体撤退，回寮里去！”雪森厚夫大叫着，但周围的骚乱淹没了他的声音。大部分自卫队员逃进寮里了，只剩下阵内勇吉几个人。他们挥舞铁棍，一以当十，但无奈对方人多势众，一个个地败下阵来。阵内勇吉独自受到围攻，盔帽飞了，倒在地上，学生们棍棒齐下。雪森厚夫不顾金原园子的阻拦，冲了过去。他低着头向学生们求饶：“实在抱歉，他是我们的职工，还是个孩子，请原谅吧。”趁着学生们犹豫，把他领回了寮里。

阵内勇吉在寮母室里包扎了伤口，右眼眶上一大块青，如果打坏眼睛就糟了。肋骨险些打断。他自己却不服气，为没打倒一个学生而后悔不迭。他仍然摆出跃跃欲试的架势。这时布川一郎走来，对雪森厚夫说道：

“这可怎么办，学生们在停车场集合了。他们说要把这儿当做解放区根据地呢。”

“我本想早些把他们赶出去……”

雪森厚夫沉思着，抱着双臂。

“那些家伙从来没受到过挑衅，因为你们挥舞铁棍，他们才越发逞凶了。”

布川一郎瞪了一眼缠着绷带的阵内勇吉。

藤山君子进来紧急报告：

“不得了啦，学生们爬上车顶啦。”

“糟啦，不要弄坏顾客存放的车子。能赶快把他们赶走么？机动队是干什么的呀。”

“机动队要在这儿打起来，更受不了啦。”

“倒也是的。”

“我去和他们商量商量看吧。”

雪森厚夫甩掉盔帽和布巾，打开门，说了一声“劳驾了”，就挤进了人群。后边有人推了一下，回头一看，是勇吉跟来了。甥舅二人冲进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墙。

学生们弄不清这突如其来的两名员工是什么人，只是诧异地目送着，没有动手。学生们象一群豹脚蚊似地站在那里，催泪瓦斯、汗臭、尿骚味儿都在蒸发着。他们都疲惫不堪了，象落汤鸡似的，与其说他们是斗士，倒不如说是残兵败将更为确切。雪森厚夫注意到围观那些学生的更多的群众，他们唯恐看不到热闹，有的爬上工事、有的爬上车顶和电杆，到处都是他们贪婪的嘴脸。雪

森厚夫和勇吉看见一个刚演讲完毕、手里提着便携式扬声筒的学生，他可能是一个领袖，他俩立刻走近前去。领袖的脚边躺着几名负伤者，正呻吟着。其中也有从头部包扎处渗出血的重伤员。

“必须赶快送医院呀。”

雪森厚夫对那领袖说。对方是一个瘦弱的和守屋牧彦有点相似的、好象是很用功的学生。

“可是，机动队包围着我们呀。”那青年说。

“先送到寮里不好么，”雪森厚夫指着寮。“我们是这个厂里的。等机动队走后再送医院。”

“就那样办吧。”那青年和伙伴们商议了一下，走过来低着头说，“请帮忙吧。”

“但是，有一个交换条件。”雪森厚夫说，“请你们离开这个停车场。那是顾客的车。”

另外一名青年忽然蛮横地说：

“这是什么话。我们出不去嘛，机动队围着哪。”

“我们知道。不过，你们要武斗的话，请到外边去斗。”

“来，抬伤员吧。”阵内勇吉伸手去抬那重伤员的肩膀。“谁来抬一下脚。”过来三个人帮助，雪森厚夫也伸出手来。正当要抬走时，后边的学生们骚动起来。

“往哪儿抬？”“不是警察吧？”“放手！”

当那领袖向大家解释时，人墙一拥而上，学生们抓住雪森厚夫和阵内勇吉，受重伤的学生又被放回原地。带着敌意的目光象箭似地射在他俩身上。啪的一声，车顶瘪了，人们滚落下来。围观者想看仔细，又拥上来一大群。

“他妈的，给我用一下。”阵内勇吉从那青年手中夺过扬声器，声音宏亮地说道：

“我是工人，请各位同学仔细听着。我，刚才被你们打伤了

你们搞乱了我们的工厂，我们想要保护工厂，反而挨打。可是，工人保护他们劳动的地方，不是理所当然的么。所以，我有一个请求，请各位同学早一点出去……”

对他这突如其来的讲话，学生们都静听着。

阵内勇吉头部绑扎的绷带特别醒目，他把群众镇住了，鸦雀无声。

“我想再进一言。喏，你们当中有很多受伤的，不及早送医院，就会有人发生危险。所以，先让他们在我们厂的寮里休息，给医院打电话，叫救护车来。喏，不是很好么……”

“救护车不能叫，他们暗通警察……”有人喊道。人们打破了沉默，七嘴八舌地叫嚷着，再也没人听阵内勇吉讲话了。那个青年领袖把扬声器夺回去讲了几句，但是越来越混乱了。

“勇吉，回寮去吧。”雪森厚夫往回走。如果只有学生的话，他总可以说服他们离开这里。但是，起哄的乌合之众太多，实在无法控制了。“雪森先生！”他忽然听到女人的呼叫，站住脚步。他立刻认出那戴盔帽、蒙布巾的学生就是池端和香子。

“你在这儿干什么。”雪森厚夫以长者的口气责问她。

“您不是看见了么？”

“多危险啊，你一个女孩子家。”

“危险我才干呢。我是个志愿灭亡的女学生。”

“勇吉，你先回去吧。”他回头一看，阵内勇吉已经走出去很远了。池端和香子的皮肤在黑暗中依然显得白皙，额上有擦伤，右眼边发青。“你受伤了，包扎一下吧。”

“头上倒不要紧。肩膀被警棍打痛了。”池端和香子用右手捂着左肩，脸上露出十分痛楚的样子。

“多危险呀。到我们会社的寮里去吧，我给你热敷。”

这时，响起一阵异样的声响，群情骚动，争先恐后地爬上停

车场的墙，从邻家的屋顶或者车间的屋顶上逃走。被当做脚踏板的汽车顶子立刻瘪了，惨不忍睹。

机动队员越过工事，一个接一个地跑进来，把来不及逃走的人，不管是学生还是起哄的，一律逮捕。一个中年男子被戴上手铐，直求饶。

“快来。”雪森厚夫小心翼翼地不碰池端和香子疼痛的肩膀，架着她迅跑。当他俩跑进寮门时，有两个象是学生的人也死乞白赖地跟了进去。青年工人们要把他们撵出去，雪森厚夫说：

“武士风度嘛，让他们进来吧。赶快锁门，谁也别再放进来。”

他们把池端和香子和那两名学生立刻送到楼上，连鞋也没来得及脱。这时，门敲响了。“我们是警察，开门。”

雪森厚夫把食指竖在嘴唇边，叫大家静默，他亲自把门打开。门口站着几名机动队员，他们看见屋里有很多青年，似乎有点惊疑。

“没有学生逃到这里来么？”好象是队长的一个机动队员问道。

“没有。”雪森厚夫回答得很干脆。

“是么。”队长满腹怀疑地往走廊里看了看。他说道：“如果在什么地方发现，请送到神田警署。今天已经天黑了，明早来现场查验，请保护好现场。不过，我们不管受害调查。”

“明白了。你们辛苦啦。”

一名队员跑来，对队长耳语。

“好吧。”队长点点头。向雪森厚夫敬礼，带领部下离去了。

那么多的一大群群众走得一个也不剩，停车场显得比平时更宽敞了。每辆车都蒙受了很大的破坏，有的发动机底座扭弯了、有的玻璃碎了、有的车身瘪了。虽然按月收费的停车场没有赔偿义务，但是接受下来的检修车，必须给顾客完全修好。雪森脚下碰着一件东西，满不介意地拾起来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大酒瓶



制的燃烧瓶。再向四下里寻找一下，到处都有可乐瓶以及其他容器制的燃烧瓶。如果停车场里着起火来，就不堪设想了。

来到寮的楼上，人们都聚在电视室里，气氛有点儿异常。池端和香子和那两个学生躲在墙角，青年们围着他们。布川一郎象在端详俘虏似地，骄矜地靠在椅子上。

“怎么啦？”

“没有什么，我劝这几个家伙去自首。”

“自首？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呀。”雪森厚夫好象被人卡住咽喉，拚命地喊叫着。“不是为了叫他们自首才放他们进来的呀。”

“当然不是开玩笑了。”布川一郎的架子越摆越大，只差一点他那胖身子就胀炸了。“停车场一片混乱，到底由谁来赔偿？当然是犯人了。”

“不，不，爬到车顶上的不是学生，是那些看热闹的。现在查明，除了车子之外，别无损坏。”

“加油站和车间都损坏很严重，就连车间的屋顶也踩坏了，都是学生们干的。”

“那是学生的领袖不好。他们只是追随者，他们没有责任。”

“我们有责任。”池端和香子说道。

其实，雪森厚夫所担心的就是她。那两个青年本来无精打采耷拉着头，却忽然仰起脸来，观察布川一郎和雪森厚夫的举动。他俩甚至盘腿坐起来了。

“你没有责任。”雪森厚夫慌忙说道。

“有。我们不是追随者，是凭着自己的意志参加示威的。”

“你不要说了。”雪森厚夫给她眼色，但是，池端和香子的大眼睛更加明亮了。

“我不能沉默，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池端和香子被男人们精液似的臭味儿熏得快要窒息了。她对

于雪森厚夫把她带到这里很不满意，她想难为他一下，什么样的话也想说。她对于包括雪森厚夫在内的人们，在那个秃头胖子、骄横的中年社长面前卑躬屈膝、唯唯诺诺的样子，很看不入眼。以她这个对于教授、校长、父母、医师和长辈以及一切位于她之上的人都敢采取反抗态度的人来看，雪森厚夫等人似乎还恪守着上一个世纪落后的生活方式。

“唔，”社长在他那一张好色的脸上，勉强装出一点微笑。“这一阵子，学生们真活跃啊。”

“你说什么？”池端和香子拿出和父亲口角时非常有效的、有如裂帛的声音说道，“你贼眉鼠眼地盯着别人，说什么选择自首的道路吧。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参加的，所以，自己做事自己当。不过，搞乱停车场的可不是我们。我连一个指头也没碰汽车。你们也是吧。”

那两个学生点头。她不认识他俩，他们不象派里的战士，大概是随声附合的孩子吧。

“不过，”社长眼珠一转，忽然改变态度。他这个人，目光就有威慑力。“如果你们这些学生不进停车场，车就不会遭到破坏。虽然不是你们干的，也是你们的同伙干的，有连带责任。”

“不是我们干的，那个叔叔（她用下颌指雪森厚夫）不是说过了么。是看热闹的人干的。”

“可是……”社长做了一个向雪森厚夫求救的暗示，但雪森厚夫装作没看见。

“放我们走吧，不然告你们非法监禁。”

“让他们走吧，社长。”雪森厚夫说，“我们无权逮捕或者监禁这些人。”

“但是，损坏严重啊。这连带责任……”

“法律上不存在什么连带责任，只有共犯。不过，必须经过证

实才行。学生和看热闹的共犯，也就是说他们共同干了某些事，又怎样去证实呢？”

池端和香子暗暗佩服雪森厚夫懂得法律。池端和香子在父亲面前耳濡目染，自小就熟悉法律名词。她有时读父亲的刑法著作，爱读六法全书，当她失学时常读来消遣。

社长沉默不语了。那些似乎在监视的、围观的人们，分散到室内的别的地方去了。这时雪森厚夫来了。

“你的肩膀还痛么？”

“不要紧了。”池端和香子用她那肿了的脸朝着他。

“刚才，在停车场逮捕了很多人。”

雪森厚夫说道。但是，池端和香子认为这不过是虚伪的辩解而已。把我带到这种地方，让人家瞧热闹，还威胁我自首，太不象话了。而且，那个“脂肪球”社长象审讯似地追问我，他也没及时来帮我。

“你认识她么？”社长怀疑地问。

“哈啷。在溜冰场，我们是同一个教练的学生，她父亲是T大教授。”

“你早说就好了嘛。好啦，回家去吧。机动队还在打转转，要当心啊。噢，小姐，我刚才太急躁了，对不起。因为损失太大了，不够冷静。”

池端和香子背过脸去。这时雪森厚夫使眼色，她和另外两个学生一同走下楼梯。电视的声音使他们停下脚步。广播员好象转播棒球本垒打<sup>①</sup>似地用轻浮的声调报导着。

“……现在，机动队员已经登上塔顶了。学生毫无抵抗，几十人一齐把双手放在头顶上，驯顺地被戴上手铐。虽然由于黑暗看

---

① 棒球比赛中的还垒球，最受观众欢迎。

不清楚，好象是两人绑在一起。现在，把红旗挥动到最后的那个学生，已经放下了旗帜。塔已经陷落了。此时，塔上大钟正指5点45分。长时间的激烈战斗，结束了……”

在照明灯光中，出现了塔顶，手铐在闪亮，但看不清学生的脸。最后放下红旗的那个学生的背影象是守屋牧彦，但说不准。池端和香子走下楼梯，她感到有一种象在梦中跌进黑暗的地狱里似的不安和烦躁，她把这归咎于疲劳和饥饿。今天，整整一天没吃东西了，一会儿跑、一会投掷石块、一会儿逃走，没得消停。

走到玄关，雪森厚夫端详了一下他们三个。

“不行，你们这副打扮一看就象学生的余党。还是摘下盔帽，洗洗脸吧。”

“不用，”池端和香子说。“就这样回去。不过，请给我一杯凉水。”

但是，她喝了一杯凉水，又想去卫生间了。接着洗了脸，擦了牛仔裤上的污迹。然后，听从雪森厚夫的话，把肩上的伤包扎了。寮母给衣衫湿透的那个学生找来干衬衫换上。最后，他们吃了饭团，喝了酱汤。在这当中，那两个男学生一直一声不响，只有池端和香子和寮母或者雪森厚夫说话。

“你来一下，我有话对你说。”雪森厚夫叫池端和香子，带她到挂着“寮母室”牌子的屋里去。

“喏，你有地方去么？”

“有。”她回答道。但是，声音却很小。其实，她没有任何地方可去了。

“我接到你的信，很为你担心。你说住在都内某处，是他那里么？”

“不是。在他的下宿旁的一家旅馆里。”

“他现在怎样了？”

“困在塔里，刚才大概被捕了。”

“如果那样，那个旅馆也值得考虑了。因为，他的下宿一定要受到彻底的搜查呀。我想问你一下，你加入他的那个派了么？”

“没有。”

“那，今天的活动。”

“完全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的。其实，我昨天才是第一次。”

“不论昨天或是今天，关于参加示威活动的事，你一定要保持缄默。”

“对谁？”

“不论对谁。尤其是对警察。”

“警察会来调查么？”

“来的可能性很大。治安当局会利用这次‘塔的攻防战’的机会，把激进派彻底肃清的。由于被捕人员的社会关系都要遭到彻底清洗，所以，你的名字也会暴露出来。你最好设法避免那种尴尬的误会。”

“可是，我只不过是参加游行，没干别的呀。不过，扔过石头。”池端和香子想起点火时，有人向她借打火机。那打火机也不知落到哪里去了。

“单凭你参加游行的事实，就足以受嫌了。即使你辩解说什么都没毁坏、也没放火也不行。只要你参加集会，就是携带凶器集会罪了。”

“我参加了是事实，我不愿做个懦夫。”

“不是什么懦夫不懦夫的问题。日本的警察很可怕呀。他们会满不在乎地把小行为扩大为严重的犯罪。”

“雪森先生，你有过那样的遭遇么？”

“被扩大的遭遇么？”雪森厚夫忽然失去了平静，皱起眉头，搓着两手。池端和香子刚刚说的话，刺中了他的要害。说不定她从

前也受过警察可怕的对待啊。他那长脸好象拉得更长了，不自然地露出微笑道：

“总而言之，对于警察，我知道得很多。我比你年纪大得多嘛。”

“明白了。我保持缄默。”

“就这样吧。还有，你还是回自己家吧。那是最好的办法，尤其在这种时候。”

“回家……”池端和香子没想到雪森厚夫会提出这个解决办法，深感意外。她从医院逃出之后，住旅馆的开销是由守屋牧彦支付的，他不在了，付住宿费也找不到人了。

“没有别的办法么？”池端和香子自言自语道。

“那么，赶快给你母亲打电话吧。”

雪森厚夫把桌上的电话推到她身旁。